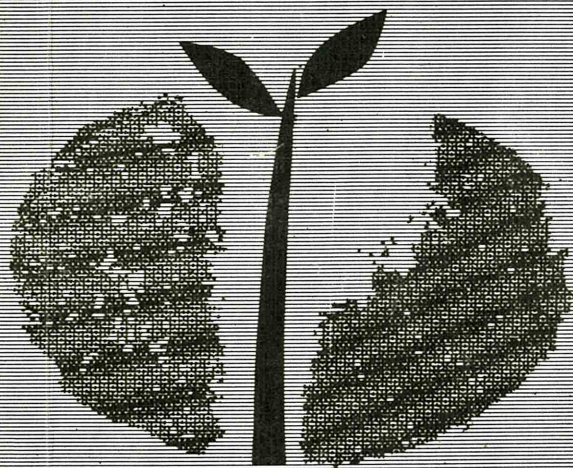


成 長

新加坡大學中文學會主辦
一九七三年文藝創作比賽特輯



成 長

新加坡大學中文學會主辦
一九七三年文藝創作比賽特輯



封面设计：康伟民

成 長

一九七三年文艺创作比赛特辑

MCP 1094/73

✧

出版：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

承印：理想纸品印刷公司

日期：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

定价：（精装）M \$3.00

（平装）M \$1.40

我們的話

我们都看到，此时此地，正派的、健康的、为广大的群众所喜见乐闻的文学艺术不仅得不到鼓励，而且还受到摧残，而那些歌功颂德，为丑恶的现实社会涂脂抹粉、麻醉人们的思想、毒害人们的身心的文化却受到扶植，能够横行霸道。但是，腐朽的、违反大多数人利益的事物必将倒下去，新兴的、符合广大群众利益的事物必定会茁壮成长，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不是人们的意志所能够改变的。

从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一篇又一篇参加比赛的作品中，使我们看到，年青的文艺工作者继承了马华文艺反封建反侵略的优良传统，尽管环境很恶劣，他们的斗志是昂扬的，他们的作品焕发着蓬勃的朝气；这使我们对正派的文化事业充满了信心。

这回创作比赛，参加者非常踊跃，作品多达五百多件。其中小说六十四篇，诗歌二百七十一篇，散文一百四十六篇，戏剧三十篇；来自新加坡的作品占六十巴仙，来自长堤彼岸的作品占四十巴仙。参加比赛的作者大都是文坛上的新手，而且不少是来自工人阶层的。大部份的作品都做到反映时代的精神，反映现实社会的面貌。这些作品所描绘的生活

面很广阔，所刻划的人物包括了各层各业，但有一个特点，就是描写工人生活的作品占了很大的比例。除了戏剧组外，其他各组的水準都普遍地提高，尤其小说组，虽然我们把录取作品增加到十二名，还是有一些好作品被割爱了。这次比赛所取得的成绩，是很令人兴奋的，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些作品中，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我们相信这些缺点是能够在不断的实践中纠正过来。今天的幼嫩就是明天的成熟，从幼嫩到成熟，就是成长，就是前进，就是发展。也许这回比赛的作品还不足以代表年青的马华文艺工作者这一年来的成绩，但至少显示了年青的写作者的创作方向。我们谨希望他们加紧努力，创作出更多，更能振奋人心、淬砺鼓舞人们战斗的作品。我们期待着一个文艺创作的山花烂漫时节的到来，我们相信这个日子一定会到来。

評判先生的意見

丁 彥

从参加本届创作比赛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年青作者的涌现。这些分散在不同的生活领域，具有不同的人生感受的作者，有的可能很少或已中断写作，但由於他们都有明确的认识与一定的文学修养，因此，只要一有容许他们表达心意的机会，他们同样可以写出有内容的作品来。

小说创作方面，一些优胜的作品，甚至摆脱了表面现象的铺述，而深入到本质的揭露；也就是他们不但提出问题，同时也指出其根源及解决途径。思想性的加强，使作品更具战斗力量。

散文创作方面，豪迈的情怀，浓厚的生活气息，在许多篇章里都可感受得到。与那些停留在个人的、繁琐的事物上的所谓「散文」，成了一个强烈的对照。由於不是无病呻吟之作，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体现了时代的精神或生活的面貌，必然能为较广大的人群所接受。

当然，缺点也是有的。人物形象不够个性化、语言不够

精炼、结构不够严密，或多或少存在个别作品中；而一些不理想的作品，更是普遍犯上概念化、文字草率、结构松散毛病。

方 修

星大中文学会先后举办过两次创作比赛，我都曾参加看稿，这一次看的是戏剧和诗歌，上回则看诗歌和散文。

我的看稿的感想，归纳起来可以分为四点：

第一，我觉得马华文艺的根基，还是显得相当的深厚扎实。照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马华文艺是处于高度消沉的状态。这可能跟文艺园地的贫乏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一般文艺报刊的出版业非常的冷落、萧条，没有战前或战后初期那样繁盛。作者们缺乏发表作品的广大园地，自然会使得整个的创作的风气衰落下来。但从这一两次创作比赛的一些作品来看，马华文艺还是保持着他的优异的水平。而且每隔三几年，就有一批新的优秀的作者出现。

例如两次参加创作比赛的稿子，作者似乎完全不同，但最少在得奖的前几名作品，不论诗歌、戏剧、还是散文，都是十分优秀的，这个现象，说明了马华文艺的优良素质还是保持着，虽然它是处在高度消沉的状态中。

因此，我又想到一个问题：打从马华新文学开始的一些作品，我差不多都阅读过了，也看了不少战后的作品，于是常常有些朋友问我：你看战前的作品强呢？还是战后的作品强？这个问题平来是很难解答的，可是看了这两次的稿件之后，我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从整个的文艺阵容来

讲，从整个的气势或作品的量上来讲，战后是大大的不如战前。可是，从作品的实质上讲，从个别作者的修养，或个别体裁的创作讲，比如某一类诗歌或某一篇小说，战后却常常有很突出的表现。

这里可以打个比方。假定我们是站在一个看台上来检阅马华文艺行列，我们会觉得战前的队伍是很盛大的，一列一列的从眼前走过去。这种庞大的阵容，战后就没有了。可是在个别的方面，譬如最近这两届的文艺创作比赛的一些作者作品，我们却还可以看到某种突破。当然，这也是在上一辈的作者所奠定下来的深厚的牢固的根基上所取得的成果。以上是我这次看稿的第一点感想。

第二，我觉得这几年来，采取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作者有逐渐增加的趋势。本来马华社会好像不太适合于产生浪漫主义的作品。不论是战前，还是战后初期，这一类作品都是很少的。凡是看过一些战前的创作选集的朋友，或者是修过马华新文学史课程的同学，都会感觉到，在战前的二十多年间，总是隔了很久才出现一两篇值得注意的浪漫主义的作品。譬如廿年代中期，有一篇《一个车夫的梦》，描写一个黄包车夫在新加坡附近的一个小岛上发现一个理想的社会，一个没有人拉人，没有人压迫人，没有多数人向少数人卑躬屈膝地讨生活的社会，好像中国晋代的陶渊明所描写的桃花源。之后，到了三十年代初期，才再出现一篇《拉多公公》，描写马来人的神，领导南洋群岛三大民族人民，起来反抗侵略，建立他们所理想的自由快乐的国家。这种浪漫主义的作品在战后初期似乎更少。到了六十年代的初期，好像是南大中文学会举办的创作比赛，才开始出现了一些。比方诗剧《

茉莉公主》就是。好像还有一篇长篇叙事诗，写几个小孩子的一场航海的惊险的遭遇。

但是，这种浪漫主义的作品渐渐多了起来，却是最近三几年的事。好像上一次星大中文学会的文艺创作比赛的一些优胜的诗歌和散文，就大都属于这一类的作品。作者们满怀激情地歌颂太阳、歌颂地球，歌颂伟大的时代。或者描写了本地的山川河流的一片灿烂的远景。这一次的创作比赛，也出现不少这一类的作品。譬如获得优秀奖的一个独幕剧就是。作者发挥了他的丰富的想像力，描写了廿一世纪某些地方的市民的奇形怪状的生活。

许多作者走向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不但见于参加文艺创作比赛的稿子，也见于一些文艺刊物上的作品。记得是今年看到的南大或是星大中文学会所出版的杂志，不知道是《劲草》还是《新生》，好些作者就有这种倾向，诸如写鲁迅遇鬼，写大学生的匪夷所思的辩论会等等。我觉得这是当地写作界的一种新的现象。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作品写得很好，只是说写作界有这样的一种新的趋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浪漫主义的作品会渐渐多起来呢？这个我就不大清楚。总之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我个人认为这现象是好的。因为创作方法多样化，可以扩大马华文艺创作活动，增进马华文艺创作的成绩。这是我看稿的第二点感想。

第三，我觉得采取现实主义的作品，好像还没有达到它的最高的局限，还有大大发展的余地。

什么是现实主义呢？这个，一直到现在，在一些先进国家里，似乎也还没有一个大家一致同意的定义。有人为现实主义定下几个原则，诸如反映具有本质意义的现象，细节描

写上的真实等等。又有人说现实主义应该是刻划典型环境底下的典型性格。可是又有人说这个讲法不对，因为当初提出这个说法的那位大哲学家，他的话只是针对小说而言，并没有包括其他文学样式。实际上在各种文艺作品里头，能够写出典型环境底下的典型性格的，常常只有小说和戏剧；其他如散文和诗歌等，就未必能够出现典型环境底下的典型性格。这些直到目前还存在着歧见，我们暂且不去睬它。现在我所说的现实主义的作品，是指一些暴露性的作品。这些作品对于作者所处的环境的一些黑暗的、不合理的现象给予批判、暴露，但是止于批判、暴露，没有涉及到怎样来改革这黑暗的、不合理的环境。我这里所指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作品。这种作品也称为旧现实主义作品或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品。这样的一种作品，自从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兴起来之后，一般是认为过时了，已经达到了它的最高局限，要让位给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了。我个人也曾有这样的看法。可是最近我的看法却有了改变。

去年，偶然看到了一出电影，好像是朝鲜片《摘苹果的时候》。我觉得这部影片里面对于朝鲜的旧社会里的贫雇农受到地主的残酷的压榨、迫害的描写真是令人惊心动魄。例如一个小孩子，在果园里吃了一个烂苹果，两隻眼睛就被弄瞎了。这是一种很惊人，很有深度的描写。我不是说《摘苹果的时候》这电影是属于批判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当然，这电影是一部新现实主义的作品。但我认为，如果把电影里的反映朝鲜旧社会的农民的生活这一部分抽出来，它是可以成为一个批判的现实主义（旧现实主义）的上乘的创作的。

反看马华作品，就还很少达到这么一个深度。在中国新

文学里头，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才真正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好像鲁迅的《孔乙己》、《祝福》、《阿Q正传》等等，可以说是后无来者了。但在马华作品这方面，现实主义应该还有它发展的余地。譬如这一次创作比赛的优胜作品中，我记得有一篇《黑街组诗》，描写新加坡小坡的一个夜市。这的确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尤其是在夜里，妓女、人妖、醉汉、外国兵……，形形色色，应有尽有。作者由此挖出了很多东西，描写了很多怪现象。但是我们读了，总觉得好像差了些什么，好像是缺少像《摘苹果的时候》的故事里的那种震撼观众的灵魂的质素。我相信黑街也会有它的黑暗得令人惊心动魄的地方，觉得作者应该还有些东西可以发掘。也就是说，目前的马华现实主义作品，应该还有它的大可发展的余地。这是我的第三点看稿的感想。

最后一点是，我感到文艺批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看稿评分，实际上就是一种文艺批评。这种批评工作，很难做得恰到好处。虽然我们大家都懂得，批评一篇作品，是可以有科学的标准的，譬如思想内容放在第一位，艺术形式放在第二位。而且，星大中文学会的负责同志，也曾在评分卷上写明思想内容要占七十分，艺术技巧方面占卅分。可是当我们接触到具体的作品的时候，分寸可就不会捏得很准。因为批评者看稿子时，常常受到他自己的生活的经验所左右或限制。作品的内容如果是他自己所熟悉的，他会感到亲切；如果对于他是生疏的东西，可就不易有深刻的体会。

我们常常说：文艺作者应该深入生活，因为生活是创作的泉源。其实，我以为批评者也同样应该深入生活。批评者的生活经验如果跟作者差得太远，就很难真正认识到一篇作

品的好处。我本人就常常有这样的情形。我看过中国的很多第一流的剧本，如《日出》、《雷雨》……等等，可是一直到二、三十年后的今天，印象最深的，却不是这些名著，而是一篇不大有名的作品，记得是吴祖光的《少年游》。里面写的是一个青年的戏子，帮了一个同乡的忙，介绍他去给一个有钱人做保镖。后来这个同乡认为替他现在的主子出力会更有利於他向上爬，因而反过来帮他的主子来陷害这个戏子。故事就是如此简单，而且不管从艺术上看，还是从思想上看，也都不是好作品。但我看后，却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在我个人生活的道路上，就常常目击这种卖友求荣、过桥抽板的不择手段的勾当，甚至於自己也身遭其痛。我们对于这类题材太熟悉了，所以觉得作者写得很真实，於是也不易淡忘了。反之，对于一些题材看来比较生疏的作品，意义就常常估计不足。譬如我在编辑《马华新文学大系》时，选了一篇描写矿工生活的小说，似乎就是乳婴的《弗琅工》，我觉得它写得好，所以选了。但并不觉得它写得特别精采。然而有一位朋友看了，却是拍案叫绝，认为是描写矿工生活的最杰出之作，不但在整个马华文学史上找不到第二篇这么精采的小说，即使置於中国名家作品选集中，也是毫不逊色。原来这位朋友是做过矿工的。他觉得作品所写的就正是他的生活，他的感受、他的思想愿望，因此他起了共鸣，受了感动。但是我可就没有这么强烈的感受，因为我没有做过矿工。

所以，李向先生提议说，下一次的创作比赛最好能请一些其他方面的人，如工人作家等等来参加评判，我认为这个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这些人的生活范围差不多都是同样狭

窄，對於一些描写我们不太熟悉的题材作品的评选，可能会沧海遗珠。我这话的另一个意思，也就是说，这一次得奖的作者，固然值得高兴，可是落选的作者，也不必失望。这个可能不是他们写得不好，而是评判先生有眼无珠，也说不定。希望他们今后继续努力，多看多写，在再来一次创作比赛的时候，拿他几个大奖牌。

李 向

参加这一次「文创比赛」的作品，水準显然比上一次有了提高。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占了大多数。其中几篇优秀的小说，我相信是出自工人的手笔，因为只有对工人生活真有体验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生动、活泼、有真实感的作品来。从评阅中，使我认识到工人当中原来是有很多写作人才的，只是因为鼓励太少，发表作品的地方也太少，许多人才因此没有被发掘。在这一点上，星大中文学会主办的「文创比赛」也就显出它的重大意义了。我希望以后的「文创比赛」能邀请一些工人（不一定要有写作经验的）来参加评阅工作。

陳 榮 照

从这次参加比赛的作品看来，一般上作者的写作态度都很严肃、认真；所揭示的社会生活面貌也很广阔，从乡村到都市，从工厂到胶林，从学校到家庭都接触到了，因而所刻划的角色，也包罗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资本家、工人、教

师、学生、司机、农民、小贩、盗贼、犯人等等。作者们能从现实生活中，概括生活素材，体现了现实主义的优良创作方法，是很可喜的现象。

但有些作品，在创作方法上，不免有些缺点。就以小说而言，较为严重的偏差，就是有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倾向。有几位作者，借小说中人物的嘴，大篇地宣传自己主观的思想，使到作品成为乾枯的政策理论的杂凑，人物也就没有个性，没有灵魂，没有生命。

我们知道，小说不但是要写现实生活中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人物性格的创造，换句话说，小说是以创造人物形象为主的文学体裁。如果作者以宣传思想概念来代替形象感染，其作品必然会显得乾瘪而毫无生气。

同时，概念化的作品也易流於公式化，在旧小说或戏剧中，我们所常看到的一种结构公式是：一个穷愁潦倒的读书人，受到一位美丽的千金小姐的赏识，结果在小姐的鼓励与资助下，上京考试，金榜题名，最后才子佳人缔结良缘，大团圆结局。这次参加比赛的作品，有好几篇的内容都是大同小异：写资方剥削和压迫劳工，於是工人群中就有人挺身而出，领导众人，他讲述了一大番的理论，说服了全体工友，团结一致，向资方争取合理的待遇，最后成功了，皆大欢喜。至於实际的情况是不是这么简单？劳资矛盾的主要关键何在？形成矛盾的根源是什么？解决矛盾的曲折过程如何？作者都不深究，没有先作具体的分析，只是描述了一些表面现象就算了事，这种缺乏生活实感的作品，怎么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呢？

当然，这个缺点，只要作者们能够深入生活，了解生

活，写自己所熟悉的事物，稍加留意，是不难纠正的，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作者们已经是在朝向一个正确的创作方向发展，只要不时留意纠正自己的缺点，将来的成就未可限量，让我为这些青年作者们祝福！

章 翰

读过了参加这次文艺创作比赛的稿件之后，我有几点感想和意见，现简要地写下来：

一、此次文艺创作比赛，继承了一九七一年度文艺创作比赛的原则与精神，不搞金钱刺激，不用高奖金来吸引作者参加，比赛又不限星洲一地，而是欢迎长堤彼岸的文艺作者参加，这体现了马华文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观念，在此时此地，意义尤其深长重大，因为有很多人开始把我们长堤彼岸的兄弟姐妹淡忘了，还有人想「抽刀断水」，硬要把历史传统上是一个整体的马华文艺分割开来，所以，现在必须一有机会就强调马华文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的观念，要多搞些加强长堤两岸正派文艺工作者的联系与团结的工作。

二、反封建，反对殖民主义统治，反帝国主义侵略，这是马华文艺的一个非常光荣、非常宝贵的传统，这一传统现在是不是削弱了呢？是不是要被断送呢？答案是否定的！有什么证明？参加此次文艺创作的绝大部分作品（有几百篇）就是铁证！参加此次比赛的大多数作品，同1971年度星大中文学会主办的创作比赛及1972年度马大华文学会主办的创作比赛一样，都有很鲜明的反封建、反殖、反帝的倾向，反对资本家残酷压迫与剥削的作品，份量也不少，这是可喜

的！马华文艺的这一优良传统，必须发扬光大！

三、近年来，本地（指星洲及半岛）涌现了一批很有朝气的文艺工作者（包括了从事表演艺术的在内），他们大都自觉地学习与运用正确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艺术工作，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而且很重视反映劳动人民生活，表达劳动人民心声，强调文艺要为广大的工农大众服务。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的道路是曲折与崎岖的，难免有人中途开小差，逃荒而去，难免有人蜕化变质，但是，坚持干下去的人还是很多的，再加上新人不断涌现，形势总的说来是很好的。悲观的情绪，消极的态度，什么都不想干，那会使自己成为没出息的东西！借口困难多，不能畅所欲言，而乾脆「不言」，乾脆「缄默」，这就必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在沉默中死亡」。因为困难多，不能畅所欲言，自己不想说，不想做，也反对别人说，别人做，或在旁泼冷水，以「激烈」的言论对别人所做的看来并不轰轰烈烈的「小事」横加否定，一概抹煞，要别人学他们不说些好话，不说些好事，那是形「左」实右，听其言，「左」得出奇，观其行，「右」得厉害。要把正派文艺工作坚持下去，必须撇开与制止这些人的干扰。

四、新进的，很有朝气的文艺工作者，思想基本上是先进的，干劲是很够的，但是，很多人对艺术基本功的掌握还很差，这是有两种情况：本来差，又承认之，愿意加强艺术基本功，努力提高技巧，这是一种情况；本来差，不承认，或认为技巧不重要，只要有好的主题，只要有良好的创作动机就行了，这是另一种情况。对于前一种人，我们有信心，坚信他们会很快掌握好语言工具、以及其它有关的表现

手法。對於后一种人，我们必须严肃地批评他们，指出他们的错误，要求他们纠正。

这次参加比赛的作品，大多数有一个不错的主题，思想倾向很好，但是，语言很贫乏，叙述欠条理，交代不清楚，描写不生动不具体，很难感动人，很难给人予较深的印象，简言之，是文笔不好。以诗歌来说，有很多人只是把一篇散文分行排列而已，没有诗味，语言也不经提炼，不简洁，拿来朗读不能上口，没有节奏，不讲究起码的音韵。以戏剧来说，人物的语言欠缺个性，没有好好地组织，提炼。有些剧本只有一大堆的议论，没有行动上的矛盾冲突，有如把一篇论文（思想倒是不错）编成「对话体」，根本不能上演。

我们是效果与动机统一论者，搞文艺创作，有了一个好的主题，那只是说有一个好的动机，还得讲究方法，讲究技巧，才有良好的效果。技巧太差，词不达意，交代不清，描写不生动不具体，多好的思想也不能很好地表达出来，这样的作品，效果是不会很好的。我们的文艺作者，得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认真学习文艺写作的技巧，下苦功学习语言，以便很好地歌颂光明，暴露黑暗，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学习语言，是要花很大的气力的，因为语言这东西，并不是随随便便就学得好的，总得下一番苦功才行。

是不是要等到把语言学得很精了，成了语言专家了，才能提笔创作呢？不是的！现在语言还掌握不好的人，只要有值得写的东西，还是可以，而且应该提起笔来大胆地写的，但是，如要写得好，要想提高写作水平，那么，除了必须提高思想之外，还得加强语言的学习。

一九七三年度文艺创作比赛

顾问：林徐典副教授（本会顾问）

评判团：（以下以姓名笔划为序）

丁彦	方修（新大中文系兼职讲师）	李向
洪浪	陈荣照（新大中文系讲师）	章翰
黄寒秋	越飞	

* * *

小说组优胜作品：成长（川原）
老王咖啡档（泽钦）
驾驶盘上的生命（泽兰）

小说组入选作品：归来（燕端）
考验（蓝领）
伏法（张亚伍）
疾风劲草（纪红）
迎向逆风（雨航）
埋下的种子（柯林）
猪又跌价了（路丁）
阿丹叔和他的工友（林立）
太阳，你什么时候才照遍大地（庄雷）

诗歌组优胜作品：黑街组诗（同一）
高山峻岭尽畅言（高山青）
我们底祖国是一把火炬（伦欣）

诗歌组入选作品： 山城愤（高山青）
母亲的话（立风）
啊，云南园（韧松）
推销天堂国（马鹰）
第一天上工（新工）
我喜悦，我歌唱（齐心）
他们是可敬的民族（冬梅）

散文组优胜作品： 表（丁浪）
绚丽的风光（漫山）
胶胶厂素描（陈云）

散文组入选作品： 在行列中（卢业钦）
阿芳想通了（方芳）
风铃还在响着（小凡）
抄捷径的种种（洪生）
那一夜在火车上（林木青）
现实，到底是现实啊（周燕芳）
把火种一代一代传下去（冬松）

戏剧组优胜作品： 天堂的故事（集体创作）

戏剧组入选作品： 端午节（向群）
胶林之歌（胶花）
组屋风波（崇汉）
医者父母心（灯塔）
姐姐的旧衣（珊瑚）

目 錄

绚丽的风光	漫 山 (1)
胶较厂素描	陈 云 (5)
表	丁 浪 (8)
风铃还在响着	小 凡 (13)
那一夜在火车上	林木青 (22)
阿芳想通了	方 芳 (27)
高山峻岭尽畅言	高山青 (30)
我们底祖国是一把火炬	伦 欣 (36)
黑街组诗	同 一 (42)
我喜悦 我歌唱	齐 心 (52)
母亲的话	立 风 (58)
他们是可敬的民族	冬 梅 (60)
成 长	川 原 (67)
驾驶盘上的生命	泽 兰 (103)
老王咖啡档	泽 钦 (126)
伏 法	张亚伍 (166)
归 来	燕 端 (175)
埋下的种子	柯 林 (193)

考 验.....	蓝 领	(2 0 0)
天堂的故事.....	集体创作 南艺执笔	(2 1 8)
组屋风波.....	崇 汉	(2 3 7)
	* * *	
后 记.....		(2 4 5)
鸣 谢.....		(2 4 6)

絢麗的風光

漫 山

—

朋友，你喜爱绚丽多姿的风光吗？你喜爱异彩纷呈的名迹胜景吗？

我是特别喜爱的。从前，我喜爱；现在，我更加喜爱，天天喜爱。

一本画册来到我的手里，看：满天红霞的北京之晨，万点渔火的青岛夜景，滚滚向前的黄河、扬子江，气势磅礴的万里长城，神工鬼斧的南京长江大桥，你怎么能够不喜爱呢？还有，一连串令人响往的地方：韶山冲，井冈山，安源，延安，……这儿，不是有着世界上最精彩的故事么？不是有着天底下最动人的景色么？我敢相信，你一定喜爱的，一定喜爱的。我呢，我在思想，如果有这样一天，能够到这些地方去游览，去参观，该是何等幸福，何等畅快啊！到这些地方游览、参观，你会精神饱满，心情怡悦，而且，你还会从这些有着光辉历史的景物之中，引起联翩浮想，产生无穷力量。

可是，无论如何，我最喜爱的，依旧是我们马来亚的风

光。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各族人民的祖先辛勤开垦、艰苦奋斗的地方，是我们生长、壮大、经风沐雨的地方，是你、我、他，我们大家都在热烈地追求光明的地方。这里，有我们的脚印，有我们的笑影，有我们的歌，有我们的泪。所以，我们哪能不深深地热爱着这块古老，但是具有青春力量的土地呢？

还记得这首熟悉的歌曲吗？你听，你来听：

歌唱马来亚，咱们的家乡。
胶林，锡矿，椰风，蕉雨，
壮丽的山河。
人人都爱你，人人都爱你，
劳动人民流尽血汗都是为了你。
咳哟，咳哟，
亲爱的马来亚，
劳动人民流尽血汗都是为了你。

「歌唱马来亚」，是的，你一定听过，而且，你一定唱过，高声地、激动地唱过。多么亲切、感人的一首歌曲呵！我要问：谁敢说我们这儿的河山不壮丽？谁敢说？

迫于生活，我无法在十三万方公里的土地上纵情奔跑，四处游玩。可是，常常，在图片上，在文字上，在朋友的口头上，我看到了祖国的山：青翠的山，逶迤的山，峻峭的山，雄伟的山；我看到了祖国的水：辽阔的水，迂迴的水，奔腾的水，汹涌的水；我看到了整片整片的椰林，胶园和莽莽苍苍的大树丛；同时，我仿佛看到了山上、河畔、林中……

……………一张张渴望和欣喜的脸孔……………。我还要问：谁敢说马来亚没有绚丽的风光？谁敢说？

每天，当我站在祖国的南端，瞭望矗立的达汉山，倾听怒吼的彭亨水，眷念郁郁葱葱的胶园、树林，我的心哟，就不停地跳跃，不停地燃烧；我的心哟，就飞向北方，一直飞向那风光无限的北方……………

二

「无限风光在险峰。」我的桌子上，端端正正地摆着这一句草书，金光闪闪的草书。

绚丽的风光在哪儿呢？不在云顶高原，不在酒楼旅店，也不在有人拼命吹嘘的某些「旅游胜地」。因为，这些地方，除了供给有钱有势的富豪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之外，或者供给几个活得无聊的官绅来消闲解闷之外，劳动人民从来也不去问津的，从来也没有幻想过什么「优雅的生活」。请看：天天被欺压，受盘剥，怎么还有恬情逸趣上高原、住旅店呢？怎么还会到公园里头漫步、散散心呢？再说，大人物玩乐的地方，照例是不欢迎下层民众的。什么云顶高原、酒楼旅店，什么「旅游胜地」，简直是矫揉造作，粉饰升平，好像贵妇们在脸上刻意涂抹的浓脂，庸俗极了，鄙陋极了，肮脏极了，丑恶极了！

那么，绚丽的风光在哪里？在绵亘不绝的丛山峻岭，在一望无际的高树大林，在星火烁烁的胶园矿区，在一切有人们顽强生存和勇敢奋斗的地方。这才是绚丽的风光，群众喜爱的风光，我们日夜盼望的风光。

当然，千万不能忘记：今天，祖国壮丽的河山，罩着沉

沉的迷雾，压着重重的乌云，狂风嘶啸，暴雨逞顽；各族稻农、胶工、渔民和各行各业的工友，都在饥饿中挣扎，在风雨中搏斗。正是：长夜难明，群魔乱舞，鬼蜮成灾……

但是，马来亚各族人民有决心，有勇气，他们要用团结起来的力量，拨开迷雾，驱散乌云，顶住风雨，同群魔、鬼蜮周旋到底；他们要用团结起来的力量，改造天，改造地，改造人间一切不合理的东西。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要豪迈地回答：我们，我们，我们！

是啊，我们多么渴望：灿烂的阳光洒遍祖国十三万方公里，鲜艳的花儿开满在马来亚各地……，一千万劳动人民载歌载舞，笑逐颜开，扬眉吐气！

这个日子不会太远了，瞧：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我真要问一问：你欢喜不欢喜？

祖国的风光是非常美丽的，然而，在我们美丽的土地上，由各族劳动人民展开的宏图，掀起的事业，更加动人，更加美丽。

来吧，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投进劳苦大众的行列里，献上红彤彤的心，使出雄浑浑的力，不怕艰难，不怕危险，肩并肩，手挽手，迈步向前，在这块风景迷人的地方，创造出幸福美好的世界。

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朋友们，摊开你的双手，迎接披上新装的祖国吧！

膠較廠素描

陈 云

一 刀床部

杂工把胶粒送到刀床边。

刀床工人一声“嘿”，两双手，两把钩，把两百多斤一粒胶送上了刀床。

一双手摆正胶粒，两双手把胶粒推向飞快旋转的“刀板”。切下一片，又一片，一粒胶切成适用的几片。

胶块抛在地上，洒上白垩粉，不让它们互相粘住。再切，再抛，再洒下白垩粉……微风一过，白垩粉在空中飞扬。

在白垩粉弥漫的空间，刀床工人汗流浹背，挥着，举着一双双有力的手……刀床工人切开了无数的“加丁”、“赤绉”（注一），切不开肺结核，切不开贫穷的大毒瘤。

二 車較部

机器发出震耳的吼叫。吵闹的吼叫声中，似乎又有节奏。

两个大轮扯着一条皮带，运行如飞。宽阔的皮带，弹着有力的身子，呼啸着从轮的这头滑下去，又从另一头猛冲上

来。

一条长轴连贯、带动了一排（有好几辆）“车子”（注二），“车子”的两隻较筒欢腾地滚动。“狼吞虎嚥”地吞噬胶块、胶条，然后由下面排出来。污黄的池水，由笛孔般的管子里喷下来，洒在滚动的较筒上，洒在胶上，洗去胶里的泥沙，杂质。

着长统靴的工人，在“车子”前忙碌工作，把胶块胶条“喂”“车子”。水弄湿了裤子，汗浸透了“背心”。汗水和着洗胶的水，浑身湿漉。把红色的“加丁”，白色的“生花”（注三），褐色的“绉”，黑色的“化学胶”等，参配，较匀，制出了“标准胶”（注四）。

机器是二十四小时开动，工人分三班工作，每班工人要做四点钟日班，四点钟夜班。当人们可以安心休息时，有谁想到：车较工人还在忙碌。日做，夜做，疲乏成了工人的身影，一刻不离。为了消除疲劳，许多工人学喝酒，许多老工人还染上毒癖……又有许多工人，在极端疲乏下，把手指喂了“车子”！

标准胶生产出来了。谁知道，一粒胶粒里贯注了多少工人的血和汗？

洗胶的水呀，日夜流，洗掉了胶里的泥沙、杂质，洗不掉车较工人的苦难。

三 女 工

一天工钱两块多，夜班加七角。廉宜的代价，她们卖出了青春。

捞胶女工套上塑胶手套，张开双手捞起水池里的碎胶，

装进蒸炉。手浸得发白，腰弯俯得发酸，汗水湿透了衣裳……

包装女工工作在压机旁，把出炉的胶磅足、压好、包好，又置放好。七十五磅一粒胶，从一双手传过一双手。最后，变成了钱，流入老板的口袋，变成汽车，变成洋房，变成新机器，变成“小老婆”，那都是老板的，她们换来了什么？

偷看一下她们带来的饭盒。白饭加些辣椒江鱼仔，是马来女工的；白粥或饭添些青菜或是“营养丰富”的豆芽，则是华族女工的。口渴吗？瓶子里有自备的白开水。

四 其 他

“乌必”就在厂房的左边。簇新的汽车停在“乌必”前轮到休息的工人（注五），坐在胶堆上打瞌睡。

突然一声巨响，“轰”！一座烟囱喷出熊熊的火焰。原来那个机头的“引擎”发生故障，引起爆炸。不用惊慌，这样的事情不是第一次。

机器工人停止了机器，火焰小了，烟囱冒出阵阵浓烟，最后，烟也薄了，消失了。机器要修理，车较工人又得到了几天的“无薪假期”。

机器经久失修要爆炸，被长久压迫的工人也会爆炸……

（注一）：胶名。

（注二）：较胶片的机器。

（注三）：胶名。

（注四）：胶名。是制造轮胎等的原料。

（注五）：每人每四点钟，轮到二十分钟的休息。

錶

丁 浪

这是一只自动手表的故事。

十多年前，在一个阴风惨雨猛袭向大地的早上，一位顶要好的朋友，在我和几个朋友们，不得不离开那诞生我们、孕育我们长大的山城时，他就在这别离的时刻，深情真挚地突然把手上的自动手表脱下来，一面紧握着我的手，一面把它塞在我手心，然后拍着我底肩膀，激动地说：

「老友，这只表，你应该是用得着的，特别是在今后你颠波流离的生活里。而且为了纪念我们久经风霜，在沐风栉雨中熬炼出来的高贵友谊，你就留着用吧！」

「可是你呢？你也是顶需要它的。别忘了，你的名字是“準时”呵！」友爱的暖流，阶级的感情在我们心中迴旋震荡。我紧握着他那硕壮的大手，恨不得把他拥在怀里。抑制住内心无限的激动和万缕的感触，我强自镇定下来，微笑且轻松地对他说。

「从此，我们就要各离一方了。希望今后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岗位上，大家都能好自珍重，奋勇前进吧！」我们就像鱼儿之离不开水，禾苗林木花草之需要阳光雨露的滋润……仿佛谁也不能离开谁，仿佛大家都已融铸成一块；

然而摆在眼前的事实是：我们必须暂时和他们告别他去！他们的血在沸腾，心在燃烧；我们的血也在沸腾，心也在燃烧；他们的声音变了，我们的话音也变了。

「是的，朋友们，但愿大家今后能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了美好的未来，让我们好好地珍惜自己，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怀着别离的痛苦和激动底心绪，我颤动地说。

就在这间破陋的亚答屋里，我们一一地紧握了手；终于在互相祝愿、互相勉励、互相珍重声中，依依地分手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转眼间，十多年的日子过去了。在这漫长的十多年的日子里，不论是生活在穷乡僻壤，还是在城镇工厂；不论是在胶林里，还是在广漠的矿山；不论是在高高的围墙内还是在围墙外，这只陈旧的自动手表，总是紧随在我身边；毫无怨言，毫无计较地，默默地走了十多年，默默地服务了十多年；固然其间也曾经被送去修理了好几次。

事实上，在任何时候，它都把准确的时间告诉我，同时仿佛每时每刻地，一如其原主人一样地在叮嘱着、激励着、鞭策着我：「老友，一万年太久，要争朝夕呀！你看现在几点了，还不快快抓紧时间，否则我就要溜走了。」

呵，十多年了。今夜，十多年后的今夜，第一次我又有机会在家乡，端坐在十多年前我用过的书桌前，一面手抚着这只表，一面让思潮波浪起伏。此情此景，其中滋味，真非笔墨所能描绘的啊！是的，一眼望去，表是变得旧，变得老了；镜面绉纹百出，表壳也有些斑驳点点，然而它的机件倒还顶强韧，顶有劲儿呢！

我别离了十多年的亲人啊！这时刻，你会在那儿？你在

思想什么？你在学习？你在工作？你在写文章？还是正骑着铁马，奔驰在村路上，朝着你熟悉的方向，探访村民话辛酸；发掘痛苦贫困和压迫的根源；寻找新朋友旧友把真理传扬？……………

亲人，也许你还不知道，我已经在今天傍晚回到家乡，一脚重又踏在故乡的土地上，重又和故乡的亲朋戚友见面了。我感到欢欣和快慰，然而我也感到愤慨和阵阵痛苦，为什么呢？

你可知道，十多年前，你送给我的那只表，现在还戴在手上，它还是一分一秒极其准确地走着、走着。

现在时间已是深夜十二点半了。但我一点儿也没有睡意。固然一半是因为一旦重又投进被迫而久别底家乡的怀抱时，其中乡情温暖之滋味，阵阵涌向心头……另一方面，却是太多新的旧的事；新的旧的人；新的旧的感触都无不像涨潮时的波涛，由远而近，一波又一波，一浪又一浪地涌向脑际，荡漾在心田。……而一旦重又想起，方才向爱人问起可有你最近底消息时的那一幕，我的心又怎能平静？我又怎能入睡呢？

可不是吗？我才问起你的近况时，她便突然地楞住了，若有所思地把头低了下去，沉默不语，仿佛是哭了；然而双手是紧紧互握着，又仿佛有无限愤怒悒积在心头！亲人，这突如其来的场面，它叫我底心又怎能平静？叫我又怎能入睡呢？叫我怎能不思潮起伏？

「瑾，难道他遭遇到什么不测？或者他病倒了？难道他已不在那儿了？」我轻抚着她底胳膊，一手托起她底脸，低声地再问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瑾，妳怎么啦？」

「他走了，走得很远很远。我们是準定没这样快能有机会再见到他，听到他那豪迈爽朗底声音了，虽然他毕竟还是在祖国底土地上。」

「是最近的事？怎么没听妳提起？」

「是的，才不过几天前的事而已，亚强出了事，他因此不得不快走了，人家正在沙石中找金子呢？」

「他走的对，走的好！他去的对，去的好！瑾，不要为别离而悲伤，我们应视目前的生离是未来欢聚的必须历程。让我们紧紧地握手，让我们为他新的征程和崭新的但更其艰苦的生活而握手，而微笑吧！让我们祝福他！」

「是的，让我们祝福他，用我们的行动，学习和工作！」

手上的表还是一分一秒地走着，走着。我目瞪着这只陈旧的表，想起方才和爱人的对话，不期然地紧握起拳头，内心的怒火，汹涌澎湃的阶级感情，终于又燃烧了，终于又迸发出来了！呵，这是人民的世纪，这是五洲震荡，四海翻腾的时代，损失和挫折、困难和障碍是必然时时阻梗在前进的道路上的。然而现在要的不是眼泪和悲伤，现在要的是行动和力量。……

登时，在一张白纸上，我情不自禁地用笔写了这么一行字：你们战斗在那儿，我们坚持在这里。我们的心是一个，我们的理想是一个。

呵！十多年了，这只老旧的自动手表还正常地工作着，而他那久经风霜，沐风栉雨，广见世面的原主人，如今已走在崭新底征程上，而我这个原主人的表的受惠者，又岂能不自我策励再三，好自珍惜和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呢？

在这样深沉底夜里，我端坐在书桌前，深情地凝视着这只陈旧的表，思想的翅膀又风驰电掣般地飞向原主人底身边。我的心在燃烧，我的血在沸腾，仿佛展现在眼前的是时代儿女在奋斗的画面，仿佛一副美丽未来的灿烂画景早已绘就，然而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在祖国正吮泣着的土地上？

打心田里，我在对自己鞭策道：

「一定要像这只表以及表的原主人一样：准确、机灵、坚定和果敢，奋勇前进！」

風鈴還在响着

小 凡

披着濛濛的细雨，你我兀立在那座大厦前的车站，眼前的车辆穿梭而过，时光一秒一秒地在你我的心上掠过，在你苍白的脸孔上，我找到了些许的陌生。卫，一年的光阴将我们的距离拉长了，将你我以往的回忆撇得多么远！

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会在这个车站重逢，是这场雨制造了我们另一个的「偶然」。分手后的一年，我们似乎生活在两个世界里，本来嘛，我们各有不同角度的生活方式，抱着不同的生活态度与人生哲学，我们各走向自己选定的生活道路，我原本以为，此后不可能再见到你了，可是，今天我们却又遇上了……。

「找个地方谈谈罢！反正雨还在下着。」依然是那个我所熟悉的声音。

外边淅沥的雨声加上咖啡店内吵杂的人声，我们坐在一个角落，谁也不愿先开口，也许经过一阵的雨淋，我的内心显得那么地平静，一年来，蹑足在风沙的路上，我已习惯了面对冰冷，毫无表情的面孔。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间一年没见了，妳还好吗？」公

式化的开场白，出自你油滑的口。

「还好，我并没有倒下来。」

「听同学说你加入了劳动行列，不知道妳干的是那一行？」好关怀的口气？

「扎铁工人」这四个字似乎把你吓坏了，你莫名其妙地呆视着我，神态充满了不解与怀疑，而后，脸上展露出一抹我不能理解的笑意。

「真的？」

「谁骗你？」我冷静地回答。

「哈哈！你真伟大，竟然放下书本与眼镜，拿起劳动工具与头巾。小凡，妳能吃得下苦，固然令人起敬，但是，这又何苦呢？好好的书不唸，当什么建筑工人，妳以为这样就算真正的劳动吗？其实，读书人只懂得讲理论，说什么劳动是神圣的，但是，妳能持久吗？」你语无伦次地向我大开高射炮，是揶揄？讽刺？还是劝解？

「卫，请不要这样说，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值得敬佩的，说到伟大更谈不上，至於吃苦，当然也算不得什么，人生的道路是那么悠长，该吃的苦实在太多了，如果吃苦只是这么简单的话，那么，人人都能够吃苦了。」

「唉！不是我要说你，而是妳太不会珍惜时间，把大好的升学机会白白放弃，我真为你惋惜。我真不明白，干什么你好好的书不唸，而要跑去晒太阳？」语中似乎充满了对朋友的关怀与为我的抉择感到惋惜。哼！天晓得。

「当建筑工人不好吗？」

「不是不好，而是那样性质的工作自然有那样的人去做，妳要做工也犯不着去做建筑呀！」

「是吗？请问那样的工应该由怎样的人来做呢？而我应该做怎样性质的工呢？」我不明白你的思想到底沉沦到什么程度。啊！可怕！

「自然是由那些适合体力操作的人来担任，说什么妳也是读了十多年书，总可以找到一份比较斯文的工作吧……」

「别说了，你简直是胡说八道。」我几乎用嘶喊的叫声喝着你。我顾不得旁人的注视，血液在汹涌，心在怒吼，我狠狠地注视你一眼，在你脸上我找不到羞惭，找不到惊愕，看到的是你固有的苍白与另一种的陌生。

我毫不犹豫地奔向湿漉漉的马路，没向你道别，因为我不希望以后再见到你。真的。

步行在漫长的回家的路上，省回了一角钱的车资，我步行——向着归途。

雨水像千万根竹竿般敲打着我的心版，洒在我头发上的雨滴，沿着额角往下流，往下流；我下意识的舐舐唇角，感到雨水是咸味的，怎么会呢？哦！我哭了？啊！泪水！

前面是白濛濛的一片，我什么也看不见，脑海中，时而浮现你适才的、令我感到痛心的说话，时而出现了你我分手的情景。转眼间时光倒退了三年，当我们还在唸高中的时候，你对我的勉励与鼓舞，对同学的那股热情以及对前途的憧憬，该教人多心奋！突然，我看到了你逐渐地趋於「现实」，随波逐流，对人生的看法自成另一套哲学，你甚至企图「争取」我。卫，这些事情贯穿起来便成了连接的画面，由第一张画片到最后一张，我看到了两个人。

认识第一个你的时候，当屬於四年前的一个「偶然」，

那时候我正就读於某女中初中四，由於是會考班，經常到國家圖書館去找參考書，就在這麼一天，在抄閱參考書的時候，一隻握着紙條的手突然伸到我的面前來，我在吃了一驚之後，目光落在那紙條上：

「我的原子筆心完了，請借一用，可以嗎？」我默默地將原子筆推向對面的一個人，眼光落在對方臉上，對方面露感激的笑容，向我微一點頭。就這樣，我認識了你，而從你口中知道你也是中四生。

此後，我們經常在圖書館碰面，彼此漸漸地熟絡起來，談話的範圍也逐漸廣泛。

從談話中，我知道你是一個熱愛生活的青年，對未來充滿了信心。心中對你的敬佩油然而起。

「衛，我校有位同學家裡發生困難，極急需要朋友的幫助，你能去發動一些同學嗎？」我懷著熱望，將同學的不幸遭遇告訴了你，你聽了之後，毫不猶豫地一口答應幫這個忙。果然過了幾天，你籌來了一筆同學熱心幫忙的款子。這件事，使到我對你更敬佩，同時也要向你學習。

在課餘時間，我們經常在一塊溫習功課，共同切磋，互相研究難題。就這樣，緊張的會考終於來到了。

由於平日的努力學習，老天总算不辜負我們讀書的一片苦心，我們及格了。

第二年，我們升上了高中，我也由女中轉到你們學校的高中部，湊巧地，我們同在一班。你是我們的副班長，但是，你的辦事能力却不較諸正班長遜色，反之，你做的事比正班長為多且重。每次班上不受「歡迎」的事，總是你「包」下來，比如抄講義，野餐主持人等等。啊！真虧你，樣樣都

来，也样样都做得出色！

时间是不留人的。两年的高中生活很快就要结束了，随着时间老人的足声，大家都紧张起来，为的是要应付那令人头痛与心惊的高中会考。就在大家都集中精神来准备会考的当儿，一件极其不愉快的事发生了……。

有一天，放学回家，接到一封你给我的来信，我怀着惊奇与不安将信拆开。信这样写着：

小凡：

恕我冒昧，给你写这封令你感到突然的来信，但是我不能不写。

从几年来的相与，我知道你是个爱求上进的青年。你健谈、乐观、爽朗，不向困难低头的精神，令我感到很敬佩。

现在，毕业的钟声响了，此后大家各奔前程，在这时刻，我愿为你祝福。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一些正题的事罢！也即是我写这封信的目的。近来，同学们都因为会考的到来而大事努力，每位同学都非常集中精神的准备功课，只有你，还是像平日一样对会考漠不关心，其实，这关系到我们的前途，我们怎能轻率待之呢？

当然，关心别人是应该的，但有时候，你必须衡量一下事情的轻重，更不可以将功课放在一旁而大做「好心人」，希望你三思。

你一定会觉得我变了，是吗？其实，我并没有变，而是我现在比以前较会想一点罢了。以前，我不知道道

求前途为了什么，现在我知道了前程与我之间的利害关系。近日来，一些朋友与书籍教导了我一些新的知识，新的道理，就是，要求美好的前途，惟有现在拼命的读书。你认为有理由吗？

为了你的前途，我愿将这些「秘诀」告诉你，就是放下现在的一切工作，只有读书，读书，以求一张好文凭，升上大学，才是明智之举。

小凡，几年来，我是那么地关心你，爱护你，当然你会明白我的心意的，就是希望与你做更进一步的朋友，好吗？

小凡，为了我们的未来，让我们努力去争取一个美好的明日吧！而，目前，最确切的工作就是专心一志，致力於会考准备工作！

祝

马到功成！

卫上

世界在变，地球在加速旋转，我将你的信看了又看，不知看了多少遍。门楣上的风铃在叮叮咣咣的响着，啊！风铃！这是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你曾说，愿风铃的叮咣声不时在提醒着我，教我提高警惕学习，一声叮咣代表一声向前。眼前展示你教我难以置信的来函，耳边响着风铃的叮咣及你曾说过的话。

不信，一万个不信，不信你竟是个言行不一致的东西，不信你是个这般轻浮的傢伙，友谊及爱情的分野竟这么模糊不清。更令人怀疑的是以前你的种种好表现，到底居心何

在？

一口气跑到你家，向你问个清楚，谁知道你居然大言不惭地将信的内容重复一遍，同时特别「好意」地向我「劝学」。卫，这是真的吗？人的转变竟然是这般快速，又是那么的可怕，眼前的你加上印象中的你，构成了两副滑稽的画面。

疾跑回家，躺在床上，想起这几个月来的你的一切，我果然找到了潜伏着的根源：近来，你比以前懒散得多了，对班上的事爱理不理，对同学那股热忱显然减低了。起初，我还以为是功课太多，你顾此失彼所致。现在才知道，原来你一直在变，在剧烈的变。

同学们早就私底下非议你了，但我竟向他们为你辩护，而事先并没有设法了解你的实在情况。啊！我的一时疏忽，竟然造成了我们之间的大分歧。

由於近来，我初中的一位同学发生意外，我终日东奔西跑，倒忽略了本班的同学的转变，真是糟糕！后来，才了解到你转变的原因。由於你新交的几位朋友，功课非常了得，是什么学院的高材生，整天和你在一起「温习」功课，准备会考，同时向你灌输一些「新知识」，令你了解到人生到底追求的是什么，告诉你要有前途就得盲目读书，拼命钻书……

事后，我设法改变你，希望你「还原」回来，但是，我失败了。就这样，我们在学校生活结束后便失去了联络，直到今天又在雨中相遇。

从同学口中，知道你取得缓役权而升上大学，这正是你的最大愿望——升大学。在大学里，你变得更加教人失望。

对以前你所热衷的事业已忘得一乾二净，对从前谈得来的朋友已视为陌路，你有了「新」的人生观，「新」的世界观及新朋友。说到新朋友，该用什么字眼去形容他们呢？整天三五成群地抱着厚厚的精装书本，背提了吉打与皮夹，在校园内蹀躞，这大概就是新潮的一群罢！

卫，我的心在为你的堕落而哭泣啊！

曾几何时，我们同坐在石椅上，谈着理想，回忆童年，想着苦难的同胞，诉说心里的抱负。你告诉我，以后要为广大的人民服务，要为壮丽的事业奉献你的一生，要为真理而奋斗。我曾为着你的理想而喝采，然而，如今，名利将你的头脑冲昏了，你爱表现自己，找机会出风头，死命追求名利。啊！我的朋友，总有一天，你会发觉你所追求的实际上只是一个五彩缤纷的气泡而已，到时后悔莫及。

朋友，你还记得吗？有那么一天，班上几位同学到小王家里住宿三天，他家是个菜园，因此我们学习拿锄，翻土，播种及除草等工作。在工作时，你曾对我说，也许你将来要当个工人，因为工人是建设社会的功臣，工人的血汗将社会建立起来了；你将会以作为一个工人而感到无上荣光与骄傲。话犹在耳，你却变了，变成一个我不认识的陌生人，他的一切言行怎能和往日的你比呢？但，事实告诉我，他即是你，而我又没有办法不接受这个铁一般的事实。啊！世事是那么地难以预测。

风铃，如今依然挂在我家的门楣上，每当阵阵风吹来时，耳边总是响着清亮的叮当。卫，声声的叮当教我提高警

惕学习，教我迈开大步向前，可是，你呢？

铃儿叮当依然不变，然而，赠铃的人……

南风徐徐吹来，风铃还在响着。

那一夜在火車上

林木青

向晚，没有一丝风，天空黑压压的，像是要下雨了，然而却又没有雨。车站里满是人，喧嚣声，高谈声，大笑声，此起彼落，使你不得不相信人类比任何动物更善於制造令人厌烦的噪音。

车厢里也一片吵闹。找了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来，才知道火车要延迟到八时正开行。无奈，只好在这闷热与无休止的吵声里打发那多餘的半小时。无聊地举目四顾，前一个座位坐着一个年青女人和来为她送行的情郎，满脸的离愁别绪叫人想起古时候霸陵赠别的伤感。斜对面是一对母女，小女孩只六七岁左右，白白嫩嫩的皮肤，红红润润的脸庞，乌黑但略嫌疏细的头发戴一隻美丽的彩蝶，正在安安静静地，大口大口地吃肉乾，左手还拿了一个大苹果。这个年纪，该是叔本华所说的人生最欢乐的黄金时代了吧？然而，我却深感怀疑，像这样只知满足本能需求和唯我为主的时期，真的是最快乐的吗？或许，所指的快乐只不过是因为在这年龄还不懂得人世间有悲哀或烦恼吧？果真这样，那浑浑然过其终生的白痴，也是顶快乐与幸运的了。

蓦然，火车缓缓向前蠕动了，於是车上车下起了一阵骚

动，有的挤上车，有的挤下车，都以为它提前开动了。想不到走了不上五十码，就停了下来，接着又向后退，原来它是要多拖上一些货厢。这缓慢的前进后退延续了四、五次之多，真够人心烦的。当它一停下，噪音又重开始。虽然，在外的日子久了，回家的次数多了，回家的时候，也就不会像早期那样地归心似箭，那样地充满了欣喜与怀念的焦急，但在这时候，却也恨不得能插上双翼，飘然而去。的确，这几年来，乘长途车的次数是数不清的，而几乎每次都这样独行侠似的既无人同行，也没有人在另一个车站等候。但像这样觉得烦躁，无聊，孤独，却也是很少有很少有的。高中毕业的那年，为了应徵一个职位，独自到人地生疏的首都去，在不知何去何从之际，幸好邂逅了在首都谋生的同乡 K，才不致於走投无路。而后也由他送我到火车站，这是唯一有人送行的旅程。几年后的今天，K 几经辗转，又回到山城去过他的所谓平凡日子，我却漂泊到另一个大城市来了。

尖锐的汽笛终于响了，火车开出站外，渐行渐快地驰骋在铁道上。那熟悉的「轧札，轧札」，就在耳边响着。这吐着浓烟的车头，长长的一列车身，呜呜的汽笛及铁轮磨擦着铁轨的轧札，曾引起我多大的好奇呀，当我告别了北国的严冬，远渡重洋，第一天踏上这狮城的土地，随着父亲回返山城的时候！

之后，在北马的姨父母邀我们到彭亨河畔小住，於是我和妈妈又乘夜车北上。那时的我，就和现在坐在对面的小女孩一个模样，一样的依偎着母亲，也一样大口大口地吃个没停。而一转眼，竟已过了十七年，彭亨河当奔流如昔，姨父则早已作古，姨母已多年未见，想必是白发苍苍了吧！

火车穿过荷兰村，越过武吉班让，跨过长堤，在新山停了下来，拥上另一群人。一个苗条而盛装的马来姑娘，姗姗地走过来，在我身旁坐下。我对她笑笑点点头，并问她上哪儿去，她便滔滔不绝地谈起来。她乌黑的眸子，闪着明亮的光辉，脸上带着年青的、愉快的微笑。她说她只有廿一岁，五年前结婚，已有了一个四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孩子，现在要回去北马探亲，她也问起我的情况，我只好以生硬的马来话告诉她我最近刚完成学业，正为职业奔波。她似乎替我惋惜，也对我表同情，说她们「巫来由」的女孩子，若到了我这个年纪，还没有结婚，是会被笑话的。而且「不趁早生几个孩子，到老来你要靠谁呢？」她说，我只有以笑代替回答。想不到华人「养儿防老」的观念，也根深蒂固地存在马来同胞的脑海里。

火车继续前进。窗外的景色，在朦胧的月色下，都只是模模糊糊的，然而，我却很清楚的知道，那是浓密的胶林。在胶林长大的孩子，怎忘得了赖以生为的母亲呢？每次看到她，总觉得无限亲切，眼前也总浮现起那许多难忘的回忆！

在山城定居之后，父亲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在山城以北大约三十哩的小乡村美娜琳胶园建了一间木屋，他就住在那儿。那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村子，铁路的通过才不致使它与外界隔绝。每逢学校假期，我和弟妹也总到木屋去。在那间简陋的木屋，在那片广阔的胶林里，渡过了多少美丽的时光，捕捉了多少儿时的欢乐！

记得第一次到胶林去时，木屋前后是一批行将翻种的高龄老树，一棵棵苍老的橡木，虽还在高高的树梢招展着它翠绿的叶子，但树身却伤痕累累，结满难看的肿瘤和刀疤，像

是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被时间的齿轮划下无数深深的痕迹。有风的时候，树叶的沙沙就像是声声叹喟。对于这些老树，我总寄以无限同情。

乡村的孩子是勤劳的，也是好学好动的。虽然父亲并不希望我们承继他的衣钵，但我和妹妹却嚷着要他教我们剝胶，他经不起我们一再的要求，终于答应了。就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他给了我俩各一把胶刀，教我们怎样拿刀，怎样放胶杯，怎样剝等等，我们便在屋旁实习起来了。他还叫我们不可两人同剝一树，以免剝伤了人。然后他就踏着脚踏车做他的工作去了。我和妹妹蛮有兴致的剝着，一方面却又提心吊胆，担心毛虫，草蛇之类的随时出现。剝了不知多久，直到手累脚酸时，我们便回去拿了一个铁桶，把每个杯里一点一滴的胶汁收集起来。全部收完之后，胶汁仍少得可怜，但我们已心满意足了。父亲回来时，看到我们的成绩，不禁哈哈大笑说：

「如果把这些胶汁当牛奶，调咖啡给你们喝，恐怕还不够甜呢！」

他把桶里的胶汁倒进一个较大的杯，果然还不满，我们也都笑了起来。

后来，老树被砍了，园地种起新树苗。我们每天开垦树胶行之间的土地，种下蔬菜，水果，辣椒等农作物，每一次的收获，都给我们带来不少欢愉。父亲常说，这是祖父埋在地里的宝藏。

晚餐后，我们在荧荧如豆的煤油灯下阅读前一天的报纸。

遇到星光璀璨或明月皎洁的晚上，我们就拉了椅子到屋

外聊天，听父亲讲他半生的经历或历史上的趣闻，偶而也听他讲一些人情世故或做人的道理。父亲只进过一年私塾，但能写善算，且见闻广博，讲起故事来，娓娓动听，而他也乐此不疲，有些事情，往往重复了又重复，但我们仍听得津津有味。他还懂得天文学，因此到现在我也认得出北斗，天蟹等星座。

这些都是十多年前的旧事了，美娜琳早披上新装，木屋却已陈旧不堪，父亲也老态龙钟了。想起当年他硕壮的身躯和风趣的谈笑，不禁感慨万千！岁月呀岁月，何其无情？

而后，胶市风起云涌，胶价一蹶不振，我们的家境一日不如一日。我和弟弟都在困窘的经济情况下完成学业，妹妹却辍学了，她毫无怨言地辛勤工作，帮忙维持家庭的开支。现在她虽已学得一门手艺，可以自力更生，我却为当年的自私，没有设法让她多受学校教育而内疚，也拂不掉心里对她的深深歉意！

汽笛又一次的响起了，是我下车的时候了。马来姑娘睁开惺忪的睡眼说声「再见」，小女孩已熟睡在母亲身旁，脸上绽开一朵甜蜜的微笑，是看见了银河里的小白船，还是发现了大片的小蓝花？

山城迎我以沉沉睡意，家人想也已入梦乡，但他们将给我以惊奇，欣喜及关怀的慰问。

阿芳想通了

方 芳

近来，我们厂里包装部的工友阿芳，经常跟工友发生口角。其实，所争执的还不是一些小事？例如，昨天和小珍吵得面红耳赤，为的是怪检查部的工友没有把产品叠得整齐使自己工作不方便。小珍的脾气也不大好，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便这样子吵起来了，现在两人都没有说话，也很不合作。

我和装配部的工友英姐，放工后拉了阿芳去餐厅谈。起先，她一句话也不说，只顾自己喝水，许久才说：

「法官们，可以开始审判了吧？」

「今天找你谈，并不是在审判你。」英姐接着说：「你和小珍的事，大家都很关心，我们找你谈，不只是在找你的错罢了，而是希望能帮助你们解决纠纷。」

「小珍他们没有将产品叠放整齐，就送到包装部，没有照顾包装部的工友将多么不方便，再说东西叠得高也容易倒下来。万一压伤别人，可不是好玩的。」我说。

「是呀，所以我才生气，这难道不应该吗？」阿芳愤愤地说：「不管谁，他对我好，我也对他好，这是我的处世哲学。」

「那么，他们对你不好，你也对他们不好啦？」我问她。

「当然。」

「阿芳，你有想过这句话的毛病吗？……你说『别人对你好，你也对他好』，那么，假设我们的管工或厂长突然对你好，难道你也对他好？」

「不，我才不稀罕呢！」

「对了，你有这样的认识我也很高兴。坏人对我们好，是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有企图的，我们千万小心别上当。」

「现在，你觉得工友对你不好是不是？你认为应该怎样呢？」

「很简单，以牙还牙！」

「这样就不对了，工友是与我们一同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姐妹，大家都是一条藤上的苦瓜，为什么要这样仇视呢？你想，大家都为老板赚钱，而自己却仅够糊口，并且还得受管工的气……有那一点我们的仇恨不相同？长期面对着这样的迫害，难道我们不应该团结起来，而整天就为了一点小事吵起来吗？」英姐说得既诚恳又激动，在昏暗的光线下，我似乎看见她的眼圈微红。

「但是，他们不先对我好，我怎么能对他们好呢？」阿芳显然被感动了，问道。

「我会向小珍提这点，大家都要自动才好，如果双方都等来等去，一定很糟。以后看到工友什么地方做错了应该好好地劝服他们，不能一开口就指责人，这样不但事情没法弄清楚，反而大家都不愉快。你工作了这样久，经验比我们

多。只要我们把工友当作是我们亲密的兄弟姐妹，大家不是能合作得很好吗？」

「你的话说得很对，明天我就主动去找小珍和好，把你的话也告诉她！」搞通了思想后的阿芳，给了我们一个满意的答覆。

高山峻嶺盡暢言

高山青

我们是高山
我们是峻岭
火红的太阳
从我们胸中
升起
升起……

我们的名字
那么
平常
又那么
神秘——
燎原烈火
由我们这里
点起……

人间春色
我们
阅不尽

正道苍桑
看得欢
多少
春秋大业
天翻地覆
慨而慷

多少
风流人物
气吞山河
万古流芳

都从
山中去
又往
山里来……
谱写出一首首
伟大诗章！

我们
梁山上的
义旗
仿佛
还在
飘扬
飘扬……

迎着东风
 千年的
 飘荡
而今
 早已
 含笑向太阳
化着鲜艳的
 红旗
一杆
 一杆……

黑旋风的
 板斧哟
 没在
 博物馆
 高高举起的
 刀枪
 茅箭
 越过千年的
 空间时光
——遥遥呼应
 闪闪发光

我们
 太行山上
 消灭黄鼠狼的

青纱帐
已经搭在
亚非拉的
群山峻岭——
我们的身上
阿尔巴尼亚山的
雄鹰啊
长风万里
展翅翱翔
掠过
五洲四海
第三世界
激起
滚滚风雷激荡

咚！咚！咚！
咚！咚！咚！
甚么声音
既遥远
又响亮——
是
井岗山上的
冲锋号角

把黑人兄弟的
战鼓

震响
震响……

我们是高山
我们是峻岭

兀鹰的
九千个
霹雳
鬼影迷离
在我们头上
嚎叫了
整个世纪
炸成了
山花烂漫
芬香扑鼻的
新天地！

印支山脉的
八千个
雷鸣
轰不垮
不屈的人民
烧起来的
冲天大火
把五角大厦

弄得彻夜难眠

我们是高山
我们是峻岭
金色的太阳
从我们胸中
升起
升起……
霞光万道
灿烂无比
灿烂无比！

我們底祖國是一把火炬

伦 欣

—

我们底祖国是一把燃烧的火炬
照亮了亚洲大陆黑暗的南方
为了她，她底英勇的儿女
已经前赴后继地战斗了半个世纪

她底勤劳的儿女给她造了一道长堤
使她底一块大陆和一个小岛
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使她底长堤两岸的人民更加亲近

长堤啊，在妳底河岸的两边
有叫敌人踏着了就陷下去的沼泽烂泥
有叫敌人撞进了就走不出的原始森林
还有我们，艰苦地生活的各族人民

二

虽然，我们有“树胶王国”的称呼
用我们底树胶制造的车轮
跑遍了世界各地的街道
可是在我们的国家里
我们仍然有许多人
贫穷得买不起霸打鞋和雨衣

虽然，我们满山种遍了棕榈
可是在我们的国家里
我们仍然有许多人
一年到头没有福气
享用一珍上等的清香食油
他们只能用水和盐煮鱼

虽然，我们小笨珍出产的黄梨
多得可以堆成一座金山
可是在我们的国家里
我们只有四家黄梨加工厂
我们上万吨甜美的黄梨
一罗厘一罗厘的放在路旁腐烂

在我们的国家里
我们仍然有许多人
第一天上工就遇到了土崩
我们从自己的地底下
给别人开采出宝贵的锡米

我们也从自己的地底下
挖掘出亲人活埋的尸体

长堤啊，让我走过去
让我绕着海岸听风浪的呼号
不要让我听到一个孩子或者一个老妇
跪在从海里拖回来的破渔船边哭叫
让我穿过中部的高山和莽林
不要让我看到任何一个人
又拿着别人新制的枪枝
去杀害我们贫穷的同胞

三

长堤啊，在你的另一边
公路交错得像蜘蛛网
大小工厂到处林立
有人说那里是一个乐园

可是，我很想知道
为什么我们失去照顾的孩子
他们要睡在寒冷的五脚基
把明天售卖的报纸
抱在他们需要温暖的胸怀里

为什么我们的建筑工人叔叔
他们戴着沉重的安全钢盔

小心翼翼地涂泥和油漆
也会从高高的木架上摔下
不残废，也立刻断了气

为什么我们的采石工人伯伯
他们工作了十几二十年
要等到医生拿着洗好的 X 光照片
说他们已经患了可怕的石灰癌
才让他们增加几巴仙的工钱

我很想知道，我很想知道
为什么我们的工厂妹
没有一个快乐的公共假期
为什么我们的工厂妹
她们必须拖着疲乏的身体
日夜三班不停地操纵机器
为什么老板从外国把机床运了进来
又要把我们的工厂妹送出国去
是不是我们有过多的劳动力
是不是我们的劳动力特别廉宜？！

四

长堤啊，让我走过去
让我沿着新加坡河岸走
让我看看
那个印度小孩子

白天是不是还在那里划船
让我看看
那个巴基斯坦单身汉
夜里是不是还看守那间货仓

也让我和那些可敬的母亲交谈
是不是她们的孩子已经回到了身边
是不是她们不会再穿上标语字衣
是不是她们不会再拿着血书请愿……

长堤啊，让我走过去
我想知道，我想知道
那里倒底是谁的乐园？
那里倒底是谁的乐园？！

五

.....

(略)

长堤啊，我们要问你
在你底两岸长大的孩子
他们曾经怎样勇敢地拿着土枪
向那些侵犯祖国的鬼子兵追击……

在亚洲大陆黑暗的南方
有一把燃烧的火炬

那就是我们底亲爱的祖国
它会永远永远燃烧不息！

黑街組詩

同 一

一 序 曲

传说那游猎的王子发现了狮岛
东印度公司的代办又看中了这地方
如今不列颠的太阳旁落
这古老的黑街
还有太阳照不到的地方

别提我们的百五十年历史
这修了又补的破落排屋
就有诉不尽的辛酸苦辣

从来这里少不了赌馆
灯火辉煌通宵达旦
少不了烟窟
让隐君子吞云吐雾
还有那阻街女郎
出卖廉价爱情

更有扒手和私会党徒
在这里繁衍格斗

三年零八个月
这里曾经是日军吃喝赌嫖的地方
成排的妓院
成百的妓女
任由日本仔糟塌欺凌
如今日本街的名称依稀可记
那第七舰队
却又带来了「越南玫瑰」
「人妖」是这里的新兴行业
要吗，请到黑街— Bugis

二 不夜天

白天
这里只不过是两条交叉的街道
稀稀落落的行人
许许多多空荡的摊位
像大热天里的癞皮狗
躺在阳光下喘气

夜里
苏醒了的黑街
已打扮成美艳的贵妇
在夜色中婀娜作态

招呼着各方宾客
把种种货品
奉献给夜行游魂

这里是不夜天
这里是食的天堂
虽不是十里洋场
酒色财迷
也足以醉生梦死

三 上半場

如果这里就是人生午台
你可看到了人生百态
暮色中
行人熙熙攘攘
小贩叫卖呼喊
锣鼓声里
有走江湖的在午刀弄棍
推销那「万效灵药」
而游魂般的尼泊尔人
不知在什么时候
已经盘坐在远远的角落头
以浅涩的微笑
期待的眼光
展示他们的玉石宝钻

当唱片摊在震天价响
教「你不要流泪」的当儿
报童已经带来喜讯
「马票报，马票报！」
为了不让荷包空着
你或许已买了四十万大彩
不然这里有人跳楼
那里有人绑票
总少不了刺激的新闻

如果街道上太过闷热吵杂
不远处有个咖啡座
你可同情人低低喁语
或者看看穿热裤的女招待

遇上孟兰胜会
魂兮归来的时节
这里更是热闹非凡
那头在演「六国大封相」
这边正好「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

广东戏，潮州戏交迭对唱正酣
那丈来巨香已烧去半截
对面帐棚里传来呼声阵阵
有人为了那块「黑金」
乘醉减价争着面子

或许「黑金」能却邪兴运
那就何妨许个心愿
如果真的中了大彩、万字或十二支
再杀鸡杀鸭杀猪
酬谢唐番五方地主财神
於是百五元你标了块木炭
百二元我买了个观音娘
把明天和希望都让给鬼护神佑

大锣伴着喇叭把古事传说
香烟袅娜中
有西洋 Hippies 睁大着眼佇立
那困惑的眼神
仿佛一切都是不可思议

四 下半場

如果是平常日子
下半场的戏於十一点开始
卖日用品的摊子散去
马路和屋簷下排出了五列桌椅
像个巨型 L 字扭曲於十字路口

最先出场的该是那几个老妓女
跷起二郎腿
以化装品

填补那深凹的皱纹
或者燃起香烟
幻起烟圈缕缕
茫然的望着远方
仿佛在找寻失落的自己

当电台告别听众
那是夜半十二点
这街道已又是闹哄哄的
四处挤满了洋人
活像那露天茶座的巴黎

找到避风港的海员
在这里憩息
厌倦了的水兵
在这里寻找刺激
那头发斑白的游客
或许是倾出半生储蓄
乘落晖残照
撑着手杖找寻东方的神秘

他们出钱购买意愿
就有人弄出旅游胜地
於是着露脐装的女响导
拥着洋人在调情说爱
穿超级「迷你裙」的「人妖」

在街道上穿插往来
年青貌美的伴客去了
偶而年老的在角落头骂嘴斗气
多刻薄的语言都用了
这可也无济於事
青春不能再世
怨的该是谁迫你走入歧途？

这里也有各式各样的小玩艺
那印度小贩笑了
因为他卖了只熊猫和中国扇
挺着挂在胸前的那盘货物
他给顾客最殷勤的服务

那头有个小女孩在同洋人玩井字游戏
只不过十岁的小妮子
已懂得心理战术使绝技
一赢一输先让洋人心欢喜
再来个君子协议
以壹角对伍毛换取生计
虽然百战百胜
可并不是事事如意
遇上了那刁顽洋人
只能赢得一盘残剩菜饼！
但这总比擦鞋强
看那佝偻的老妇女

吃力的拉动擦子
蹲在桌脚下
往鞋尖上谋生
德士和三轮车
源源送来了热情游客
红男绿女尽情吃喝吵闹
这桌有人在唱生日快乐
那边西班牙吉他弹得正响
牛嚎马嘶的有人在合唱
大概是醉了吧
大家站到椅子上
且唱到晓风残月
别问酒醒何处
於是隔天早上
屋簷下、马路旁
横卧直躺着那群异乡客
可怜的是车费没有着落
手表和钱袋昨夜已经被扒去

这儿餘兴节目可也不少
三轮车夫最熟悉附近的妓窟
不然就带个「人妖」到旅馆去
有伴在座就拍张相吧
即拍即得
为东方之旅留个纪念
如果要再远行

不妨算算下星座
那印度相士会预告凶吉
再不然就叫那汉子唱歌
为了半杯啤酒
他可以唱首「白云故乡」
他曾经为了两块钱
站到桌子上放声长啸
让那些洋鬼在下捧腹欣赏
那夜半歌声教人心酸
可是有什么法子
他失业
要找点家用养妻儿！

五 尾 聲

或许这一切都不足为奇
阳光下本来就少有新事
你争我夺的
也只不过为了个生计
但世上毕竟有个道理
每个人都有他的尊严权利
你吃苦来我享乐总是不义

人总不是生来就损人利己
黑街的形形式式总有个根底！
那报童脚踏车横冲直撞
该不是为了寻找刺激

你能说那小妮子喜欢井字游戏？
小小年纪半夜三更让洋人欢喜
还有那擦鞋老妇、那老妓女……
还有那唱歌的汉子啊
总有一天他会唱一支歌
歌颂那属于他们的春天！

我喜悦 我歌唱

齐 心

我喜悦，我歌唱，
歌唱七十年代的地球，
东风走万里，
鲜花竞开放，
喜讯传四方。
谁说鸡毛不能上天？
谁说沙漠永远乾旱？
而今，
在我们的眼前，
世界人民的力量，
能够移海，
可以搬天！
翻身的人群，
饥寒交迫的奴隶，
谱下了光辉的历史新篇
一章又一章，
任你看！
冲过了千重险万重难，

精神抖擞，
满怀激情，
满心欢畅！

我喜悦，我歌唱，
歌唱七十年代的地球，
风光无限好。
望长城内外，
 大河上下，
沐浴着温暖的阳光；
锦绣河山红彤彤，
朵朵葵花金灿灿。
巴尔干半岛的西部，
勇敢的山鹰在翱翔，
 多么威武，
 多么雄壮。
五湖四海，
千条水万条江，
翻腾着滚滚的波浪。
地下，
天上，
星火燎原，
彩云烂漫；
歌声激昂，
鼓声震荡！
看巍巍群山，

莽莽丛林，
十万红旗迎风站！

我喜悦，我歌唱，
歌唱七十年代的地球，
妖魔鬼怪惊惶惶，
豺狼虎豹难狂妄！
什么白宫，什么黑官，
任你露牙舞爪，
任你气焰嚣张，
劳动人民的行列，
仍旧惊天动地，
浩浩荡荡。
历史的车轮，
总是一往直前，
谁也不能阻挡！
请当心呵，
锐利的匕首，
早就对准你们的心脏。
敢再横征暴敛么？
敢再逞强作恶么？
哼，
你们这一批最后的剥削者，
人间最残忍的强盗，
就要被汹涌的波涛，
彻底埋葬！

彻底埋葬！

我喜悦，我歌唱，
歌唱地球的一角
——我们亲爱的祖国，
已经活跃在亚洲南端。
美丽的图画由我们挥洒，
幸福的天地靠我们开创。
谁像暴风雨中的海燕，
英勇坚强？
谁像破浪前进的飞舟，
不屈不挠？
是我们的工人和稻农，
是我们的渔民和小贩。
为什么四十年月苦奔波？
为什么四百哩路风烟荡？
那是各族人民为了生存，
为了温饱，
为了一个崭新的希望！

我喜悦，我歌唱，
歌唱祖国蓬勃的青春力量。
你看吧，
吉打怒吼，
柔佛绽开笑容；
达汉雄伟，
滨登意气豪迈；

彭水奔騰急，
霹水跃起三千丈！
慢着，你听听，
是谁陪伴着我
 来把战斗的歌儿
 高声地唱，
 有力地唱，
 热情地唱？

哦，
是辽阔的胶园，
 挺拔的椰树，
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
是半岛上的群峰和乱嶂。
我多么喜悦，
我不能不歌唱，
歌唱明媚的春光，
就要在熊熊的烈火中
 降临祖国的大地上！

我喜悦，我歌唱，
歌唱八十年代的地球，
 九十年代的地球，
漫天奇迹更动人，
伟大事业更惊天，
人民呼声更嘹亮；
四海齐翻騰，

五洲共震荡！
让我们来把世界风云细端详，
让我们来把国际长歌歌三遍；
让我们手拉着手儿肩并肩，
让我们齐心协力向妖魔挑战！
乾坤将要扭转了，
为什么你还要徬徨？
为什么你还要惆怅？
快来呵，快来呵，
快来呵，快来呵，
男男女女，
扶老携幼，
用七彩缤纷的鲜花，
用千杆万杆的旗帜，
迎接二十一世纪的辉煌，
迎接二十一世纪的灿烂！

我喜悦，我歌唱，
我喜悦，我歌唱。
无限青春向未来，
满腔志气纵情放！

母親的話

立 风

母親的眼睛流不出泪
 歌声也不悠扬
当祖国的黎明没有晨曦
 夜空没有星星

日子像缓流的长河
流去多少青春的年华
然而，这不老的记忆
总像是昨日一样地清晰

宵禁、拘捕、……………
这一片弹痕累累的土地上
善良的人一生牛马
冷酷的凶手驰骋纵横

整整两年了
那一个突来的宵禁
孩子的爸倒在弹雨的归程上……

分不清白天黑夜
我们绝望地号叫
握着那张熟悉的照片

可爱的亲人永不回来
昨日呵，那么亲近却多遥远

可爱的亲人永不回来
孩子呵，在山风激涌的夜晚
你走入那雄伟的热带林……

整整两年了
此刻，母亲的心也翱翔在烽火中的丛林
孩子，你在战斗吧？
烽火正旺，思念易使人苍老
孩子，你忘却思念吧

是的，祖国的土地到处都是一样
孩子，你奔走吧
我们需要阳光
祖国需要一个灿烂的明天

呵，那年，那月
孩子，我们在一起辛勤地生活
没有宵禁，没有悲哀的离伤……

他們是可敬的民族

冬 梅

民族

那有生来

就是笨拙、软弱

民族

那有生来

就是懶惰、墮落

民族

那有生来

就是感情冰冻

分化、中伤

欺騙、统占

这是西方强盜

贯用的脏手段

一切污蔑的话

种族歧视

全要埋葬

多少年来
开芭、采矿
捕鱼、割胶
这个民族
和华、印一样
吃尽苦头
流乾血汗
睡破陋的亚答房
穿褴褛的衣裳
啊！三大民族
同是一条藤上
结出来的苦瓜

多少年来
为了赶走豺狼
把光明歌唱
这个民族
和大家并肩作战
今天，生活的地方
仍然黯淡无光
三大民族啊
没有半声哀叹
这个坚强的民族
还是积极地干

工地上

多少年来
不用工作的人
用最恶毒的话
 辱骂他们
最重的铁条
 叫他们扛
最粗大的木板
 叫他们搬
最艰险的活
 叫他们干
但是，他们的酬劳
最少
 最少！

他们一点不笨拙
铁条再重
模板再粗大
也不能
 把他们吓倒
看他们
一人扛一头
“呼唷”一声
再重的东西
 也被搬走
再大的阻挡
 也要发抖

他们耐劳克苦
那里有困难
他们往那里闯
搅运泥沙
 最令人吃不消
他们啊
 勇于承担！
装拆“外墙”（模板）
 危险多端
他们啊
 没有退让
如今建高楼
 爬高架
他们和各族工友
 完全一样
把血汗
 洒在最顶端

谁说他们软弱？！
挖深沟、埋粪喉
他们浑身力量
赶工时刻
工伤事件
 一天不止数宗
擦伤、锄伤

吐一口唾液
揉揉几下
看他们
 锄头又挥动
被铁钉刺伤
拿几根火柴
 擦亮在伤口
不求阿拉
 更不叫痛

谁说他们
 感情冰冻?!
工友受伤、病倒
 嘘寒问暖
 不分肤色
工地上
 常常可见
阶级仇
 民族恨
工餘的时刻
他们常骂常讲
每当提到
 跌死的同伴——奥玛
大家总横竖双眉
 绷紧嘴唇
 拳头拧得牢牢

火焰啊
在他们胸膛
熊熊燃烧

他们皮肤虽黑
但每颗跳动的心
鲜红可爱
休息的时刻
他们不再躺卧
哈仑吹起口琴
拉欣雄壮的歌儿
一首紧接一首
依萨、亚末
激动地击板伴奏
真理啊

已叫他们
心明眼亮

啊！好一个
伟大的民族
他们的足迹
踏遍苦难的土地
每一个角落
他们的胳膊
足以顶起
整座高楼

他们灵巧的双手
困难碰上
准要自己发抖
他们的眼睛
闪耀着鲜明的爱憎
他们啊
是英雄的民族！
是可敬的民族！！

成 長

川 原

—

清晨。

天色灰暗。

在一座赶建中的五层楼房子，工友们正忙碌地工作着。晓林和另一个工友，站在四楼的边缘，合力将三楼传来的铁枝，再传上五楼去。铁枝足有寸二，二十多呎长，每根有整百斤重，由於是小规模建筑，没有吊秤设备，这些铁枝需要人力，一根根矗立着，由楼下逐层传到施工的楼上去。

工头在每层楼巡视，像饿狗在寻找食物。工友们卖力地干，配合口号，将铁枝传上，缓慢不得。晓林满头是汗，手臂实在很酸，看看旁边紧绷着脸的亚平，真想叫他停下来休息一会，可就没有这份勇气。

「大清早就碰上『大粒米』（注），真他妈的！」

工头走了过来，亚平故意唠叨着，他知道，这项吃力的工作，最早也要延续至中午。工头听了，有意避开去，他不愿与工友顶嘴，他们感兴趣的是工友们有没有「偷懒」。

「魔王在那边！」晓林轻声道。

「怕他什么，别人称他魔王，我则认为他是猫王！一天几块钱要『作死』人家……一二三，出力，上！」

一阵出力，晓林胸部感到剧痛。也难怪他，才是个十五岁的孩子，肢骨那么幼嫩，就顶上这般粗重的工作。

「可以停一下吗？我很难受！」他向亚平央求道，声音很轻。

「不行，你一放手，下面的人顶不住，铁枝掉下去会伤人的……。」只见亚平咬紧牙根，使劲将铁枝往上提，同时，张开喉咙喊道：

「……亚岗，亚岗，快过来帮手！」

喊声甫停，一个人像箭般冲过来，不由分说接过铁枝，继续传上。随后，他向底层工友喊道：

「大家请停一下哎！」

他转过身，拍拍脸孔发青，楞在一边的晓林的肩膀。

「你没事吧！走，去休息，喝杯茶！」

「我……。」晓林嚅动着嘴唇，一眼瞥见工头朝他们这边赶来。

「什么事，什么事，不做了，停工了？」

「魔王，你竟然叫一个孩子做这样吃力，危险的工作；你的几块钱要他的命，我们走！」

这个名叫亚岗，黝黑，结实的青年，拉了晓林就要下楼去。

「你们这样停下来不行啊，上面等着铁用！工作已经超过期限了啊！」

亚岗看也不看工头一眼，充耳不闻地来到楼梯。此时魔王似乎动怒了：

「最近雨水多，工程赶不出，需要用到你们的时候，就以为了不起，×你姆！」

亚岗豁地转过身，像一个黑色火车头，直向魔王冲过去。

「你要是再开口伤人，我打扁你的鼻子！」

工友们都靠拢上来，暗暗捏紧拳头，想发泄一下平日被魔王欺凌的怒火。魔王见情势不妙，慌张地退了几步，勉强在嘴角挤出一丝笑容，说：

「有话慢慢说，不必动手脚么！」

「是谁先骂人？你若嫌我们工作差，不容易管，大可将工钱算清，拿到咖啡摊去！」

平时沉默的亚岗，说起话来竟是那么理直气壮，句句够肉，大家心里痛快。魔王也明白，亚岗在工友群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不浮夸，不炫耀自己，谁在工作中有困难，他会静悄悄地帮上一把，等到你发觉向他道谢时，他会说：「已经做了，还提什么？」因此，魔王怎敢停他的工，假如他去别的工场「效劳」，将有一大批工友跟着去！

一阵冷风吹来，雨丝也跟着飘到。

这阵雨似乎替魔王解了围，一脸无可奈何的表情，说：

「他妈的倒霉雨，暂时停工。」

工友们有的涌向咖啡摊，有的溜向『万栅』，找些人赌博，寻找短暂的精神寄托。

来到工场印度人的咖啡摊，亚岗叫了两杯咖啡，和晓林找了个位子坐下。雨点渐密，雨丝随着风飘来，沾湿大家的

脸孔，衣服。咖啡摊主赶紧放下挂在摊位的破旧帆布，一个人忙得团团转。亚岗见状，脱去外衣，帮着印度摊主搞妥。雨点很快地将亚岗的背心打湿了，他乾脆脱下来，用自来水冲洗乾净，凉在咖啡摊的横梁上。

「洗乾净，乾了才不会有汗味！」说着，从晓林手中接过蓝色粗布外衣，穿上。

「干嘛你帮他盖帆布，淋湿了衣服，他也没说声谢谢！」

晓林有点愤愤不平，他对咖啡摊主有意见，记得上次他要求挂账，一星期算一次，这印度咖啡摊主可就不肯，说是坏习惯，不应该学人家。亚岗也知道这件事，他说摊主这样做是对的。可是，现在人家帮他，连声道谢也没有，瞧你亚岗怎么说？

「谢在心里就好，说出口干嘛？」

亚岗瞟了晓林一眼，蛮有意思地笑着说。随后，将半杯冷咖啡一口喝尽，杯才放下，咖啡摊主马上过来，添满热咖啡，晓林的也不例外。只听印度摊主说：

「天气变冷，请你们喝，不算钱！」

亚岗微笑地向他点了点头，端起杯又喝了一口。晓林僵在那儿，他似乎错怪了摊主，他觉得这个人突然变得这样可亲，把刚才的想法推翻了。

雨似乎没有那么快停。

亚岗阅读着报纸，他津津有味地看有关越南和谈的社论分析。晓林闷得无聊，想去「万栅」看赌博，才直起身子，亚岗问道：

「又要去看赌博了？」

「我……。」

晓林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在等着老师的责备。

亚岗放下报纸，整齐地折好放回原位。他盯住这张还带着稚气的脸孔，有无限感慨。晓林这样的年纪，应当是在课堂求知识，在操场和同学们高兴地玩游戏的时候，今天，他却在工场上挑起这份吃力，随时会发生意外的工作。他的境遇，何尝不是和自己一般，同是一条藤上的苦瓜，决不能让他染上恶习。要进一步和他搞好感情，引导他走向好的一面，只有将自己苦难的过去，以及学习的经过，向他剖白。

「晓林，别去看赌博了！你想听以前我做工的故事吗？」

一向少开口的亚岗，竟会讲自己过去的故事。晓林坐了下来，迷惑地点一点头。

「海峡对面的一个穷村，是我诞生的地方。一家人靠着割胶，种菜，兼养些畜牲为生。打从我懂事起，每天就随着妈妈到菜地里拔草，除虫。爸爸是个勤劳的人，天濛濛亮就去割胶，太阳升高时他就忙着收胶汁，然后辗胶片。回到家，已近中午，他歇息一会，便荷着锄头，到菜园里讨活。

日复一日，爸爸历尽辛酸的脸上，皱纹添多了。我们家的木板，亚答，也越来越破旧，补了又补，下雨时屋里到处积水。

那年我十岁，有两个弟弟，不久又多了一个妹妹。家里多了一张吃奶的口，爸爸工作得更卖力，利用下午到外边干些杂活，挣点现钱。菜园里浇水，施肥的工作就由我和母亲担当。

日子过得非常困难，尤其碰上树胶价贱，蔬菜卖不上钱

的日子。

有时，家里穷得没有分文，爸爸总是设法向外赊借些白米回来，一家人就喝着白粥，和着些咸菜，挨过一餐。

记得，我十一岁那年，一天中午，我在屋后空地上，替一株刚种上几星期的榴梿树拔草，屋里传来爸妈的交谈声。

爸说：

「岗儿十一岁了，早该进校读书。」

「嗨！读书这事儿轮不到我们穷人！」妈的叹息声。

「我探听过了，开学时会花多点钱，往后就走一步，看一步吧。」

妈抢着说：

「可是，我们现在连点闲钱都没有！假如指望割胶，种菜能温饱，能让儿女上学，真是天公有了！」

「一枝草一点露，别看衰自己，我是能办到的。我不能让儿女连自己的名都写不出，连祖宗的文字的模样也不懂，我拼着老命也要让他读书，我不要他做『瞎眼牛』，我……」

爸爸似乎非常激动，越讲越大声，妈忙阻止说：

「好吧，好吧，我也希望岗儿能念书，只是……钱……」

「只是，只是，我拼着这条老命也要筹些钱买书，交学费。」

随着爸爸这句斩钉截铁的回答，屋里便静下来了。我蹲在榴梿树旁，它只有我蹲着时的高度，我眼睛盯在叶子上，我想，这回我有书念了，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可是，爸爸却要拼老命。他才四十岁左右，就说老了。一下子，把我兴奋的情绪冲得无影无踪。但是，我知道爸爸一经决定什么事，谁也没法改变。为了这件事，我心里难过了一个时期。

我到底上学读书了，学校是在离家七八哩的一个小镇上。每天，我提早走路去上学，放学时，已经夜幕低垂，无论刮风下雨，爸爸总是用脚车来载我回家。

爸真的是拼老命挣钱让我上学。每天中午，他到处去找杂工做，有时替人家补亚答叶，修理屋子，家俬，有时替小镇上咖啡店炒咖啡枳……。

每当晚上我温书时，爸总坐在一旁安详地抽着红烟，看着我。我不知道爸在想些什么，大概他对我有太多寄望。爸从来不打骂弟妹，也没有督促我读书，只有那么一句话，常挂在他的口头上。『岗儿，我们应该多做事，少说话！』

那年我十四岁，正要参加四年级期考，爸因操劳过度，终于病了。我不得不辍学。妈负担起爸的割胶种菜工作，我便由爸的好朋友介绍来此地工作。

离家那天，妈红着眼睛，默默地替我准备衣服，用品。爸躺在床上，不停的咳嗽。

我走过去，低声地叫了他一声。爸勉强直起身子，双眼炯炯发光盯着我的脸，像要搜索些什么似的，他噙动着嘴唇，想说些什么，又停住不说。最后，我发觉爸的眼睛湿了，他把眼光投在地下，缓慢轻声的说：

「岗儿，是爸没本事，你年纪还小，就要离家那么远去吃苦，不是爸愿意的，是爸没本事，是爸没本事……。」

爸的脸孔在我面前模糊起来，我忍着要哭出来的声音。爸的眼眶挂着两行泪珠，多少年来，我见到的是爸流血流汗，他从来没流过一滴眼泪。我咬着唇，忍不住抽动着肩膀，哭泣起来。

「不许你哭！」爸别过脸去，大声地说。静默了一会，

爸低沉地说道：

「岗儿，我不高兴看你流泪。你今年已经十四岁了，应该懂得怎样做人 and 赚食，你离家后更不应该流泪，多做事，少说话，多替一些像我们这样苦的人办事，碰到困难时，可以找他们商量。你知道，爸妈没有在你身旁的。」

一阵咳嗽声，结束了爸爸的谈话。

这是爸爸在世时和我最后一次亲切的谈话。

我来此地工作半年后，爸终于因肺病吐血去世。他临终时，喊着我的名字，手里紧紧捏着我的相片。

如今，我知道爸为何而死，他真正的凶手不是肺病病菌。

亚岗讲到这里，愤怒的眼光直射向阴霾满布的天空。

雨点越来越大。凉风吹刮过来，晓林并不觉得冷，心里似乎有一团火在烧。他这位敬爱的伙伴，原来有着这么一段凄凉身世。他太感动了，眼眶红红，随风飘来的雨点，沾湿了他的脸孔，像一颗颗热泪。他习惯地用袖子往脸上一抹。急不及待地问道：

「你来此地做什么工作呢？」经这一问，亚岗似乎从沉思里醒了过来，回复了刚才平静的表情。他拉着晓林说：

「坐过来这边吧！风往你那儿吹呢！」

「爸的好朋友介绍我在一间咖啡店当童工，工作琐碎，时间长。每天早上五点就得起身，帮忙烧开水，洗杯，扫地。

接着，就得开始应付一天繁忙的工作，举凡端送咖啡到邻近办事处，公馆；收钱，洗杯，抹桌子，扫地，都是我的份儿。就这样一直忙到晚上十二点多，关了店，打开帆布床，才有机会合上眼皮休息。

长期睡眠不足，加上吝啬的头家娘整天只备那几碟吃腻了的豆芽，江鱼，没有营养，我的身体便越来越衰弱。我不舍得买额外食品吃，每月拿了三十元薪水，便托友人拿二十八元给妈妈，自己留两块钱理发和买用品。

农历新年，我回家了。阔别了整年，看弟妹都长高，心里很高兴。但我发觉妈苍老了许多，一阵难过又把我的兴奋压下去了。难得妈支持着这么苦难的家，可是我每月却只能给妈这点钱，看着幼小的弟妹，我真惭愧自己作哥哥的不行。凝视着厅里的爸爸的遗像，我低下头，咬着下唇，忍着要涌出来的泪水。爸，你太早离开我们了！

妈匆匆从小镇赶回来。手里拿了一贴补药，说要嫩鸡给我滋补身体。

「妈，为什么要花钱买补药，买些东西给弟妹吃，不是好吗？」

「岗儿，不用多说。你去照一照镜子，瞧你瘦得像支竹竿一样。头家真没良心，一个孩子替他工作，就像是把命卖给他！」

我发觉妈微微发怒，说话时像咬着牙齿。妈以前可不是这样子，她动不动就皱起眉头叹息的啊！

妈改变了，是生活压得她坚强起来——这是我以后才懂得的。

我绕过屋后去看那棵榴梿树，它茁壮地成长着，约有七

八呎高。现在，没有人替它施肥，拔草；可是，它靠自己顽强的生命力，向土壤要营养，长得枝叶茂盛，欣欣向荣！

我呆站在它面前，我想：我的处境何尝不是和它一样，靠着自己的力气，向环境搏斗，我暗下决心，要学习它的顽强！

工作后第二年，我认识了一位常客，——升哥。他住在附近楼上的一间简陋，狭小的房间里。每当他放工回房间去，总爱来店里喝咖啡，看报纸。

他喜欢不太甜的浓咖啡乌。我一见他来，就向头手喊道：

「咖啡乌浓，别太甜！」便把零散报纸叠好拿给他。此时，他很关心地问我一些问题。如头家娘骂你吗？今天工作多吗？我常常咧开嘴笑，用摇头或点头代替了回答。

我觉得升哥为人亲切，他知道我不爱说话，却常逗我说话。升哥的装束随便，每天就是那有袖衬衫，蓝色短裤，一双赤色胶底鞋。

一天，我问升哥：

「你出门逛街，看戏，是这样穿吗？」

「是的。不过，我并不是去逛街，看戏。」

「不看戏，游玩，你晚上出门干嘛？」我好奇地问。

「要干的事情可多了，譬如替人家办事，学习文化，学唱歌筹……唉！亚岗，今天有什么高兴的事，说了这么多话！」

「没有，我只觉得你的人好，才和你交谈。除了你，没有一个人会喜欢我。在这里，有的是呼喝我，打骂我的人。」

但我一点也不怕，等我有一天长得大大隻的时候。我就要和他们输赢到底！」

升哥盯住我，笑咪咪地说：

「小弟弟，别想得太远了。你有空闲时来我房间，找些你喜欢看的故事书好吗？」

「我只读到四年级，许多字不会。」

「别担心，有不懂的字，我们学懂它。」

正谈得开心，突然传来头家娘泼辣的骂声：

「死鬼仔，现在会和客人聊天，吃蛇了。碗碟怎么也不洗，难道只会拿薪水，吃闲饭！」

升哥皱眉头，对我说：

「亚岗，你就把工作做完吧！」

此时，我感到既愤怒又委屈，口吃地对升哥说：

「全部的碗碟都洗完了嘛！」

大概此时头家娘发觉我把工作做完了，赶快转个内容，骂道：

「哎呀呀！怎么把整盆的水倒掉，那些水要用来洗地的啊！败家子！没出息，一点也不会替人省钱……。」

在升哥面前被头家娘这么毒骂，我感到比挨打还难受，我讲不出一句话，只是发呆地盯着升哥。

「死鬼仔，你还不快来啊！狗都会听几句人话，你比狗还不如！难道你爸妈没有……。」

听到爸妈，我一个箭步冲到老板娘面前，用手指着她的鼻子，大声说：

「你骂我，不许你讲到我爸妈！」

这时，躺在帆布床休息的头家才慢吞吞地说道：

「水太肮脏了，是我倒掉的！」

头家娘经这么一说，下不了台，便把气往头家身上发：

「死鬼，你整天只会喝酒，睡觉，店里的事情一点不管。假如有个无心肝的人讲通外人，把你的家档都卷掉，到时你才喝酒，睡觉给我看！」

升哥这时走到我身旁，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他轻拍着我的肩膀，冷静地说：

「亚岗，你喜欢在这儿工作吗？」

我咬着下唇，摇摇头。

「你爸妈认识头家娘吗？」

我摇摇头。

「很好！」升哥对我说。「你收拾自己的东西，搬到我的房间里去，工作的问题，我和你头家谈！」

我楞在一边，升哥面向躺在帆布上的头家说：

「现在，我替一个小孩子说几句话！你们刻薄他的薪水，剥夺他的睡觉时间，还不满足！还要不明不白地遭你们打骂，现在我代表他，向你辞工了不干！」

头家听了从帆布床上直起身来。

头家娘可吃不消，说：

「你说到那里去，我们自家人的事也要管，我骂他，是为他好！」

「头家娘，告诉你，现在亚岗辞工了，多少薪水请你结算一下！明天我来拿。你们可以请隻会听人话的狗来做工！」

这时，我已把几件衣服和简单的用品收拾好，站在升哥旁边，不知所从。

升哥转过头来，笑容又涌现在他的脸上，他像若无其事

地说：

「亚岗，我们有许多同样穷苦的朋友，他们能帮你找工作，帮我们去打退那些想要伤害我们的人。」说着，升哥以带有深意的眼光看了头家夫妇一眼！然后拉着我大步走出咖啡店。

我就这样搬到升哥处住下。白天，他去做工，我闲着，他叫我尽量多看书，有什么字句不明白的，一定要记下来问他，一直到清楚为止。

升哥对我像对亲人那样爱护，关心。我知道他没有什么钱，但每天总是给我足够的钱吃饭，还说：不够的话，要向他提出。升哥还为我准备一笔钱寄回家里，怕我会不好意思而拒绝，便安慰我说：「家里需要你的钱用。不久你就会有工作，难题很快就会解决了，你说不是吗？」

升哥照顾我是无微不至的。他怕我晚上着凉，特地从朋友处拿来一条厚被和枕头给我，而他却一直用那条薄被，据他说已经有好几年了。

升哥对穿著很随便，衣服破旧了，他没有意思补换过。有一天，我正替他补一件破衬衫，他拍着我的肩膀，笑咪咪地说：

「亚岗，妈妈教你缝衣服？」

我摇摇头。

「自己学的？」

我点了下头。停了一会说：

「我从妈妈那儿学来的，但学得不好。」

「岗，工作替你找到了，是机器厂学徒，你喜欢吗？」我听了高兴得差点叫出来，我拼命的点着头，想到以后

不会用到升哥的钱了。

当晚，升哥带我到他们的会所。会所可真热闹，有人在排戏，歌咏，有人在开会讨论。升哥怕我陌生，一直站在我身旁，讲解许多我从来没碰过的东西给我听，累得他的朋友有什么问题都得跑来找他。

有个朋友看见了，打趣说：

「亚升，你收了个小弟弟啊？」

「是的！」升哥乐得满脸笑容。「我带来这边向你们报告，满意吗？」

大家听了，一阵哄笑。

我从升哥的身上学到许多东西。尤其是他勇於助人，牺牲自己的精神。他教我认字，读书，学习许多道理。他还鼓励我说：

「我父母在日本时期去世了，是姐姐把我带大的。我没进学校念过书，今天我所认识的字和道理，都是由像我们一样穷困，心地一样善良的人教的。」

这番话我牢牢记在心里。升哥的顽强学习态度和乐於助人的精神，真使我感动。

一天深夜，突然传来猛烈的敲门声。像来了一阵邪风，把我敬爱的升哥卷走了，也卷走了许多的书本，房间被搜索得乱七八糟。我开始有点怕，知道是怎么回事，一股怒火涌上心头，因此反而镇定了许多。

这时升哥显得十分平静，他亲切的眼光注视着我，像示意我不要惊慌。

升哥就要被带走了，我低下头，忍着要涌出来的泪水，此时，听见升哥低沉有力的声音：

「亚岗，别把头低下去！记住我的话，要多看书，照顾身体，使自己坚强起来，以便照顾周围一些无知的朋友。……」

从此，生活中没有了升哥，但他高大的形象却时常在我心中涌现。

我转过几个行业，现在我干建筑，是希望多认识一些青年朋友。

「……………」

……………」

雨停了，阿岗的遭遇也讲到这里为止。

晓林望着一片灰沉沉的天空，有点可惜地说：

「雨为什么不下久一点，又要开工了！」

亚岗也望着天空，说道：

「天角那堆乌云被吹过来，又是一阵大雨了！」

「为什么你会知道？」晓林疑惑地问。

「这是常识，许多工友都懂，这是从生活中得来的经验。所以，一些老工友宝贵的工作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不懂的，要问，决不可鲁莽从事。像今早工头叫你上铁条，你可以拒绝不干，你拿的是微薄的杂工薪水不讲，最主要的是你不够力气，万一发生意外，还不是伤到自己和工人兄弟？」

「是魔王他叫我干的！不干他会炒我鱿鱼的！」晓林严

肃起来，瞪着亚岗说。

亚岗思考一下子，他不回答晓林的问题，却说：

「待会儿拿了工钱，要寄点回家吗？」

「这么一点钱，我自己花都不够啊！」晓林有点委屈地说。他记得，长堤彼岸，爸爸来信叮嘱他说，要穿得暖，吃得饱，有否寄钱回来不打紧，因为家里还挨得过。因此，晓林一有闲钱，就毫无选择地看电影，买万字票，看公仔书。工余时，一些堕落的工友还邀他去后巷看热闹，他也跃跃欲试呢！这些，亚岗和他接触几次后，就发觉这个单纯的少年，正往堕落的深渊滑下去。

今天，晓林和某些工友约定，拿了薪水后便去新山看成人电影。亚岗知道，这批工友是迷失道路的一群，但要影响他们就比较困难了。如今，唯有不让晓林和他们在一起，便不动声色地说：

「晓林，今晚来我们的文娱社看排戏好吗？而且，我可以介绍一些朋友给你认识，有些也住在你们那个「甘榜」，以后你们可以结伴回家，旅途上就不怕孤单了！」

「可是我……。」晓林为难地说。他本想说没空，要去看戏，但一接触到亚岗坚毅的目光，话又吞下去了。

阿岗心里明白。他赶紧接下去说：

「别怕陌生，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放工后，去我住处冲凉吃饭，才一道去会所。就这样说定了。」阿岗拍一下晓林的肩膀，大踏步走向工场。随后，又走回来，对着神色茫然的晓林，严肃地说：

「太粗重的工作，干不来，不要干。我在五楼钉「模板」，有事找我。」

二

入晚时分。亚岗，晓林，来到文娱社，伙伴们大都还没有来，只有N个人在看书或交谈。

晓林还是第一次来到这种地方，一切摆设使他觉得新奇。但他一点也不怕陌生，摆在会所内的乒乓桌登时吸引他的注意力，他毫不犹豫地跑去，拿起乒乓板，就要找对手玩球。他对一个正看报纸的朋友问道：

「少年的，我们来比赛一场好吗？」

这位朋友登时吓了一跳，有点恼怒地将报纸搁下，疑惑地看着晓林，心里在问：

「这家伙是什么人，这样没礼貌！」

此时，正好亚岗走了过来，拉着晓林的手说：

「晓林，这位是我们会所壁报负责人，他叫明志，还在念高中，以后看书有什么难题，可以问他。他是我工场的同事，你们握个手吧！」

晓林爽快地伸出了粗黑的手，可是明志却迟疑了一会，才把手伸出去。一下子，就被晓林紧紧地握着，握得明志白嫩的手有点痛。

「我们来玩玩乒乓好吗？」晓林说着，便一把将明志拉到乒乓桌旁。

「不，不，等下要开会讨论了！」明志心里有点不快。

「哎呀，以前我读小学时，曾经代表学校打乒乓的，离校这么久了，没有机会打，今天有球有桌，你却不敢同我玩！」晓林顿时有点沮丧。

明志一听见他曾经代表过学校，又说他不敢和晓林较

量，心里着实有点气，便拿起乒乓拍，向晓林扬一扬说：

「看我打你十粒以下！」

明志打的很认真，他一定要打败这个『骄傲的家伙』，晓林的坦率与无知一开始就给明志一个坏印象，因此，他要利用这场比赛来压下晓林的气焰。

开始，晓林的分数落后的很远。他的动作慢慢熟悉了，比分也越来越接近。打到十八平，由晓林开球，他抓住明志的弱点，向他左手角落开了几粒侧上旋球，明志应付不来，连失三分，输了这场球。明志气煞得将球拍往桌上一丢，说：

「开臭球吃人！」

晓林看在眼里，他才知道得罪了人，整个人楞在一旁，不知如何是好。还好这时会议就要开始了。亚岗过来，轻声对他说：

「你在外边等我好吗？桌上有茶水，口渴了自己来。还有，东西看了记得放回原位……。」

「不，我想回……。」

「来了一下子就回？」亚岗的目光似乎有说不出的威力，他盯住晓林一会，亲切地说：

「听我的话，待我讨论完了一起回家。我还要告诉你一些有趣的事呢？」

会议决定今年年底来一次社内学习性的演出，通过这次演出，一方面，提高社员艺术表演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招待社员亲戚朋友，把健康的文娱推广开去。

临近会议完毕时，一位社员说：

「逼到我们社的这条黄泥路糟透了，一下起雨，满路都

是泥浆。如果社内演出时，碰上雨天，那不是给来宾带来不便？」

社员们一下子议论纷纷，有的主张另找地点演出，有的却要写信叫当局来修理。

亚岗在沉思，从这件小事上，他觉得，社员们必需提高思想认识，文娱社才能跨步向前。在嘈杂声中，亚岗说话了，大家都静下来。

「朋友们，我们若要靠别人来修理路，倒不如自己干！」

「好啊！」一些社员附声应好。他们都是工友，提起要替社劳动出力，他们都会争着去干。

倒是一些有文化水平的「智识份子」，却顾虑起来了，明志说：

「路这么长，我们人手少，缺乏家私，这怎行啊？」

「这样去修理路会犯法吗？」一个社员问。

「再说，」一个社员语气里带着讥讽：「花这么多的人力和时间去修路，对我们艺术修养差的社员有什么帮助？还有，人家会说我们出风头，对我们社的成长有坏影响。」

又是一阵嘈杂声。一位社员沉不住气，站起来大声说：

「难道替村民修路是犯法吗？平时你们大谈热爱劳动，但真正面对它时，就要卷起尾巴逃避？」

「对，刚才的朋友说得好。」另一位社员紧接着说。「人手不够，我可以叫我工场的同事帮忙！」

经过一番辩论后，那些持着反对意见的人默不作声。像明志，他自认自己文化水平比大部份社员高，大家应该会尊敬他，附和他的提议。没想到反而被人轰得哑口无言，他感到耳朵热辣辣的。一肚子火，想找个藉口退出会议，可是，

他的心里活动似乎被亚岗看透了，才一起身，就被亚岗喊住：

「明志，请坐下，我讲几句话，会议就要完了。朋友们，大家都决定修路，这是一件好事，这和我们筹备社内演出的意义一样重大。我这里有个提议，希望大家去动员朋友，工场同事来修路。至於家私方面，也要靠大家去借。这是一件好事，我相信许许多多的人会帮我们……。」

三

星期天早上。

这条偏僻，平静的红泥路上，突然涌来了许多年青人。他们干劲冲天，带来了许多锄头，铁铲，『鸡公车』等工具，准备把这条糟透了的泥路修好。

除了社员外，有些新脸孔，都是来自不同工场的工友，他们牺牲了星期天的娱乐和休息，来参加这场有意义的工作。其中一位便是和晓林一块工作的亚平。

工作开始前，亚岗召集大家，把工作作了一番分析和分配。他说：

「各位朋友，首先，我代表这里的村民向你们说声谢谢。据我向这里的村民了解，这条路本来没这样坏的，由於路旁的水沟长久没有疏通，雨天时，水流无处发泄，便淹过路面，造成一条条的小沟渠。因此，我们首要的工作是将路旁的沟渠挖通，然后将路面低陷处填平……。」

亚岗说完话，便把人群分成若干组，每组有一个组长领导工作。

晓林，亚平，明志等六个人分成一组。组长是明志，看

他今天无精打彩似的，似乎对这场工作提不起兴趣，喃喃自语：

「应该叫晓林作组长才对啊，这种开沟渠的工作，我从来没想到要做，再说，晓林干建筑，总是熟悉这一行的啊！……。」

其他组都开始工作了，他们情绪高涨，一边干还一边斗歌；反观明志这组，却慢吞吞的，连家私都没分配好。

「干嘛这个组长像老太婆一样，人家拿第一，我们要包后？」直性子的亚平不满地说。

「小声点好吗？他很容易生气的！」晓林忙将亚平拉在一旁，说话时还特地朝明志扮了个鬼脸。

亚平此时沉不住气，抓上一把锄头，拉着晓林说：

「还等什么，我们自个儿干去！」

晓林却有点犹疑，他入社不久，知道要服从集体纪律，应该等组长分配好才可以动手，以免作得乱七八糟。

这时，亚岗发觉这组还没动工，便跑了过来，一眼望见明志颓丧地坐在一把锄头柄上，上前亲切地问道：

「明志，有什么困难吗？」

明志一看是亚岗，像发现了救兵，说：

「我是在城市长大的，这些家私怎样用法，我一点不懂，怎么分配工作呢？」

「不要紧的，通过这次劳作，你不是可以学上手吗？来，我帮你把工作分配好！」

就这样亚岗把这组带动了起来，他自个儿熟练地挥动着锄头，一锄锄地将泥土从沟渠里挖上来。亚平在旁赞叹地说：

「亚岗，你是木工，怎么拿锄头这样熟练啊？」

「我小时常在菜园里干活，很久没拿锄头了！」

临近中午，许多村民都来帮忙。有些热情的村民，煮了一锅锅蕃薯汤，绿豆汤，来慰劳这批年青小伙子。

一个老伯喜滋滋地对晓林，亚平说：

「你们这批年青人真好样啊！以后雨天不会淹水了，我也不用抱着我那个孙儿上学，你们不知道，我的那个孙儿虽然胆大顽皮，但一见路上一片水汪汪的，就死命抱紧我，不敢越水过去……。」

老伯兴致勃勃地说下去，晓林，亚平也被老伯的欢欣感染着。修好路给老伯及村民们带来了好处，看到村民们脸上绽开了笑花，大家心里暖洋洋的，一切的疲劳都被扫光了。

修路到下午四点多就大功告成了。

亚岗握着亚平的手说：

「谢谢你，有空到我们社坐坐。假如你愿意加入我们的社一起工作，学习，我们随时欢迎！」

「我没读过书，怎么行啊？」亚平笑笑地说，还向一旁的晓林打了个眼色。

「就来我们社读啊！」晓林紧握着亚平的手，目光中充满着期望。

「我想想看！」暂时亚平还未做出决定。

四

中午。

亚岗踏着脚车，去拜访明志。路上，他不禁思潮起伏，想起社内演出所碰到的种种难题。社成立不过一年多的光

景，社员们大都是新手，缺乏经验，只凭着大家一股劲，一颗不怕失败的心搞演出。当排练成绩有进展时，大家干劲冲天；但碰到挫折时，有些社员因而泄了气，松懈下来，使到节目排练进展不能达到预期目标。尤其是诗歌朗诵，这个由明志负责排练的节目，碰到棘手的问题最多。亚岗为它思索了几个夜晚，社里的负责人也开了几次会，以寻找解决的方法。现在亚岗想起，那晚社里发生的事件，就如重现在眼前一样：

是晓林大声责问明志：

「多两个月就要演出，你突然宣布退社，谁来替我们排练？」

「况且，我们的语音还掌握不好，造型也不熟，你就不要退社吧！」一个女社员央求着。

「我有苦衷，我是不得已啊……」明志一副可怜相，把眼光投在自己脚尖上。

「有苦衷提出来，我们可以帮忙你嘛！」晓林眼睛睁得大大，盯住明志。

「是……会考接近了。我爸妈要我在家温课……。」明志模糊地答。

「离会考还有整半年时间，你分明是说骗话，其他社员也要参加会考，他们并没有退出演出！」晓林似乎不满意明志的答话，便毫不留情的驳过去。

这下子，明志动怒了。原先，他觉得自己退出社是不负责任的举动，对大家负有歉意。晓林开始责问时，他还沉得住气，没想到他却咄咄逼人；使得明志露出本来面目，他大声说：

「我退出社是我的自由，我没有拿薪水，更没和你们定合同。有什么了不起！」

「你这样是不负责任，虎头蛇尾，鸵鸟！」晓林大声反驳。

亚岗原本站在一边，并不插嘴，想看看他们能否找出问题的症结，更加以解决；想不到他们吵得凶起来，弄得场面难以收拾。亚岗连忙把晓林拉在一旁，语气中带着责备：

「晓林，你又孩子气了！对一个负责同学讲话怎么可以这样？」

「他毫无理由要退出社，我们诗歌朗诵不是垮了吗？」晓林振振有词地说。

「这样的事不是争吵就可以解决的，来，跟明志道歉！」

「我……！」一股茫然不知所措的表情浮现在晓林脸上。他极不愿意地和亚岗走到明志身旁时，明志望了他们俩一下，不声不响的跑出去。……

「哎！老兄，绿灯了怎么不过马路！」

一个青年向停在十字路口的亚岗喊了一下，亚岗不禁暗自好笑，想起社里的问题，连赶路都忘了！

来到明志的家，亚岗在铁门外按着门铃，一位中年妇女闻声出来，见了这位粗壮，黝黑青年，便问：

「你是来修理电视机吗？」

「不，我来找亚志，我是他的朋友！」亚岗澄清的说。

明志在读一本诗集，一见亚岗来访，高兴的问道：

「怎么今天有空，没有工作？」

「是社里的事太多，没有上工！」亚岗说着，自个儿拉

了一张椅子坐下。他似乎觉察到明志听了这句话，脸上一阵红，赶紧把头转向别处。

在闲谈中，亚岗不主动提出他退社的问题，只对他的生活，学习加以了解和关心。最后，还是明志自己说出了原因：

「亚岗，我希望社里的朋友能够原谅我，我退社，是极不愿意的。上个星期，有个青年来我家，他告诉我和我爸爸，假如我要读书的话；就不要在外边搞『不三不四』。我爸爸听了，坚决不让我在外面排节目，虽然我对诗歌；文学非常有兴趣，但想不到参加社会惹来这么多麻烦，为了不违反我爸爸的劝告，以及为我的前途着想，因此，我毅然退出，希望你能够了解我的处境。」

明志说完，一脸无可奈何的神色，等着亚岗的反应。看看客厅四周豪华的布置，亚岗本想预备说的话，也吞进肚子里。

闲聊了一阵，亚岗告辞。

骑上脚车，他的思潮又翻腾起伏：社正处於开始成长的阶段，但一股无形的压力笼罩在社的周围，使到原本困难的演出，又碰上新的情况。

回家路上，他顺便去找晓林。由於诗歌朗诵排练中断了一个时期，晓林也少到会所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去到晓林所住的房间，人却不在，触目的是：房里衣服，东西乱丢，一片凌乱。

此时四点多，太阳很晒。亚岗奔走了好多路，觉得口渴，想进咖啡店喝瓶水，凉快凉快。当他把脚车停好，却犹

疑起来了：这样热喝下冰水，对患有胃病的他，有害无益，再说，一瓶水两角半，能省就省，反正离住处不远，还是回去喝开水好！

五

如今离社的演出越来越近，照理，这时社员们的排练工作应该进入自然化的阶段，但亚岗所觉察到的是：许多节目没有预期排练，社员们有的懒洋洋，提不起劲克服困难。有的却说：这次演出恐怕会垮掉了！

亚岗一个人忙得团团转，他甚至暂时停工，四处向其他团体接洽借用服装，道具。社内，他又要负责开会讨论排练的进度，处理各种事情，他似乎感觉到，他的担子越来越重了。

假如这种情形不及早改善，对社的演出不是很不好吗？

亚岗这些日子来，一直在寻找答案，为什么原本是热火朝天般的排练，如今却显得冷冷清清？社内其他负责人也是忙得团团转，但对于工作进展却总毫不起作用！

已是深夜了，亚岗躺在床上，辗转难眠，脑海中老是翻腾着社的问题。——

一张满脸稚气的脸孔浮在眼前：对！晓林，他似乎失踪了，自从诗歌朗诵停排后，晓林就没有来过社，去他住处找几次人都不在，难道他就这么无声无息地退出社？或者被某些人吓坏了，不敢来社？想到这里，亚岗眼前浮起一些人的嘴脸，这是第二次了，事情发生在今天下午，就在他住处的咖啡摊旁。

「喂，还是规规矩矩的做工吧，免惹得麻烦上身，自讨

苦吃！」一个说。

「我知道你是从××来的，要对付你容易得很！」另一个接上去。

亚岗瞪着他们，不说话。

「老兄，识相的就听我们的话，对你对我们都有好处！」

「他妈的，他一句话都不说，吓坏了？」

亚岗还是瞪着他们，咀角露出一丝轻蔑的微笑：

「我没什么话说，而且不必要说！」

.....

.....

想着，想着，亚岗转过身，环顾这间斗室。他背井离乡十多年了，住处不知换了多少，住在这儿，至少有五年的光景。他藉着从窗口射进来的路灯光，凝望着母亲的相片，心里又浮起一阵莫明的烦恼，他又想起母亲，弟妹们了。这些年来，由於自己的『兰色命运』，不能跨越长堤与母亲弟妹团叙，这些人人为的障碍，使他愤懑无比，多少个深夜，他想着这个问题：几时才能在祖国的土地上愉快的工作和学习，不用背井离家？几时所有青年人都投入健康文娱工作队伍里去，高歌前进，没有阻碍？这些，升哥都告诉过他，叫他拉紧更多人的手，并肩前进，向着一条道路，一个目标！他走的正是这条路，每当想起升哥，一个牺牲自己，默默地在啃咬着『寂寞』的年青人，他更信心百倍，斗志昂扬。自己目前所碰到的一点挫折，恐吓，算得了什么？

隔房传来三响钟声，已是凌晨三点了。亚岗感到情绪激动，一点睡意也没有。他不禁暗自喊声糟糕，为社的工作好久没上工，天亮就得去工场看看，而且顺便找晓林谈谈，睡

不着怎行啊！他便强迫自己算数字，从一算到一千，一万，让睡意慢慢地浓起来。……

六

脚车才来到工场，一群工友就涌上来围住亚岗，他诧异的问道：

「你们今天这么早啊？」

「今天我们打算不干！」为首的亚平愤愤地道。

「到底什么事情？慢慢说！」

「魔王打晓林，他欺负小孩子！」

「他扣住晓林薪水不发，说是当作抵赌债！」

「魔王仗着几个『三脚』帮他，想吃我们的人！」

「亚岗你几天不来做工，魔王『容挂势』，动不动找我们出气！」

「亚岗，你若没来，我们今天就打算去找你！」

工友们你一言我一语的争着告诉亚岗，最后他总算明白了。原来，晓林和魔王他们赌博，欠魔王一笔钱，魔王本想拿这笔钱来压晓林，叫他好好替他卖命。可是，晓林自从赌输钱后，后悔极了，没法寄钱回家，一面又怕亚岗责备，社也不敢去，工作时无精打彩，有时还故意和魔王捣蛋，魔王恨得牙痒痒，昨天发薪时，便把晓林的工钱抵清赌债，但晓林不服，大声吵着：

「你不是说赌债等我有了钱才还你，现在把钱扣光了，我去那里吃饭！」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公地道，『令父』无空同你噜嗦！」

「你是臭男人，说话不算数！」

「你再开口我打你！」

「我出来赚吃不怕人打！」

「你妈的……。」就这样魔王一拳打在晓林眼角上。晓林几乎跌倒，他敏捷地从地上拾起一根木材，往魔王头上大力敲下。魔王赶紧用手一挡，木材击在他手臂上，痛得他呱呱叫。他心一狠，从后裤袋里抽出一把『士把那』，看样子晓林就要遭殃，此时工友们闻声赶了过来，及时制止了魔王逞凶。

那个下午，部份工友气愤的不去做工。

明白事情原委后，亚岗心情沉重起来：怎么晓林参加社后，还会赌博呢？他问亚平道：

「现在晓林呢？」

「他在我家。」

「他赌博你为什么不来告诉我？」

「我以为他玩玩，无所谓！」亚平露出耿直的笑容，最后还补充说：

「事情发生后，晓林还叫我别告诉你，昨晚，我和他睡在一起，他向我透露：弟妹还要进学校，他爸爸希望他寄钱回家。他平时没储蓄，妙想能赌赢钱，多寄点回家！」

「原来这样！」

亚岗陷入沉思，他觉得自己关心晓林不够，以为他加入社后，就会一帆风顺的成长，没想到他忽略了晓林周围的种种陷阱，没有及时加以引导。他这时才感到，一个人的成长是那么不容易啊！」

「魔王来了！」一个工友喊道。

只见魔王匆匆地来到工友面前，满脸焦急，他一见到亚岗，像见到救兵似的，忙说：

「亚岗，怎么你的人突然不做了？」

「怎么是我的人，你是工头啊？」

「不！不！我是说你那批朋友，有什么事可以慢慢商量嘛！」

「有什么事你问他们好了！」

「这……我想他们比较听你的话……。」

魔王把亚岗拉到一边，轻声说：「我给你二手做，白领薪水，你只是督工而已，好吗？」

「你看错人了，魔王，把晓林的薪水交给我，有什么事可以跟亚平他们谈！」

领回了晓林的薪水，工友们总算把魔王的气焰压下去，出了一口气。

亚平、晓林，亚岗一行人来到亚岗住处，住在隔壁卖水果的王老伯交给亚岗一封信，亚岗一看，知道是弟弟写来的，才跨进斗室，就赶忙将信拆阅。

亚平见亚岗脸色突然变得沉重起来，关怀地问：

「谁来的信？」

「家里。」

看着亚岗那股沉着冷静的表情，亚平不敢问下去，只见亚岗拉开了抽屉，拿了五十元，缓慢轻声地对他们说：

「我妈病了！弟妹们要我回家！」

说着，亚岗把目光投在晓林脸上，只见他眼眶红红。亚岗走上前，把五十元塞进晓林的手里，说：

「这点钱和你的薪水，快点寄回去吧！家里等着钱用。」

「不行的，你妈病了，家里更需要钱，我赌输，自作自受，我惭愧……。」

「别再说了，一个人总会有错，以后别赌就是了，让我看看，你被打得怎样，把头抬高。」

.....

深夜，亚岗在写家信。他阅读着信，其中几句话是妹妹写上去的。

「哥哥，你种的那棵榴梿树已经长得很高很高，现在结果了。妈生病了，你赶快回来吧，而且，不久大家可以一起吃榴梿了！」

亚岗读了几遍，心里一阵暖和和的：弟妹长大了，在妈妈教导下，都非常懂事。亚岗在覆信上端正地写着正楷字，他要让每个字弟妹都读得懂。他此刻翻着字典，查一个正楷字的写法，一下不小心，字典砰得一声掉在楼板上，登时将睡梦中的晓林吵醒，他睁开睡眼问道：

「怎么了没睡？岗——哥！」

这个深夜里，晓林第一次称亚岗作哥哥，虽然声音那么轻，但听在亚岗耳里，犹如一阵战鼓敲在心板上，这其中包含了多少的关怀和友爱！他深深体会到：

在前进的队伍里，他们靠得更紧，手握得更牢了！

「要睡了！」亚岗回答，他有点兴奋；他深信，总有一天，工友们都会友爱得像亲兄弟一样，为美好的明天，一同工作、奋斗、欢唱。如今，社的困难是暂时的，他和其他负责人正设法解决，而且寻求其他团体的协助。但最使他烦恼的是：怎样才能回家探望母亲，弟妹们呢？还有，最近他胃

病又发作了，这对他的工作情绪，是一种打击！

这是一项考验，亚岗喃喃自语：任他天大的难题，我也要突破。

七

演出当天早上，亚岗读报时，忽然发现一则紧急启事，大意是：他母亲病重，盼他速回。亚岗读后，呆了一会，虽然他得知母亲生病后，有其他方法回家，但社里的事总放不下。到今天，母亲病重了，他还在此地，心里不禁一阵阵难过。

这——完全是不健康的环境所造成，他激动地捏紧拳头，走到窗前，突然，他发现马路对面的咖啡摊，坐着两个青年，其中一个曾经和他「打交道」，问过他的话的人。今天是社内第一天演出，他们的出现，意味着情况复杂了！

「要来的，总会来，那，就尽管来吧！」亚岗豪气万千的投去一个轻蔑的眼光。但忽地他冷静下来，他思索着：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关键是是否值得？尤其是处在这暴风雨来临前的沉闷时刻！明正言顺的溜回家去探病重的母亲，朋友们总不敢责怪。但是，这么一走，岂不是将今晚社演出的事情丢开，使社遭到困难，打击夥伴们的信心，成了个不负责任的家伙？但不走，意料中的事情就会发生，病重的母亲多么渴望见他啊？

社经过多次灾难，像一颗幼苗，战胜了风雨，正欣欣向荣的生长。就在几星期前，社曾发动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群策群力，扫除了种种歪风；再加上兄弟团体帮手，一些演出技术问题都克服了，因而排练情绪高涨，社员们信心百

倍。通过这次筹备演出，大家和附近的居民都搞得熟络了，亚岗和几个负责人，还着手设立一个幼儿班，让一些失学儿童有书读。社在这块土壤里扎根生长了——亚岗经过分析，认为那些人的出现，一点也不奇怪了！

这时晓林从外面买面包回来，一见面便说：

「我看到报纸，你母亲病重，应该赶回去啊！」

亚岗摇摇头，视线落在窗外咖啡摊两个青年的身上。

「为了社的演出，你放心不下？」晓林问。

亚岗还是静静的，他拉了晓林一把，指一指咖啡摊说：

「你瞧，这班人千方百计的要搞垮演出，我就是要让她们失望，让他们听听今晚社里的歌声，掌声！」

「这些×！」晓林恨恨地说。

亚岗显得比平时沉着冷静，他看一看身边的晓林，这个几个月来和他住在一起，认识有显著提高的青年说道：

「平时你和我一道去借服装，道具的团体，和一些负责人，你记得吗？」

「记得，你尽管交代，我会办好的！」晓林似乎感到一项神圣的工作要由他担负起来，整个人显得格外兴奋。

此时亚岗若有感触地说：

「我觉得应该将书本等东西，搬到隔壁王大伯的房里。」

晓林一听，就赶紧动手搬起东西来。

「哎，先喝茶吃面包吧，别那么紧张，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亚岗似乎寻到战胜困难的方法，自信的微笑，涌现在他脸上。他怕晓林被这件事吓唬着，便说些笑话来松弛一下紧张的气氛。

但这位在成长中的青年，似乎并不畏惧什么，他所忧虑的：是亚岗的母亲病重，和亚岗目前的处境。

「社的事由我及其他朋友接替，你赶快回去吧！」晓林似乎在央求。

「我是要回的，我不作无谓牺牲。但我得看了演出才走！」

说着，亚岗往窗外一看，突然咖啡摊又多了两个青年，路旁还停着一辆车，引擎没关死，一缕缕的烟从车屁股冒着。亚岗心知情况有变化，赶忙将东西整理好，锁了门，两个人拿了东西，从厨房的矮墙，翻越过隔壁房子，到王老伯房子里去。

王老伯一见是亚岗来，便高兴地说：

「进来坐，进来坐，上次你帮我钉好果子架，还没谢你呢！」

「不用谢了王老伯，几时出摊呢？」

「就要出了。」

「王老伯，你能帮个忙吗？事情是这样的……。」

亚岗向王老伯说明情况和来意，王老伯一听，气愤地叫起来：

「他们又来干坏事。我儿子不懂事，误交坏人，就这样一个人进去，成了半个人出来，现在一点粗重的工作也做不来……害得我好苦。现在，他们又来害人，我那里看得过眼！」

亚岗很快换上王老伯的衣服，还戴了斗笠，镇定地对晓林说：

「他们对你不注意，待会去找那个联络的朋友，告诉他

我今晚要回家……。」

接着，亚岗转向王老伯：

「老伯，我把果子摊推到街角等你来，行吗？」

「行！行……。」

当亚岗推着果子摊到马路时，只见几个年青人冲上他住的房子的楼梯，亚岗不禁笑出声来。

社内。临时布置的舞台前，一张张敦朴的脸孔，盼望着布幕快点拉开。

「糟糕，怎么亚岗还没来啊！真急死人。」一位社员说。

「会有什么意外吗？」另一位社员更焦急。

社里的一些负责人听晓林反映情况后，都替亚岗担心，他们多么希望亚岗平安的离开，一面又渴望亚岗能够来看演出，而且把工作交代清楚。矛盾的表情，出现在每个人的脸上。

离开演出还有五分钟，突然，一个老伯闯进了临时布置的后台，原来他就是亚岗，还穿着王老伯的衣服。

一见面，社员们紧紧地拉住他的手，让千言万语，无限激情，从一个手心流向另一个手心。

在静默的空气里，亚岗微笑着：

「路口几个家伙，都看不起我这个走路驼背的老伯啊！」这番话听得大家笑开嘴，把沉静的气氛驱走了。

时间一到，节目便开始呈献在来宾眼前，一阵阵掌声，给社员们带来了无限欢欣与鼓舞。尤其是幼儿班表演的节目，更使家长们看了开心得合不拢嘴。

亚岗看着，听着，感动得几乎流泪，他觉得社所走的道

路是正确而又宽广的……。

亚岗把工作交代给晓林和社的其他负责人后，接着，他一一和每位社员握手告别，大家互道珍重。

临走时，亚岗还特别嘱咐晓林：

「亚平是个好青年，设法叫他参加我们的社。晓林，记得我的话，勇敢的干下去！」

晓林说不出一句话，他惟有紧紧地握着亚岗的手，双眼炯炯有光，似乎在告诉亚岗，他会遵照他的话去做。

凌晨两点多。

一艘小船，在寂静的海面上破浪前进。亚岗坐在船头，心里说不出万千感慨——他要和母亲见面了，但是，以后却很难回到社——他的另一个母亲的怀抱。

在月光下，银白的浪花，在小船两旁迅速后退。就在这个时候，他似乎感觉到一阵黑浪，冲开了他的房间，企图卷走他这颗赤诚，为美好事业工作的心。可是，黑浪却卷不到什么，它恼恨地退回罪恶大海里！

摩多声轰轰地响，它排开了每个浪头，向前奔进，奔进……。

亚岗站立在船头，眺望着漆黑的远方，他深信，曙光终将在那儿出现；他要和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去唤醒沉睡着的的人们，投入前进的队伍，一起去迎接，去拥抱那第一道曙光。

他似乎看到：这支队伍越来越壮大，在队伍中新添了两个脸孔，晓林，亚平，他们都开始成长了！

（注）大粒米：粗重难搞的工作。

駕駛盤上的生命

泽 兰

在××运输公司里，卸了货的罗厘，一辆一辆地回来了，正等待着分配货物。司机和跟车，共有十多人，正聚在一起谈笑。他们谈话，总是争先恐后而又大声，气氛既吵闹又愉快。

办公室里，收货员——老板的大儿子，坐在办公桌前，若有所待：这两天，有大量的树胶出口。

忽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大少爷马上抓起了电话，道：「这是××运输公司。」「哦，是南益公司？……有树胶六十吨？」他喜形於色。「哦，明天要起税？……今天一定要赶过去？……」他看看手錶，虽然已经是十一点多，他却毫不犹豫，立刻恭敬地道：「可以的，可以的。一定办到，请放心。……哦，好的，立刻就放罗厘来。谢谢，谢谢！」他把电话挂上，便扬声把那群正在谈笑的工友喊进来，对他们道：「现在你们立刻到南益公司去，每辆载十吨，六辆刚好……。」

他还未说完，便有人抗议，道：「我的罗厘只是六吨的，怎能载这么重？」另一个又道：「我的也只是六吨载重左右，而且「不列」也不大吃，又要赶时间，岂不是要我们

卖命？」又一个道：「这个时候还要赶过关？装得来几点了？」

大少爷的脸色一沉，道：「不可以也得要，今天就只有这几辆了。以前载八、九吨，也不是去了又回来？」他顿了一顿，又道：「现在就去！」去迟了是你们得负责任！」

听了这话，工友们都不满地嚷了起来。

「别吵！」大少爷喝止着：「现在只是十一点多，装得来，也只不过十二点多一点。新山税关是开到晚上八点的。还有许多时候，怎会赶不到？」

「难道不必吃饭，休息一会儿？而且，一路上难保不会有所耽误？」有一个声音愤愤不平地道：「难道就只有我们一家公司的罗厘要过关？而且，这两天路上风声很紧，巡逻车出没无常，一点超重都不放过。」亚平在这里工作有四年了，他驾的是一辆六吨罗厘。

大少爷看了他一眼，放大喉咙骂道：「把帆布顶盖上，谁还看它？即使有什么事，难道不会想办法应付？你做了这些年，这个道理也不懂？」说完，他又补充一句：「有钱就行了！」接着又挥手大声道：「快去！快去！少废话！」

「捉到就算了，我可不管！」亚平不客气地道。说完，转身走出去了。工友们心里虽然老不愿意，也只好服从命令了。「走啊，走啊！」是亚成的声音，他驾的是全公司最新最大的七吨多罗厘。

工友们愤愤不平地走出去时，这里大少爷还看着他们的背影，低声骂道：「没有货时就嚷赚不到吃。有了货，却怕载多了！这样要钱，那样要费用，不载超重，公司那有得赚？公司倒了，你们还会有工作，有饭吃？」

这公司的罗厘，多数是六吨，六吨半，还有三辆是七吨的——今天只有亚成一辆七吨的在这里。以往，载十吨八吨的树胶杂货，已习以为常。不过，要像今天这么样赶路，毕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而且也相当危险，同时，还要战兢兢地注意那些神出鬼没的巡逻车。

司机和跟车们满腔怒气地上了罗厘。一辆一辆的罗厘，发出了被激怒的猛兽似的狂吼，驶过办公室前，放出了一阵抗议的乌烟，卷起了满天的三月尘土，正是北风未尽时候，当户吹来一阵灰尘，把冷气室外的一片办公室，撒了一地的尘沙。

六辆罗厘，放足马力，陆续来到了南益树胶公司。这家胶厂规模虽然相当大，可是，上落树胶，还是利用人工。而且，那些粒状的胶捆，每每是一百多磅重的。

第一辆，第二辆——第六辆，都装好了。大家累得气喘如牛，汗流浹背。接着，拉上了灰黑色的帆布盖的罗厘，发着沉重的引擎声，先后驶出了胶厂的大铁门。

亚平的罗厘，渐渐被抛在后面。亚平虽然心急，也奈何不了。它像一隻驮荷太重的老驴子，再重的鞭鞑，也不能使它因痛苦而加快脚步。其实，亚平何尝不知道它的性能，因此，他只求能顺顺利利地前进，在收关之前通过便算庆幸了。

疲惫的身体，紧张的心情，操纵着一辆沉重缓慢的罗厘，总算还赶得及还税过关，虽然是最后一辆。出了税关，亚平松了一口气。心想那几辆大概都已到达了，工友们也许已吃着饭了。想到这里，他才觉得肚子饿得很。可不是，自吃了午饭后，便一直不停地赶路。如今，正恨不得马上冲凉

吃饭。然而，武吉知马路虽宽阔，但过江之鲫似的大小车辆，拥挤在路上，一处又一处的十字路口，交通灯，并不容许他发泄焦急之情。

好不容易来到公司。果然，工友们都在等着他两人，一见了，便都笑嚷道：「还以为你们过不了关。快点冲凉，我们一起去吃饭。」

大家一起来到附近的摊子吃饭，却独独少了亚成一人，亚平便问：「亚成呢？」「大概是生气走开了！」亚保答。「是怎么回事？」亚平的跟车亚明问。「刚才在亚依淡他停下来吃东西，被我直接割越了。后来在联邦大道，他追着我，却又不肯让他。结果我先到公司，他就生气了。你没有看到公司黑板上写着第一辆是我的车号吗？」亚保说。他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年轻力壮，血气方刚，驾起车来总喜欢飞也似的。大家听了亚保的话，都笑起来了。「其实，他也用不着生气。先到后到，他都有好货载。」亚发说。「且看沅伯明天怎样安排。」亚平说。「管他变什么都好，只要有货来，有货回就是了。」林伯说。他是一个明理、乐观而又和蔼的人，虽然已经五十多六十岁了，还是那么强壮。

第二天，早上八点左右，一个五十多岁，个子高瘦，穿著整齐的男人，精神奕奕地踏进了办事处。

「沅伯，早！」亚成一见到他，立刻打着呵呵向他招呼，其他几个工友，也有口无心地附和着，只有亚平，亚明和亚保，连看他一眼都不屑为。

沅伯口里答应着，双眼把他们一一扫过，再不经意地，轻轻地往黑板一扫而过，却不动声色。拿了报纸，拍拍椅子，坐了下来。

「喝茶了吗？」亚成依旧满脸堆笑地问沅伯，一面回头喊什役道：「亚福，来，拿三毛钱去泡咖啡，给大家喝。」说着从袋里摸出钱来，又顺手拿出一包香烟，抽了一支给沅伯。「哼！」不知谁发出如此不顺耳的声音。

「你要走了吗？」亚保问亚平道。「我是最后一辆，即使下完树胶回来，货也还轮不到我先载。」亚平酸溜溜地。亚成听到，深怕别人抢了他的先机似的，笑呵呵地道：「喝了咖啡才走。」亚保和几个司机，都不理他，迳自驾罗厘去了。亚成一见，连咖啡也等不及喝，驾了罗厘，飞也似地在后面追着去。

在办事处，沅伯间断地接听了几个电话，也打出了几次电话去问货。于是，他安闲地坐着看报纸，悠闲地抽着香烟。然而，到某一段时间，他必须打开抽屉，从里面拈出一些黑黑的东西，往嘴里一塞；过后，又恢复了奕奕的精神。

亚保卸完货回来，沅伯便含笑地对他说：「去生记载七十箱水果。」「还有什么？」亚保冷冷地问。他是第一辆，没理由分派去装水果。「还没有别的货，不然我怎么会叫你去载水果？」沅伯笑容可掬地解释道。亚保看了他一眼，气呼呼地去了。

不久，亚平的罗厘回来了，沅伯感到意外，便问：「怎么会你们先回来？」「那个货仓估计不能容纳所有的树胶，负责人叫我们去别个货仓卸。只有我们一辆，所以一下子就完了。」亚明说。沅伯心不在焉地听着，一面点头，其实他心里在盘算着。忽然，他若有所思地道：「哦，祥和刚才要我立刻放车去，是个好差使，有佣金的。看来还是你们有运气，就让你们赚了吧！」他笑着说：「去港口载半车纸去祥

和本厂。现在就去！」亚明看了亚平一眼，亚平本待照轮班不去的，听他如此说，且看在能多赚几元的钱份上，便道：「这话当真？」「嘿，我几时要过人？」沅伯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道。亚平再也不说什么，和亚明去了。

亚成驾着罗厘回来，刚好和亚平打了一个照面，猜到他必定是去载货，心里掠起了一阵不快。然而，一进了办事处，他又和沅伯笑脸相迎，一面打着呵呵道：「沅伯，有货吗？」接着又是一枝香烟递过去。「别忙，别忙，休息一下再说。」沅伯笑道：「敏公司有一车好货等着你去载。」「多得沅伯照顾。」亚成满脸陪笑道谢。

其他的罗厘都陆续回来了。沅伯并不立刻分配货物给他们。他们也习以为常，不去理会他。

不久，亚平的罗厘，像一头狂怒的老虎，冲着回来。一煞车，司机和跟车差不多同一个时候跳下来，大踏步走进来。

「上次那项苦力工钱，你收了，是吗？」亚平劈头就问收账的三少爷。三少爷想不到他有此一问，再看他来势凶凶，料想瞒不过，便硬着头皮道。「是沅伯理的，你去问他？」三少爷向沅伯一呶嘴。「你们不问，我今天也打算分给你们了。」沅伯若无其事地道，转向三少爷，问道：「你觉得应该怎样分才妥当？」三少爷想不到沅伯会来这一手，不觉楞了一楞，才道：「你作主吧！」沅伯也料不到他竟推诿了，也呆了一下。然而，老姜毕竟辣。他立刻堆笑对亚明道：「来，你来。」一面拉开抽屉，拿出几块钱给他，同时说：「这是你们的份儿。」亚明是个初出道儿的小伙子，不敢怎样。他接过钱数一数，才得六元，不由无名火起三丈，

怒道：「这六元够分么？」沅伯强笑道：「只两个人，怎么不够？」「哼！」亚平恨不得往那奸滑的笑脸上掴两巴掌，浓黑的双眉竖了起来，骂了一句三字经，道：「你知道我们上次搬这车货时是多么辛苦吗？一大捆一大捆，又滑又重的玻璃纸，叠上车，到饼厂，又搬下车，还得捎托着它们，走去离开二百多码的贮货仓，而且，还要负责把它们高高的叠好。」工友们都进来了，屏息地听着。亚平停了一下，换过一口气，继续骂道：「别以为我不知道：当时你就和对方说好要三十元，说是给我们的津贴。」他越骂越大声：「而如今，直到我们讨时，你们才给这几元。我们两人流了整桶的汗，出尽了气力，每人只得到三元，而你们两个人，坐在这里跷着腿，吹着风扇，却想静静地吞没了二十多元！」沅伯看看情形不对，便忍着性子，作好作歹地道：「有话慢慢说，何必动这么大的火气？」「没什么可说的！问题只在你多不多给一些！」亚平道。「给，给，」沅伯依旧温和地说：「我是很想多给你们们的。只是，有一半数目要入公司账；而且，我们接货的，也想分得两三元来喝茶。」「哼！别当我是傻子。我早已知道，从来这些津贴，就不曾进账，都是你们两人吞没了！」亚平大声地道。沅伯不意他竟会说得如此不留情，先是脸上一热，继而脸色一沉，骂道：「你已不是小孩，说话小心点，休胡说八道，不识好歹的傢伙，且看你如何！」沅伯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多年，收货都靠他。别说少东们，即使老板，也得给他几分面子，怎把这样一个工人放在心上。「真的是不肯给？」亚平并不示弱，说着，把亚明的一份给了，又道：「好，我也不稀罕这些吃剩的钱！」说完，竟「嘶」的一声，把那几张钞票对撕了，接

着又是几下。然后把碎片往地上一摔，撒得满办事处都是钞票碎屑。沅伯气得说不出话来，那个三少爷却被激得呱呱叫。

一场小风波过去了。尽管大家都为亚平抱不平，但无能为力，为了工作和吃饭，都敢怒而不敢言。

亚成出了货回来。「你的只有半车吧？」沅伯问亚成道。亚成先是一楞，随后立即会意道：「本来是是的，后来又要装满一车。」「嗯！你真好运气。」沅伯笑赞道。「做工赚吃，有时也要靠运气的。」亚成放声哈哈笑。

笑声之后，是一片沉寂，再没有一个人出声。有几个人受不了这阵沉闷，走到外面去。

「亚保，瑞发的黄豆只好由你去装了。和生果一起，差不多是一车了。」亚保一言不发，心里暗骂道：「这奸滑的死老头！」走到外面，便恨恨地说：「哼，老早已安排好了，还来做这套把戏！」「有什么好说的？人家一大清早就敬烟敬茶的。谁叫你不学这一套？」亚发讽刺道。「新年还送鸡送酒，你有这份人情吗？」林伯忍不住也说了。「呸！」亚平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骂道：「没骨头的东西！我才不屑为呢。不会留着自己来受用？」「你的人就是如此！」林伯意味深长地说。大家看了他一眼，一时弄不清他是褒是贬。

沅伯给每辆车分配了货物；亚平是最后一辆，又得罪了他，无疑地，一定是载什货了。

在兀兰附近的税务代理处，把报关纸打好。当他正要走出去时，一个职员对他道：「三元，别忘了。」亚平醒悟似地「哦」了一声，习惯地从裤袋里抽出了三元，交给那职员。

走出代理处，亚平数了数报关纸，共十五张。不觉皱了一下眉头，心里盘算着：八元什费，今天一定不够用了。这里先已去了三元「大狗」钱；进闸门，看守员三毛，盖号码的必定也要四、五毛咖啡钱；还有……嗯，今天非要自己贴本不可了。

罗厘一辆又一辆，在星柔长堤排着长龙，总算通过了闸门，报关纸盖完了号码。然后，来到了检查处。检查员看了看罗厘上的货物，道：「这车货怎么这样蓬松？又叠得那么高？」再看看那一叠报关纸，便一声不出，走过一边，有意无意地往脸上一抹，趁机比了一个手势。亚平会意，但对他小声地说：「五元，太多了吧？三元，可以吗？」他摇摇头，表示不肯。「四元？」亚平又道。检查员不耐烦，光火了，道：「要给不给？不然 *Hundred Percent Check Up!*」亚平一听，便慌了。如果真的来一个一百巴仙的检查，那就倒霉了，连付给上落货的「苦力」工钱在内，不但要付更多的钱，而且，还不晓得要耽误到何时。这时，又听对方以威胁的口吻道：「来到这里，我要你圆就圆，要你扁就扁，你能怎样？」亚平听了，却敢怒不敢言，事实也确是如此。逼不得已，只好照付不误。检查员于是循例地把车上货物点查了一遍，便把那些报关纸交上去给「大狗」签名。今天运气倒好，「大狗」并没有出来再检查，不然，又麻烦了。亚平拿了报关纸，与还税务的支票，交到出纳处。出纳员数数报关纸，看看上面的钱，却不理他，先自去处理别人的。亚平知道是什么一回事，便把上面的那五毛镍币收回来，另放上一张一元的钞票，于是，便有一个职员拿去处理了。一切手续总算办完了。当罗厘要去闸门时，亚平叫亚明把两毛钱交

给那个看守人。于是，罗厘像逃出监狱的囚犯，飞也似地驶去了。

亚平心里诅咒着这班吸血鬼，虽然恨死他们，却不能避免他们，而且还得受他们任意摆布。他常常想：税关，大概是公务员赚取外快最理想的地方了。

这晚，他回到家里，已是凌晨一点左右。

「小强好些了吗？」亚平一见到妻子便问，一面急不及待地朝房间走去。「他已进了医院。」妻子忧郁地说。亚平不觉一呆，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急问：「小强进了医院？是谁叫你把他给送去了？」「这几天，烧一直没有退。早上，我发觉他的身体烧得更厉害，便带去给西医看，那个医生叫我无论如何，要立刻把他送进医院。」平嫂凄苦地道。「现在如何？」亚平问。「刚才我去看他，听说医生已替他检查了，并照了X光。」平嫂说。「他究竟是患了什么病？」亚平问。「医院也没告诉我。不过，据外面那个医生说，可能是脑膜炎。」平嫂不安地道：「你看会不会怎样？」亚平看了妻子一眼，没有说什么。他不愿意随便猜测儿子的病情，虽然明知不简单，却希望不会太严重。

昨晚，想着孩子的病，亚平一夜没有好睡。及至卸完货，再装上一车米粉以后，已经是下午两点多，赶不及去医院看孩子。

回到家里，一进门，便看见妻子坐在凳子上，抱着那个才两岁大的儿子，一手拥着哭哭啼啼的三女儿，还有那个五岁大的二女儿，静静地靠在她身旁，望着哭泣的母亲发呆。

亚平吃了一惊，急问：「什么事？」平嫂闻声抬起头来，一面用手擦着泪，一面道：「刚才我去医院，医生说小

强是患了一种很特别的脑膜炎，必须送去马大请专科医生开刀。而且，还要三百元抵押钱。可是，我们那来这样多钱？平嫂说完，伤心地哭起来了。亚平不听犹可，一听之下，有如晴天霹雳，不觉呆在当地。良久，他才喃喃道：「三百元？」又提高声音问：「是三百元？你没听错？」「我怎会听错呢？而且，以后也许还要一笔医药费。」平嫂说完，又哭了。亚平心里焦虑万分，忍不住大声道：「不要哭好不好？想想别的办法。」「没有钱，有什么方法可想！」平嫂也不自主地大声应道。这话像一隻锐利的刀，往他心房深重地刺了下去，他不禁一阵悲痛与愤怒，歇斯得里地喊道：「是我没有本事，不会赚钱，孩子病了，也没有能力医！是我没用！」说完，双手抱着头，扯着头发，他真想这个世界毁灭那边，平嫂被他这一喊，反而停止了哭声，望着他楞了很久，才渐渐省悟过来，道：「亚平，你别难过，我不是有心奚落你的，只是我心里乱得很。」亚平慢慢把手移开，睁着一对失神的眼睛，茫然地望着妻子道：「我知道。我也为自己不能赚钱给孩子医病而难过。」一阵沉默围绕着他们。平嫂忽然道：「为什么你不去向工友们借呢？」「他们也像我们一样穷。」亚平摇摇头道：「那会有馀钱借给我们？」「那么，去向老板借。」平嫂又道。「老板，哼！去向他借钱？」亚平又气又不屑地道：「什么事都办不了！」「那你也得试试看呀！」平嫂催促道。亚平迟疑了一阵，才无可奈何地道：「好吧，我这就去。」

穿着一套粗绉补贴的工作衣服，一双陈旧的胶拖鞋，亚平用力地一下又一下的踏脚车。脚车吱轧吱轧地响着，就好像一个风烛残年的人，正受着负病的煎熬，无力地呻吟着。

亚平深知老板的为人，平时，工人要向他借一、二十元都不肯，不然，至少也要拖三几天才能借到。如今，自己需要这一大笔钱急用，求老板就好像缘木求鱼一般无济于事的，只会耽误事情。想着，想着，他决定先向亲友们挪借一部份。

于是，他踏着那辆陈旧的车，走完了一家又一家，然而，只借到三、四十元。他懊恼非常。想起向人借钱时，那种低声下气的情形，而且，每个人都好像怕他没本事还债似的，都推三阻四。他真恨透了自己的无能。以往，他倔强，孤傲，从来不愿求助于人，只想靠自己的能力，解除所面对困难，因此，他也不曾尝试到求人的滋味。如今，为了孩子，他竟一改常态，做了自己所不愿意做的事，却受到如此的奚落与蔑视。

不知不觉，他发现自己来到了公司大门口。已是黄昏时分，四周静悄悄的，几辆罗厘都出完了，只剩下自己那一辆搁在那里。他看见有一个人睡在车前，心想大概是亚明等得不耐烦，睡了。亚平也无心去理他。老板那辆马赛地平治 250 大轿车还摆在那里，亚平顿时松了一口气。

他推开经理室的门，老板一看是他，便不高兴地问：「你怎么到现在才来？」亚平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这语气和冷气，同一刹那侵袭到他身上来。「还不快来拿钱行车。」老板命令似地道。亚平一阵犹豫，看老板这副样子，他觉得不知如何开口是好。

「老板，是我的孩子病了！……」亚平终于硬着头皮，走上前，想向他解释，但老板却不容他分说。「你孩子病了！你就不必做工了？」老板说完，从老花眼镜眶上瞪了他一眼，然后抬抬眼镜，按回鼻梁上。「我是说，我的孩子病

了，我想……。」「病了关我什么事？何必告诉我？」老板连正眼都不看一下，只顾低着头理自己的东西，一面冷冷地道：「医生，医院有的是。」「不过，他病得很厉害，需要特别治疗。我想向您借三百元医药费。」亚平说得很快，他怕老板再次打断他的话。老板这次像被什么刺了一下，真的抬起头来，对他道：「我有这么多工人，如果每个都像你，都来借薪、预支工钱，又不工作，我那有这么多钱来应付你们，而且，我连生意也不用做了！」「我是你的工人，替你做工，有困难需要钱用，当然是来向你求助。」亚平竭力抑制心里的怒气。这一番理直气壮的话，使老板无言以对。但老奸巨滑的老板，却厚颜地使出了他那套最常用的杀手锏，道：「现在没有钱，明天看吧！」「我就是赶明天一早要用。」看到老板那副无赖相，再听到他那不负责任的话，亚平觉得火气快要爆炸了。「现在没有钱，即使要借给你也不能够呀！」老板说。坐在一边的老财库看到这一切，颇不值老板所为。便插口道：「他一定是很需要钱才来借的。刚才收回来的钱，先拿一点借给他吧。」「你只会说！」老板叱责道：「那些钱，明天应付银行还不够，怎能借给他。」老财库不敢再说什么。「哼！」亚平怒气冲冲的回转身往外走，一面道：「我去借钱，今天不行车了。明天我要休息。」「来，来，」老板看看形势不对，立刻唤着他，道：「你要多少？」「三百！」亚平回过头来，没好气地答。「可是，我现在真的不能给你这么多。这样吧，先借给你三十元。」老板退而求之地道。「哼，真是岂有此理！我要这几分钱做什么？」亚平头也不回地走出经理室。「那车货讲定明天一早就要到的。」老财库对老板道：「不然，要赔偿损失。」

「你去叫他进来。」老板吩咐道。老财库出去把亚平叫了进来。「这样吧，你先把这三十元拿回去。」老板对他道：「告诉你太太，明天早上来，我先拿自己的借给你。」这话果然起了作用，亚平本来不肯，然而，想起刚才到处白跑一趟，而且，即使向工友们借得到这个数目，也是来不及了。想了一会，他才道：「是真的吗？希望老板不要说了不算。」「谁有空和你胡扯！」老板白了他一眼，又道：「你把钱拿回去，回头来行车。」「不行，明天我还要带孩子去马大医院。」亚平忽然想起来。「这批货说定明早一定要交到的，不然，公司失信，赔偿损失，这一切，都由你负责。」老板这回不客气了，又道：「还有那两百七十元，也休想有得借了！」「或者，你看看是否能找到一个代工的司机来。」老财库同情地道。「有什么差错，叫谁负责？」老板不满意地说。亚平一声不出，迳自走了出来。「你一定要来啊！」老板大声地吩咐道。亚平没好气的低声骂了一句三字经。其实，他也不知应该怎么办才好。索性先回家才打算。

平嫂一见到亚平，便道：「刚才院方告诉我，不必把小强送去马大了。据说过一两天，那个专科医生会来这里举行专题讲座，顺便为小强动手术。」平嫂脸上露出一丝欣慰之色，然而，一瞬即失，黯声道：「不过，那三百元还是要给的。」她以期待的眼光望着亚平：「你借到了吗？」「借是借到了，不过老板说明天才有。」亚平说着，从裤袋里拿出两小叠钞票来，交给妻子道：「这里四十元，是向几个亲戚借来的；这三十元，是从老板那里预支的。明早，你去向老板拿其余的二百七十元。」平嫂张大眼睛望着他，心想：「怎么他竟会向亲戚们借钱起来？」亚平停了一会，又道：「

既然不必送他去马大，我现在就去行车。」「那你不必去签名办手续？」平嫂觉得意外地问。「你签名也是一样。」「但是，我签不下手。」平嫂忽然觉得恐惧，悲哀地道。「你放心，那是专科医生，不必害怕的。」亚平这样安慰妻子。其实，他心里也有一层担忧和难过，只是，他明白这是孩子唯一的生机。「你也读过几年书，也是一个懂事的人，这事就交给你了。」亚平柔声地对妻子道。妻子柔顺地点点头，又问：「那么你不去看孩子了？」「这趟去了回来才去看他。这里叫你妈来帮忙几天。」亚平无奈地道。「我去叫了，妈说明天一早来。」平嫂道，又问：「你真的不去看孩子了？他有时会醒一醒，喊着要爸爸呢！」平嫂感到失望与伤心。听妻子如此说，亚平感到一阵辛酸难过。「唉，」亚平强自压抑着道：「有什么办法？做人工，拿人钱。不做，就没有钱。」说着，看了妻子一眼，转身便走，一面道：「你记住了我的话了。」平嫂应了一声，跟着丈夫走到门口，目送他踏着脚车去远了，才转身进到屋里去。当她看到那二女儿时，却忽然搂着她，莫名其妙地放声大哭了起来。女儿被她这一哭，吓坏了，也随着「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亚平虽然一如往常地驾着罗厘，然而，他的心情沉重得很，而且，另有一种感觉，他形容不出来，好像是离情别绪，又像是失去了什么。

在峇株巴辖附近，亚平被「剪径将军」——巡逻车截住了，问他载的是什么。亚平按下心情，打着马来话，有礼地答道：「先生，我载的是米粉，很轻的。」只听其中一个警察命令似地道：「把车卡和你的「礼申」拿出来。」亚平依言拿给他，他用手电筒照着，仔细地看了一遍，找不出有什

么不妥之处，只得交回给他。他们抓不到痛脚，便悻悻然地道：「回去告诉你们的老板，叫他要按月交费。」亚平唯唯喏喏地答应着，一面准备把车开动。那个拿手电筒的警员忽然喝住了他道：「这是什么，两条「大也」已经一点花纹都没有了。怎能再用？」亚平心里一惊，他本来就担心着这事，没想到底被发现了。本来，早几天，他就告诉了老板，应该把这两条车轮给换了。可是，老板不肯，还想多走几趟，老板只想多赚点钱，从不把工人的安全放在心上。这时，亚平只好陪笑道：「先生，这一趟回去就换了。」「什么话！」对方抓到了这个机会，怎肯放松，道：「这是很危险的，而且，也是违法的，我们要扣留这辆罗厘到警察局去。」亚平是吃惯这行饭的人，这种事情也遇到过不少。这时，他察言辨色，早已知道来者不善，也明白他们为何而来。于是，掉转话头，和他们讨价还价起来。经过一番唇舌，才以十元妥协。临走时，还听到其中一个道：「告诉你的老板，以后如果再付钱给我们这一区，那就别怪我们不留情了。」亚平嘴里答应着，心里却在暗骂。

当晚在阿依淡歇脚，在罗厘上胡乱地睡了一觉。第二天还没有亮，亚平便把亚明叫醒赶路，以便能在八点税关开放时便过去。

经验告诉他，在新山税关是不必耽搁的，只有在兀兰税关要办理还税手续。然而，出人意料之外，在新山税关，他被挡住了。原因是这车米粉没有出口准证。亚平拨电话回马六甲通知公司。接电话的是大少爷，初时，他还不相信，兀自道：「那有这回事？货主不曾对我提起。」亚平气得七孔生烟，道：「没有这回事我们打电话回来做什么？这是几天

前才出的新条例，也许那货主就是要赶着混过这一车。」大少爷这才道：「好啦，好啦，你等一下再打回来，我去问货主。」说完，他把电话按断，另外打了个电话给货主。然而，对方硬说不知有这回事，也拿不出准证来。后来经过大少爷力争，对方才道：「你们替我看着办吧。」

如此一来一往，亚平和税关再三的交涉，结果当局念在尚属初犯，且是这两天前方始实行的新例，便网开一面，罚款放行。

这时已是傍晚时分了。虽然，货交到时，已过了约好的交货时间，可是，亚平并不必负起这个责任，公司也没有负责赔偿的必要，这是货主的责任。

第二天下午，在星洲的办事处，亚平烦躁不安地等着沅伯把货单开好，以便行车。通常，沅伯都是要「图」到这个时候，才肯开货单给他们回程。因此，有许多工友常常弄到晚上八、九点才过得了关。

忽然，沅伯面前的电话又响起来了。亚平却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阵心惊胆战。沅伯拿起电话，听了一会，便把话筒伸过来给他，道：「是你的。」亚平机械似地接过来，他一时收敛不了心绪，也不知道对方是谁，只知道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后来，他才听出是岳母的声音，对方不安地道：「亚华（亚平嫂的名）叫你尽可能早点回来。」说完，便挂断了电话。一个不祥的徵兆侵上亚平的心头，他想：「莫非小强他……」他打了一个冷战，不敢再往下想。

亚平拿了单据文件，三步拼做两步，跳上罗厘，开动引擎，大力踩踏着油门。在吵耳的机器声中，他似乎听到有人高声喊他，叫他小心留意。然而，他不理一切。罗厘像受了

伤的猛兽，飞奔到大街上，很快地消逝在灰濛的暮色中。

在新山税关，他很顺利地经过检查，缴税，很快地就过了关。

夜幕笼罩着整个大地，不辨方向，只有车头灯，照出了一条蜿蜒曲折的大道，经过重重的林园与山河。天上下着细雨，罗厘在路上奔驰，夜风扑面寒冷彻骨。

一路上，亚平好像听到小强——他的十岁长子的痛苦呻吟声，看到孩子正在和死神挣扎。他悲愤填胸；为了生活与赚钱，他连孩子病了也没去看。而妻子，竟是这般无用，连一个孩子也照顾不了，真恨不得一把拉她过来，掴上两巴掌……。

忽然，亚平觉得驾驶盘向一边吃去，扳不过来，车头向一边直冲而去。一刹那间，「轰隆」一声巨响，他顿时失去了知觉……。

意外事件发生在距离马六甲市八、九英里的一个转弯处。亚平的罗厘失去控制后，撞断了右边路旁的木质电线柱，复滑到泥沟里，翻了个四轮朝天。一麻袋，一麻袋的米糠，抛得三三两两的，有的还散裂了，撒得路上草上都是。亚平受了相当严重的伤，昏迷不省人事。亚明却幸运得很，他被抛出车后，刚好跌落在草丛的一袋米糠上，只受了些皮毛小伤。

很不幸的，亚平除了身体多处受伤外，竟断了一条小腿。他躺在中央医院的洁白色床上，白色的绷带包扎着他的伤口，白色的石膏封住了他的断腿。与其说白色是圣洁，倒不如说是死灰，或是象徵着他以后空白的希望。他住的是不必付钱——倒不如说是付不起钱的床位，所以，他看尽了护

士们的脸色，发现她们并没有天使一般的笑脸，反而，很多很多的脸都是又黑又长的。而她们的服务情形，似乎是在训练病人的耐心，甚至是要病人独立、自治——凡事自己去做。不要只想依赖别人——即使是动弹不得。

平嫂来看他，他发觉妻子的脸色很难看，虽然不是那种黑黑长长的，却是苍白哭丧的。「好些了吗？」平嫂问，一面轻轻地摸着他身上的绷带，接着又摸那硬梆梆的石膏脚。她觉得冷冰冰的，这阵寒意，由掌心直传到心房，她一时忍不住，竟哭了起来。亚平心里也难过得很，但他还是安慰妻子道：「有什么好哭的，慢慢就会好起来。」平嫂还是哭着，亚平觉得很不耐烦，即想大声制止她，却又不忍心。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亚保、林伯、王嫂来了。他便对王嫂道：「你劝劝她吧！」王嫂也不知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她竟误会了，对亚平点点头，走到平嫂身旁，道：「平嫂，你也不必太过伤心了，只会哭坏你的身子。既然他要抛下父母而去，就让他……。」「王嫂，别说了！」平嫂凄厉地叫道，并伏在王嫂肩上放声大哭起来。

这一来，惊动了整楼的病人和护士。一个蓝带的领班护士走过来，道：「你不要哭，静静。这里还有许多病人，最好别骚扰到他们。」平嫂渐渐忍住了哭。亚平却忽然想起了什么，问道：「王嫂，你刚才说什么？」「我？你……。」平嫂偷偷地拉了拉王嫂的衣角，王嫂会意，忙改口道：「我没说什么来。」亚平发现她们两人的神情有点不对劲，一个吞吞吐吐，一个强忍悲哀，再回想起王嫂刚才的话，他突然一把抓住妻子的手，道：「小强怎么样了？」平嫂显然不知如何回答这突如其来的一问，楞了一会，强自镇定才道：「

他没什么。」说完，别转脸，两颗豆大的泪珠立刻滚了出来，跌碎在地上，她的心早就如此摔碎了。这情形看在亚平眼里，更加焦急，用力地摇撼着妻子的手：「你说，你说，快说呀！」他粗大的手指，紧抓着妻子细瘦的手臂，好像要把那根骨头捏断似的。平嫂痛得挣扎着，摆不脱他的铁爪，只得忍着痛，哽咽着道：「他……他已……经去了！」说完，放声大哭起来。「噢——」亚平呼出一声，抓着妻子的手无力地垂了下来，整个人目瞪口呆，一动也不会动。亚保在旁边看得清楚，吃了一惊，立刻摇撼着他的肩膀，频叫道：「亚平，亚平，你怎么啦？」亚平这才如梦初醒，疯狂地道：「他在那里？我要去看他！你们带我去看他！」一面挣扎着要下床。亚保、林伯两个人死命地按着他，不让他轻举妄动，免得再弄伤了断腿。一群护士走过来，叱喝道：「别乱乱叫喊，这是医院，不是你的家！」「如果再弄伤这条腿，恐怕就要锯掉了！」这一句话，果然把亚平给慑住了，他紧瞪着那白色的硬石膏腿，悲叹了一声，双手抱着头，痛苦万分。很久很久，他才拿开双手，望着天花板，无助地道：「天啊，我为什么要遭遇到这种横祸？」突然，他又转过脸来，问妻子道：「他是怎样死的？是动手术死的？」「不，是太迟了！」平嫂哽咽着道。「为什么？」亚平大声问。「我交不出钱来，医生也没有替小强动手术，直到昨晚，他就在昏迷的状态下，静静地去了。」平嫂悲痛地道。「我怎样吩咐你的？」亚平气动肝火地骂道：「你这个没有用的人！孩子就如此让你白白送掉了命！」说着，挥掌就往妻子脸上掴去，她往旁一躲，却打散了一脸的头发。亚平再想打第二次，却被林伯捉住了手，道：「有话慢慢说，何必如此难为

阿嫂。」平嫂凄凄切切地辩白道：「那天早上，我照你的吩咐去找老板，可是，他说太早了，没有钱，也不能给我，叫我下午才去。下午我去时，他却说要等你回来才给我，虽然我苦苦地哀求他，可是，他总不肯给。我只得到处去找人借，也只不过借了几十元，又有什么用呢？」她停下来，清一清鼻涕与喉咙，又接下去说：「那晚，你没有回来，第二天，我又去哀求你老板，可是，他还是不肯给。我只有希望你快点回来。怎知道，那晚，你竟发生了意外。第二天一早，小强便……便……」平嫂的声音哽住了，她双手蒙住脸，断断续续地抽泣着。

「哼！」亚平悲愤填胸，目眦欲裂，铜铃似的双眼，爆着愤怒的火，切齿道：「这狼心狗肺的恶魔，见死不救，一点人性都没有！总有一天，不得好死，我非找他算这笔账不可！」「这又有什么用呢？人都已经死了。」平嫂无望地道。

一片沉默侵袭着他们。「孩子，你死得好惨呵！」亚平梦呓般道：「是爸爸无能，不能好好地照顾你。爸爸该死，爸爸不能赚钱来给你治病，你才会给死神带去的。」说着，一个性格强硬的汉子，竟然哭了起来。林伯等几人，面面相觑，一时都呆了。

林伯从袋里拿出一小叠钞票来，对亚平道：「工友们知道这回事，都很难过。他们都很关心你，只是一时抽不出时间来，托我带了这一点钱给你，希望能帮你解决一时的急用。」说完，把钱递给他。那知亚平竟大动肝火，大声道：「我不需要他们的关怀、同情，孩子已经死了，我的腿也断了，我还要钱来做什么？我根本不想做人了！」他这疯狂般

的行为，顿使这几个人不知所措，没有人出声，也没有人想到应该说什么话。等他沉静下来时，林伯才慢慢地劝他道：「亚平，你应该看开点。虽然，小强的死，是一件非常痛心的事。但是，你还有许多孩子可以去爱。为什么不把对小强的这一份爱，施给其他的孩子？他们也非常需要你的爱护与照顾。」亚平静静地不出一声，林伯又道：「你还年青，还有许多事需要你去做。难道你只为了一个死去的孩子，便什么也不要了？完全忘了那些活生生的妻子儿女？她们更需要你，更不能失去你。死了孩子的父亲，不单单只是你，也有许多人尝过这种痛苦，我也是其中一个。」林伯说着，不觉也有点鼻酸起来。

亚平被林伯一番话说得哑口无言，也深觉有理。但是，他依旧疑惑与痛苦：「可是，我这条腿……还能工作么？」「它慢慢就会好回来。」林伯道：「至于工作，你不必耽心，老板是没有理由把你辞掉的。」一提起老板，亚平便恨之入骨，道：「即使没饭吃，我也不再回去替这种不仁不义，丧尽天良的人做工。」「这种老板，不替他打工也罢了！」亚平忍不住插嘴道：「他也并不把工人放在眼里，常常说，有钱怕请不到工人！」「其实，他不曾想到，」林伯洞察事理道：「没有工人，他又怎会成为老板？」停一下，他继续道：「你暂时且别和公司发生什么纠葛，不然，吃亏的是你自己。等你伤好了，要做不做，才另行打算。我们有一双手，只要心不死，不怕没有工作做。」亚平点头同意。

「那么，我们先走了，你好好地养伤。这些钱，你拿去吧，是大家一片热心捐给你的。如今，你有许多地方要用到钱。」说着，把钱塞到亚平手上。亚平把钱接了，他似乎感

到，有一股充满温情与爱的热流，从林伯手上的钱，传送到他心里，他感激得说不出话来。「谢……谢……你……们，你们对……对我太……太好了。」他口吃地道。「我们都是工友，都是穷人，更应该互相帮助。」林伯毫不在意地道。说完，和亚保走了。亚平目送他们离去，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与安慰。同事了这么久，他还不知道大家对他这么好，虽然他素来对人对事，都倔强，孤傲。

亚平看看手上的钱。慢慢地，他摊开双手，耳边又响起林伯刚才的话：「我们有一双手，只要心不死，不怕没有希望。」他握着拳，把手指一放一收，觉得自己的双手还是那么强而有力。

老王咖啡檔

泽 钦

「多有劲呢，老王，你真是宝刀未老。」肩负着重物的搬运工人大隻强经过正在劈柴的老王身旁，看他那狠猛的落斧，不禁地赞着。

「老了，称英雄的要你们这些年青辈了。」五十多岁的老王把斧头一歇，手掌抹去脸上的汗珠，嘘了一口气，身子倚着咖啡档偏东那根木柱，胸膛像打气箱似的起伏着。

那是小小的一间咖啡档：几根陈旧木柱支撑着长满锈的「沙厘」屋顶。用木箱板凑成的墙壁，靠里边是个温咖啡和烘面包用的三合土烘炉。左边一箱箱的汽水和空瓶叠得像个小山；前柜台上排列有一瓶瓶糖果和装着香烟的玻璃箱——它的一面玻璃裂了，用胶布贴着；右边则是两列可坐二十几人的长形桌面和凳子。

档子的四周围着一道两尺高，用小竹编成的围篱，显得有些雅气，再往前走十来步便是一座座像大面包似的厂棚，从那厂棚的「沙厘」屋顶望去，可见到雄壮的「乌必」顶上漆着红漆的几个大字：「王家昌制造厂」。

这一切太熟悉了，如果蒙住老王的眼睛，再给他一支木枝，他也能在泥沙上划下这小小咖啡档的构图。十多年了，多漫长的岁月！何况这一切是老王用尽心机，一钉一锤，错了再改，坏了再修的成果。去年，厂里因为有碍工作而伐倒了两丛竹；当时老王心灵一动，把竹竿拖回来，就编成那道竹篱。还有竹篱旁那隻「沙发」椅，可不是「乌必」里的东西？因为断了两条脚，被抛在垃圾堆中，而老王把它拣回来，给钉上一块板，坐着可真舒服又称心呢……。

如有人形容流动小贩像鲫群，那儿可搵得三餐就涌向哪儿；哪像老王这样的小贩应该是泥鳅了吧。他有着自己小小的天地，他熟悉这属于自己的小天地，知道怎样适应这小天地，也热爱着这小天地；如果有一天遭到逆境，他也会像乾涸的水池里的泥鳅那样，把自己埋在烂泥里。他是把自己，甚至一家大小都投注入那小小的生意，好像树根伸入泥土中。在人们的意识中，还可能自然地以为老王这档咖啡档是「王家昌」厂的一部份。

不过，若谈起老王和「王家昌」厂的瓜葛，可不止这十几年的事，倒要从老王年青的时候说起：

老王出生於中国广东省，就像其他农村里生长的孩子一样，小小年纪就成为田里生产力的一员；也像农村里其他的男孩子一样，还是十八岁的大孩子时就成了亲。本来，生活可像一线地循着几代祖先走过的旧路那样地生活下去，但老王着实有他洞透的知慧，他看清楚这个年代若老老实实在地做个佃农，那将给地主剥削乾的：年青时养不饱妻儿；老来将养不活自己。所以他私下常常盘算着自己的前途。

刚好当时同村有个乡绅在「石叻」开了厂，要招募工

人，於是老王就报了名，离开垂泪的王嫂，坐上红头船到新加坡来了。

当时，他心里有个精明的打算：每月那十来块的月薪，说什么也要给省下十块钱的。那么，快的话十年左右，慢则十四、五年，他就有一笔钱回去买几亩田，自耕自种，多馀的就出租给人，那可算出了头！

果然经过几年的苦干，老王的理想已有一半成为事实！而老王的心情也更开朗起来了。有时，想到那几百块辛辛苦苦储蓄的钱，心中就像吃「朱古力」那样，连做梦也甜甜的，好像那幸福的日子就快来临。不幸，世上的事并不是耕耘就一定有收获的，他努力是他的事，无情的战神却不会怜悯任何一个人的。太平洋战事发生了，新加坡跟着沦陷。虽然三年半后这小岛又光复了，可是老王从吃穿中苦省下来的钞票经过一换再换已变成一堆废纸！

为了这事，他的确咬碎了牙，可是他并不死心，他有着乡下人的纯质，不像城市的人那样口花花，事却作不出什么来。他只知干！干！像个接上接力棒的田径选手那样地奔向心目中的目标。

可是，中国不久又换了政府。消息像南中国海上的波浪似的一个个传来：斗地主恶霸啦、田地共有化啦、建立公社啦……这些消息传入老王的耳中，就像冷水地冲醒他的美梦。他知道故乡已不能容纳他那种小资本主义的理想；同时，他又发觉新加坡更适合自己。於是，他用手上那点钱办好手续把妻子接了过来。

本来厂里的宿舍是不能收容家眷的。可是经过老王再三地恳求，同时也因为老王工作的确勤快，就是空馀也肯帮这

帮那的，何况厂里空旷的地方多的是，所以主管人也就答应老王在厂的后边筑一间小木屋。

人们说：急水往下流；活鱼往上游。老王着实就是这么一个人。暂时的安适并不叫他停顿下来，反之，他精明的眼光很快就发现到厂里的工友常常为着泡咖啡和买香烟而需要跑到外头去。于是他告诉自己：何不在厂里开个咖啡档？

接着，他开始为着这目标而活动。他向那些主管人探试、陈词、送礼……最后他送的礼物果然生效了；他那小咖啡档开锣了。后来，老王一次在工作时扭伤了腰部，请了一段时期的假。伤愈了后，他索性连工作也辞了，专心地扩大他的生意。随着岁月的过去，厂里的工友日增，他的咖啡档也逐渐发展到目前这个场面。现在，他不但贩卖香烟、咖啡；也卖汽水、糖果等。中午，是「咖哩」饭和几样便菜，下午还有红豆水、蕃薯汤呢……。

「麻脸的娘抱臭头的儿——好坏总是自己生。」老王心里自我幽默一句。他怀着无限情感地望着这补补凑凑的咖啡档头；对这当然说不上满意，但这总算是自己大半生血汗所集成的唯一成业，就是不尽合自己理想的地方也都可以原谅的。

「亚龙这懒惰虫又死到那里去？端咖啡去「乌必」，一去就这么久！这孩子……」

这粗嘎的声音吵醒老王的幽思，转过头去，看到站在火炉旁的妻子满是汗珠的脸。当老王的眼光再落到那熊熊的火炉，不禁咆哮着：

「你这老娘的，跟你说过多少次；不是放吃的时候火头别生得太大，你总是……虽然说这些柴是拣来的，但也不能

太浪费呀！」

二

从「乌必」里逃了出来。小龙嘴里呼呼地喘着气，小脸儿红赤赤的，显然经过一番的挣扎，但他仍然倔强，不服气地向「乌必」里扮鬼脸：

「花心萝卜、大肥猪。」他放下手中的杯和碟，鼓起小小的肚子，屁股一扭一摆地扮「肥佬」：「大肥猪，大蛇王！吃饱不做事，只管作弄小孩子。不害羞，大肥猪……」

小龙在「乌必」门前打转，骂着出气。不妨罗拔王从「乌必」里冲出来；当他发现，想拣起地上的杯碟逃走，但太迟了，颈项已被巨灵掌揪住，右臂被反拐到背后去。

「你这小跛子，这次决不放你了，除非你说：老子，饶命……」

「我不叫！」小龙坚决地说；但被捉住的手又被扳了一下，痛得他叫出声来：「哎呀……」

「嘻嘻……」几个男女职员由「乌必」里探出头来。在枯燥无味的办公时间内，遇上这个有趣的小插曲，使他们又愉快又兴奋。他们不会同情别人的痛苦，只知贪婪地寻求那践踏在别人痛苦上的「快乐」。

「饶命……」小龙脸上的肌肉抽搐着，大颗的汗滴下来。

「去你的吧，下次準要你跪在地上叩头。」罗拔王把手一放，得意洋洋地说。受到了同事们奖励似的笑声，他有点英雄似的飘飘然感觉。

小龙默默地拣起地上的杯碟。这次跑得远远的，在那里

痛快地骂：

「你们这些黑心肝的家伙，只知道欺负人……下次叫咖啡时準在你们的咖啡里放盐……」

他恣情地骂着，直到那班家伙扫兴地走回「乌必」里，才住了咀。

像这样的戏弄常常无限次地发生；小龙不懂得这班人为何常要嘲谑他、打骂他。也许他是个小跛子吧；不，也许这班衣着时髦的先生小姐们，他们那无聊的生活圈中本需要个寻开心的调调儿。小龙简单的脑筋可不会分解这么多，他只觉得这班家伙可恶；就像乌鸦本就长得满身黑一样。像这样的事的发生使他小小心灵中装满了自卑感，也装满了憎恨。

小龙沉重地拖着那双沾满铁锈和污垢的鞋，又走到这个以木柴、砖块和铁丝网砌成的胡姬花架。这花架处於「乌必」的左端，遥遥地对着老王的咖啡档。如果画个九十度角，那这花架就是「乌必」和咖啡档的重心点。

这花架上的花是经理王友调所栽种的。栽有雍容华贵的美龄兰，清丽脱俗的白蝶兰，色彩缤纷的石斛兰，一盆盆争妍斗丽地高高列挂着。

对那有双老鼠般活溜溜的眼睛，尖颌陵颧而显得阴沉沉的脸孔，及说话咬字时故意加重或拉长者，装出另一种腔调的王友调，小龙有着像年幼时看到长着两条长长触须，蠕蠕摆动的蟑螂那种恐惧且厌恶的心理。但这花架却叫他无限爱慕。每经过这花架，他总要站好一会儿，这些花儿常引起他沉湎的幻想：

「这朵棕黄相间的花好像那隻花猫的毛，可怜的猫去年就死了……。」

「呀！这株的花多像鸡爪，简直是许多鸡爪挂在花枝上……。」

「还有这……。」

有一回这种爱慕变成了行动；他找来几个生了锈的牛奶罐，盛上泥土，又偷偷地从垃圾桶里，拣起王友调修剪掉的枯萎花枝，小心栽种。然后把那栽上小龙心目中的花种的罐子，一个个挂在爸爸那排竹篱上。那时，小龙又多了个甜蜜的幻想：他想到那花开的时候……。

可是，花到底是没开的，连乾萎的花枝上一点绿意也没有。最后，爸爸发现了，不分皂白地把它们丢进垃圾桶里。还责备了小龙几句。在爸爸心目中，这是多么无聊的玩意！那时，小龙的梦碎了，他更孤寂了。

说到爸爸，小龙又是畏惧又是钦佩。他作起工来，比谁都勤快。一天到晚地忙着，就是小龙也难以想像他一天作了多少工作。可是，他又是那么严厉的。那种严厉在小龙敏锐的感受中有时是残酷的。对他来说，像别个小孩那样：依偎在父亲的怀中撒娇，是不可想像的。记得当小龙还在就学时，他是多么严厉管督他读书，还对他说了许多读书的好处：像将来可当学士啦、当经理啦……可是，当小龙读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回送咖啡到「乌必」，经过一个铁架旁时，不知怎样，那铁架忽然崩倒，压断了他的一条脚。那回，小龙在病床上躺了好几个月。由那时起，小龙辍学了。为了那件事，爸爸曾经很感慨地说：

「孩子，看来你也是命苦的。当上流人，你是没望了。将来你又要步上爸爸这种没出息生涯的后尘！妈的，干这行整天没有一刻的手是乾的。抬头要看天时，底头还要看人脸

色。」

什么是命苦？什么是没出息？可是对小龙来说，这种生活并不会太难过：蹦蹦跳跳的送咖啡，听工友们唱歌和讲故事，对于他那好动的天性也许是适合的；虽然有时要受罗拔王、王友调那班讨厌的家伙的气。但小龙也像许多其他的孩子那样，喜欢把自己沉湎于幻想中。当他那小小心灵受到外界不愉快的刺激，他就把自己带进那温馨、美好的幻想世界里。

他离开那花架，一路上就这么乱通通地想着心事走路。一直到半路给爸爸截住了。

他吃惊地望着爸爸那涨赤了的脸孔；一个响亮的巴掌落在他的面颊上：

「你这条死蛇……」

三

将近放工的时候了，老王一天的生意可说是结束了；虽然大人们还忙着准备明天的工作，而小龙溜了出去。

小龙站在那堆集着生锈的废铁和破旧损坏的工具的旷地上，迟疑了一会。他体会到一种孤寂的感觉，觉得自己仿佛是孤零零的；自然，他会想起爸爸妈妈，可是他们整天被事务缠住，除非是夜晚，而晚上他们也倦了，要睡觉了；这么忙，连本来温和的性情，也被忙碌的生活煎熬得燥急了，当然难以想像他们会停下来，呵护或了解一下儿子那丰富又空泛的心情。

站在这废墟上，他又体会到一种不知上那儿好的彷徨。这种彷徨在他好像是成了习惯性的：到花架那儿去吧？他又

想起刚才在那儿被爸爸打了几个巴掌，心中总是有些不愉快的；跑到街上去一趟吧？他又对身上那件污渍斑斑的衣服及脚下那双沾满了铁锈和泥秽的鞋感到难为情。最后他对自己说：

「还是去看长贵、亚刚他们吧。」

长贵和亚刚都是厂里金属部的工友。他俩有不同的风度：亚刚很爱讲话，声音是宏亮的，也很俏皮；长贵却刚好相反，他较少言笑，说话也轻轻的，但对所说的话的意思，却一点也不含糊。他俩都有着一般工人的明朗性格。和他们比较，小龙就懊憾自己有太多的忧悒。

「也许，因为他们都长大了。将来我也会……」

小龙常常向自己这么慰藉。可是他想起爸爸，这想法又动摇了，爸爸可不是也有很多忧虑——不过他对他们的羡慕和钦佩是肯定的。他很期望将来自己也能成为他们的一员。这种遐想常给他带来心灵上充实的快慰……

两座庇连的棚场，像张着大口的怪物伏在那儿。里面是打通了，依稀可辨别出里面排列着许多机器，像钻孔机、截铁机、气压机……这就是厂里的金属部。斜斜的阳光还留在铝质的蓬顶上，闪闪发光。大概将近放工了，里面的机器都关上了电。工友正忙着收拾工具。远远的，小龙就望见长贵和亚刚站在门口交谈。

从厂后的旷野上吹来一阵风，带着浓郁的野花香，叫人精神一振。但这气息并没引起小龙舒畅的情绪，他依然惆怅又迷茫。悄悄爬上停在棚场旁的罗厘车，把脸贴着车窗，羡慕地望站在附近的长贵和亚刚蠕动的嘴唇及愉快的表情……

「怎么放工的气笛还没响呢？哈，肚子都闹革命了。」

话里还渗着爽朗的笑，这是亚刚说话的习惯。

「怎么中午不吃个饱？」长贵望着他这么问。

「哈，老王的那几道菜，吃都吃腻了，那些菜色我背都背得出来的。你听：油炸甘蒙鱼、包菜汤、豆芽炒猪血、咸菜叶煮豆干……算来算去，不会超过七八样。还有那些碗碟，不是缺了口就是有了裂纹；筷子也找不出一双摆得齐的。」亚刚忽然收敛了脸上的笑容，同时作了个不赞同的动作：「总之，我觉得老王太市侩气，生意手腕又不高明。」

「难道你期望老王开间酒楼菜馆？」长贵幽默了一句，但他没笑，很认真的分析着：「贵的东西我们又买不起，当然他只好卖这些了。其实，老王的生意也说上是劳碌薄利、惨淡经营。一般上他卖的东西并不贵。虽然说这不是他真的有惠及大家的意识，但实际上若不是因他的刻苦，我们现今还能喝到一杯一角钱的咖啡？总之……」

「总之在这物价高涨的年代里，不随意加价的生意人是特别可爱的。所以我们也不该苛求。是不是？」亚刚是个很「爽」的家伙，他敢说也敢承认错误，说着他又爽朗地笑起来。

「他们真愉快。」小龙这么想着。虽然他不会完全了解他们所说的话，他体会到他们之间流露的坦白和友爱。

这时，放工的气笛响了。工友们都放下工具换衣服去了，接着三三两两地离开。一会儿，偌大的厂变成静悄悄的。任由麻雀儿在这洒满黄金色阳光的旷场中跨着寸足……

在这宁静中，接近黄昏的天色更显出它的美丽：一望无际的天空仿佛一个圆顶穹窿，血红、淡黄、碧绿、深蓝、暗紫的彩云在错综变化着，随风滚起波浪。斜阳透出云海，高

耸的屋顶都给镶上了红边。

小龙迷茫地望着罗厘的前镜反映着阳光的七彩光色。仿佛一个神奇美丽的世界在云霞和斜阳的背后在招呼他。这炫目的光和景色，把他带进幻境里，他又开始在幻想中编出新的图画来……

他仿佛突然长大了，长得完全像个大人，自然也已经学会驾车了。同时，他正在驾着车呢！这一趟，他是要到一处美丽的地方旅行呢。车上坐着爸爸、妈妈，还有全部的工友。

工友们愉快地唱起歌来了。而爸爸、妈妈也不像昔日那样凶狠狠的，他们的眼光像一双温暖的手在抚摩他。大家都说：「小龙，快开车吧。」於是，引擎声响了。

这当儿，罗拔王像个大皮球似的急急忙忙地跑过来，他挥着双手，眼中露出渴求的神色，嚷着：「小龙，也让我去吧！」可是，大家都给他个白眼：「可恶的东西！讨厌，谁要你去呢？」於是，车轰一声地开走了，爬过高山，也驰过平原，像在飞，飞……

小龙就这么甜蜜地乱想着。也不知过了多久。他从幻想中清醒过来，他惊奇地看着自己的双手紧把着罗厘车的驾驶盘。外头暮色已降临了。模模糊糊地还可辨别出一些景物的轮廓。他茫然地跳下车来，心里像失去些什么似的。在这黑暗中，他忽然惦念着家，他抬起头来向那方向望去。遥遥的还可见微微的光由家的窗口中透出来。於是，他连跑带跳地奔向家里去。

打开房门，灯光下，妈妈正忙着用绳子串着牛奶罐的盖，桌上堆满着牛奶罐和绳子。他忽然产生莫名的情感，像

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扑进妈妈的怀里。

「滚开点！」妈妈一把推开他，指着桌上的东西责备着：「你跑到那儿去？这么多工作也不来帮手，难道不怕吃你老子的巴掌?!」

四

「呜……」

工厂里的汽笛急激的吼着，又是吃午餐的时间了。

这浮动在空间中的震耳的声音响过后，整个工厂里的机器都停了电，工友们鱼贯地走进洗手间；接着，他们像把颈插入水中的鸭子，抖着满面孔的水珠和汗珠走出来。

他们暂时忘记了那喷着火星及强光的电焊；操作在截铁机旁的指头，及像发着脾气的怪物似的打磨机的声响……被紧张的劳动变成了没感情的机器的他们，又恢复了本来的天性。

跑在行列前头的是几个最活跃的年青小夥子，他们蹦蹦跳跳地推挤着，有时用身体把同伴碰一下；嘻笑着、吹口哨。像山羊似的跑进老王的咖啡档来，叫点食物和饮品，然后在那两张长长的凳子上坐下来进餐。

一切都像平日那样：老王忙了一大阵，当每个工友都捧着一碗食物，坐定下来之后；他吁了一口气，用面巾抹去脸上的汗珠，半个身体倚着橱柜，一声不响地望着那群一边进食一边吱吱喳喳地交谈着的工友。

对这二三十张熟悉面孔；老王就像上了年纪的老园丁对着一列列果树那样的感情；当然那是一种生意人的感情；他知道那个工友买东西最爽快，那个总是摸摸裤袋皱着眉头

的。他不会也不想去了解这些人的心情，因为他早就离开了工友的行列……

「老二刚才怎么了？连『火头』也掉了手？」

坐在离老王不远凳子上的烧焊工友关心地问坐在他身旁的弟弟——一个十七八岁，刚刚进入工厂不久的小夥子，有点害羞的。

老王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回他期期艾艾地涨红着脸孔在柜枱旁站了老半天。问清楚，才知道他忘记带钱要赊一次。其实在工厂那段还没发薪的日子，大家挂些账是很普遍的事。

「电焊头烧得那么熨。你看！」他放下筷子，展开右手的食指和姆指。

往那儿望去，果然指头都起了水泡。大家不约而同地脱口问：「哎呀，你怎么不歇一会？」

「罗拔王一直站在身旁，想歇一会儿都不敢……」小张似乎想不到大家会注意着他，对着这二三十道关心的眼光，他害羞地涨红着脸。

「电焊头熨手时，歇一下有什么错；管工怕他什么，当他是死的好了。」

说话的是大隻强——一个三十多岁的搬运工人。有一次为了赶货而冒雨搬运，因地滑而摔了一交，管工反而指责他工作不小心弄坏货物，而发生一场纠纷，所以他比谁都恨死那些管工。

「是呀，怕那个『萝卜王』？别看他吃得肚肥脑胀，他只会在我们工人面前假威风，在「乌必」里不过是『老油条』的出气筒呢。有一次，哈……」喷漆工人阿海用手按着肚子，笑得上气接不着下气地说：「工作时，他像冤鬼地缠在

身旁咕噜个不停，听得我发火。故意把手中的喷管一歪，给他来个满脸开花的。过后，他遇见我在工作总是避得远远的……」

他用染满油渍的袖口抹下咀旁的油腻，明亮的眼睛发出兴奋的光采；听得大夥都乐得鼓起掌来。

「现在的工人简直要造反了，真不像话！从前我们那辈的……」老王不高兴地望着吱吱喳喳的那一群人。

想到从前，老王总是被那又自豪又委屈的矛盾情感所困惑：哼，当年讲起「王家昌」厂的工人，相知的那个不是跷起大姆指赞道：「顶蛮干、顶耐劳。」就是身为故里乡绅的厂主也讨好地说：「当然啦，我们王家祠堂的弟兄怎会丢人呢。」当年，老王他们几个族兄弟，卖劲地把「王家昌」的招牌撑起来。可是岁月到底是不饶人的，转眼就是二十几年，眼看着「王家昌」厂的业务扶摇直上，由从前专制蜜饯糖果的小厂，发展至现今的规模。可是当年被赞为能干耐劳的人死的死、退休的退休、失散的失散！没一个能逃过贫穷老病的死胡同……每每有所感触，他总是感慨地叹息：「干了半辈子，可是到底是谁吃到甜头？」可是叹息声过后，他那浓郁的宗族思想又自慰地想：「总算是为咱们王姓的打出个天下来。」而对年轻一辈的工人那种新思想和行为，老王有他另一套不以为然和看不惯的看法。

「那些年轻人……」

「是呀！『萝卜王』不过是『老油条』的走卒，如果我们怕他，那我们以后还有好日子过吗？」

一个响亮的声音盖过其他声音，说话的是亚刚，他那坚定的语气马上吸引大家的注意。

「像个上了火药的炮筒。」老王心上骂着，一向来他对这个激动的青年是很不满的。

「怕不怕这字义我认为不甚恰当，依我的见解——诸位工友，也许我说得不好，我的意见是：劳资双方应该有个合理的协议，譬如……」新进厂的小张也有他的见解。他闪烁着细小的眼睛像在征求大夥们的赞同。

「合理？我们资方的合理是压在他们丰厚的利润下的！他们对我们的索求是无止境的，他们要你驯服得像餐桌上的烧鸡那样的……」亚刚作了个狰狞的表情，指着蹲在层叠的汽水箱旁小凳子的老枪：「最后，我们的肥腻都被吃掉了，只剩一副骨头。你们看老枪……」

老枪是个四十多岁的老鳏夫，有着一群幼小的子女，由於贫穷及劳瘁，使他完全失去生活的乐趣，整个人就像一根压乾了汁的蔗渣，他的仪表给人一种绝望悲哀的印象——歪斜起绉纹的鼻子、凌乱的上髻下是几根残存的黄牙；倒吊的眉毛低盖着失神的眼，那红筋满布的眼偶尔抬起来望人时，总是带着哀求的神色，左颊有一道操作时被割伤的疤痕。他那孱弱的身子加上凹陷的胸膛和斜溜的肩膀，看去好像一个晒衣架穿了一件破旧的粗布衣。他身旁永远带着个发霉的包袱。看到点可变卖的铜片啦、铝片啦，他就像宝贝似的放到袋子里。

有时候，挑皮的年青工友会打趣地问：

「喂，老枪，袋子里装着什么宝贝呀？」

回答的是那老工人苦涩、难堪的眼光。

老枪也是老王最讨厌的穷顾客之一。平时什么也不买，顶多在午餐叫杯咖啡鸟，然后从袋子里拿出一包用塑纸裹

着，里面渗几片菜叶或豆芽的冷饭。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总是喜欢坐在冷静的角落，缩成一团，动也不动地听着年青人的高谈阔论。

这时，空气好像停止了流动，这热闹的局面忽然死寂得连一点声响也没有；大家眼睛凌着那老工人，心里不约而同地想着：「这就是我将来的模样！」

「他妈的。我们的悲剧到什么时候才停止！」

大隻强第一个吼怒地唤出口，接着大家也像一连串的炮竹似的爆发起来：

「家族工业家就是这么不争气，不在设备和市场上和外资竞争，却在我们身上打主意。」

「我干了四年多，还算是散工！都是这班家伙耍的把戏。」其中一个抢着说。

「我们给厂赚大量的金钱，还要受那些管工的气。」另一个也说。

「我们的不满是合理的，我们应该要求更好的待遇，但我们必须团结一致。」长贵也挺直胸膛，捏着拳头向着大家：「相信我们是能够团结一致的，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痛苦和憎恶。我们要申诉我们的不满，要争取更公平地分享劳动果实；也要厂方的领导层明白他们的责任是正确的领导，而不是滥用权力玩弄他们的权术；也不是像他们心目中那样自以为是特别阶级而蔑视劳动力的工友。」

「一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老王的意识在警惕着自己，他吃惊的眼光注视着那群激动的人们。那些小夥子有着一一种素质，那种素质在老王的记忆上似乎有些熟悉……有一次，老王恍然大悟地记起来了。他记起另一些年青人，那

是他年轻时代所认识的年青人。那时是「援中抗日」的口号喊得最响的时候，街上常有什么演讲会，而那些青年是其中最活跃的一群。一回，老王被他们的演讲感动了。曾立意参加他们的「民抗军」。但对自己的安危有许多顾虑的他，总是一再迟豫。最后，日军侵占了新加坡，老王看到那些青年被砍头的砍头；枪毙的枪毙，那时，老王摸着颈项对自己感到万幸，也使他更加信赖他那种只顾自己的哲学。

「……小夥子的苦头吃得少，想法总是天真的！像我们……算了，人总是喜欢睡在柔软的床上，过了些日子，也许他们也会厌倦了。」

老王内心嘀咕着，他眯细眼睛看那群激动的人们，那些人在他的心目中是幼稚的。

而工友们还是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刁钻精灵的亚刚还以筷子敲着碗「咣咣」响地唱起歌来：

青菜汤；薯仔粥，
哟咱们吃腻了口。
活儿童，汗直流；
流汗的人要营养，
蒸鱼香，炒肉脆；
老王档上没得卖，
有卖咱也没钱买！

那歌声像在重压下发出来的叹息，带些凄凉的韵味，但却是亲切的。它激起大家心上的愤懑；惊醒那沉默的愁闷。之后，许多人跟着唱起来，像波浪似的汹涌起来，更响亮有

力：

老板肥，工人瘦，
管工扮着红黑脸；
媚笑脸，阎王相，
背后一刀要提防！
劳动者，工友们，
贫苦人们本一家，
团结一致是力量！

.....

「呜.....」

厂里的汽笛抖颤着声地惊叫着。

工友们连贯地走了。

老王望着那狼藉的桌面，生气地对怔着出神的儿子咆哮：

「怎么，你死了？还不快点收拾。」

小龙一跷一跷地走过去。老王瞪着儿子的背影，心中不知怎么地觉得有点不妥，走到老婆身旁，低声说：

「那群人迟早是会闹出事的。留神些亚龙，别让他常和他们扯在一起！」

五

老王回来了，他咀角拌着微笑，心上总觉得一种舒适的快慰。

他走的是那条通往工厂后门的小泥路。这小泥路因为地

势渐低的原故，多处积着水，变成一个个的泥沼。

当然工厂有铺着沥青油跑道的大门，但这道门在平时都是上了锁的。工友们为了方便，上工或放工时常走这小路。可是这条小路每逢下过一阵雨以后就变得很难走。走这小泥路的工友，一边踏着烂泥一边就埋怨厂方不修路，就是老王有时也不免皱皱眉头。

但今天就不同了。虽然他这隻脚踏下去渍水就溅上另一脚的裤管，另一隻脚踏下去又溅着这一隻；可是他不理会这个，愉快的心情使他仿佛嗅到那种泥土发出来的氛芳。

「天气就像人生似的，时好时坏……看，今天下雨，也许明天又晴了，路又好走了。」

老王住了脚，环视这熟悉了景象——这是一片荒芜的沼泽，及膝的茅草很茂盛地生长着；人站在其中就像站在起伏不停的碧波中，而这片绿色的尽头是条长年淌着黄泥浆的河。

老王把左手提着的一包「叉烧肉」交到右手，他愉快地呼了一口气，这往日看惯的景象，今天仿佛是特别美丽的。

去年今日，老王把多年来储蓄的一千块钱在银行开了个定期户口。今天，老王到银行里拿利息，他一家三口高兴得像下第一个蛋的母鸡似的。王嫂说要买些中国「菊花牌」的布料；小龙也羞怯怯地说要买件「牛仔」裤。老王也记起许多年没尝到「茅台酒」的滋味了。算算下，五十多块钱的利息，除了买几码布料和件「牛仔」裤，再加上一瓶「茅台酒」，足足还有点钱买几样菜，那这将是愉快的晚餐了。

但从银行出来，就碰到罗拔王等几个工厂里的职员，他们交头接耳地不知谈些什么。一问之下才知道明天是经理王

友调的生日，大家商量着合股买礼物。於是没接到请柬的老王也慷慨地参加一股。缴了五十大元，老王已没钱买布料等东西了，他在大牌档买了两块钱的「叉烧肉」……

当然，对那缴出去的五十块钱，老王不能说心上完全没有一点感受；妻儿的殷望他也不想叫他们失意。但王友调究竟是厂方有左右大权的「贵人」，老王的那点活活儿就像巨人脚蹠下的蛋似的，自然在人情要多多地卖他的账。

「真凑巧，那五十块钱就像准备着当礼仪的。那些人物好像连生日也拣对了时辰。」

老王心里自我幽默一下。心情也豁朗起来，他觉得那五十块钱的付出正是时候，若是在平时——当然老王还是一定会付出那五十块的，但心中总会想着那是五百杯「咖啡乌」的代价呀。可是现在付出，心中倒好受点，因为那只是利息钱……

老王又跨了几步，但他的思潮还是不停止的。仿佛现在已到了明天那个时候……那寿星公展开手中的名单，一个个名字细心地读下去。忽然他的眼睛瞪着其中一个名字，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脑袋，感慨地说：「哎呀！我怎么忘了这么一个人呢。他往日可是多么关心我的。哈，这个人真有意思呢……」

接着，老王自己又像站在王友调的跟前了，大概是王友调派人请来的。

王友调热烈地握住他的手，亲切地说：「世兄，请您千万别见怪，您看我是多么地糊涂呀……」「不要紧的，我们都是自己人。」老王一本正经地讲。王友调也激动地摇着他的把臂，说：「是呀，咱们还是宗亲呢。」

老王那愉快的脚步更急了，他走进那道铁丝网的后门，触目的是熟悉了的一切。他用眷爱的眼光望望那些机器、那些铁架、那些木材。他那幸福的心情似乎要找个人来分享；果然他在两堆木材的中间看到他那跛了脚的儿子——小龙。

小龙正在兜着一隻小猫玩，转过身来刚好和站在背后的父亲打个照面，吓得松了手，猫儿摔到地上，「妙」一声地窜走了。他苍白着脸孔，失神的眼睛畏怯地愕望着这向来严厉的父亲，仿佛犯了什么重大的过错似的。

父亲一向不喜欢他这种「无谓的玩耍」。平时，他準会喝骂：「这么大还是不长进……」若是忙碌的时间发现这情形，一巴掌就清脆地落在小龙的面颊上……但今天父亲的反应真出乎意外，他一声不发地把系着「叉烧肉」包裹的绳子串进儿子那抖颤的指弯。小龙脸上的表情疑惑地变了又变，最后看定父亲那不带愠色的脸色，欢呼一声，跳跃地往屋里跑去：

「爸爸回来了。」

老王望着儿子那一拐一拐的背影，那羸弱的身形仿佛引起他无限的感触，他沉默地站了几分钟……

晚餐的气氛显然并不是愉快的。

虽然老王已经把原因解释了两遍，但王嫂一直是一声不响；那紧张的眼睛似乎冒着火星，肃穆而不自然的神态已经说出心中的不满！这种反应，像一块石头似的加到老王的心上，下午那份喜悦的情绪也被一扫而空了。

显然，小龙也有些失望的，但对着眼前那碟「叉烧肉」，

这孩子浑忘了一切，只是起劲地吃着。

「吃，吃吃！只知道吃，人家当你是死猪。」

王嫂掷下手中的空碗，用筷子指着儿子，那馋相使她心中的烦闷像满了的水似地溢出来。

小龙萎缩了，但手中的筷子并没放下，眼睛还瞪着那「叉烧肉」，一副可怜的样子。

「一切都永远是这个样子的。」老王也放下手中的碗，叹了一口气，他眼睛望着儿子，仿佛看到二十年后的儿子也坐在那儿听着他老婆的噜苏。他也想起自己艰苦的过去，他觉得自己可怜，也为儿子的将来唉息。

「难道今晚就死了？留点明早吃也不迟。」王嫂把那碟「叉烧肉」塞进橱里，开始收拾桌上的碗碟。

老王望着妻子用袖管抹去脸上的汗珠和咀旁的油腻；也许是整天忙碌的原故，这种随便已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习惯。

「从前她并不是这样的。」老王回想起从前那段打工的时日，日子就像倒流回去的；那时，经济虽然拮据，但生活却像配上音乐的。老王不禁苦恼地想：「是人变？还是环境变了？」

他的苦恼是无休止的，老婆咕噜的声响和洗碗的声响不停地在他耳朵边绕着：

「……你这样贪咀，你不会去问问你的老子……五十块钱能买多少叉烧肉！」

老王生气了，他觉得老婆在儿子面前把他的心一块块地敲碎，他忍不住抢步走过去：

「有话就当面讲，别打着闷鼓的。」

「好，大家就说个明白。」老婆猛然地挺起身来，双手

撑着腰：「别人生日你就送礼，家里人生日可有吃过一个鸡蛋？还有儿子小小就辍学；别人儿子考试你就送鸡精；送补脑丸；送洋参……人家比你穷吗？」

也许是颧骨太突出，她的眼眶蒙上一层阴影，像两个无底的窟窿。

「哼，难道我是自愿作贱？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们的桌子是摆在谁的土地上；这里就是王友调能说话的。哼，你就只是窄心眼！也不想想我们的饭碗能不能保全，就是人家一句话！」

「难道我们不是流着血汗挣来的？我们一家三口从早忙到晚的，难道换不到三餐？」

「现在愿意流血汗换饭吃的人太多了，有些人流尽了血汗也吃不饱的；像老枪那样；前几天经过他家就看到几个瘦骨如柴的孩子啼哭着要吃……若是有丰衣足食，老枪再辛苦的他也会去干。」

「可是，要我们迁就到那个地步？我们每天供应老油条免费的茶水，他还藉口请全个乌必的职员饮茶；听说，他暗地里的把那些钱扣下……加上你常常送礼的花费，差不多就是我们收入的半数了。」

「当然，我们就是要他感到满足的，要是人家翻了脸，那时已太迟了。」

「满足？吸血鬼也会满足？……我看你是给鬼迷了心窍的。」

王嫂哽咽着喉咙地咒着；她可怜着丈夫，也憎恶他那谄媚的表现。这种不满在她胸膛中长久来就堆集成一团怨气，加上整天地忙碌的劳瘁，心底简直像一团洒上酵母的面粉。

然而，她又不懂得表达那种内心的心思，於是情绪就像胀爆的气球似地爆发……

对着那瞪着眼睛和蠕动的嘴唇，老王几乎要忍不住地一拳打碎这烦恼的喷泉，但终於他沉默地跑出去。

外头，傍晚的天空还没变黑，但老王的心已经晦暗起来……

六

厂里正值着忙月，尤其是金属部更是忙着赶一批保险箱的出货；长贵他们一班人一连赶了三晚夜班……

午后，小龙端着咖啡到那儿去，那儿刚好正闹着场喜剧。

厂棚里，各种声响闹成一片；截铁机、打磨机……还有铁锤敲在铜板上的声响和烧焊的「吱吱」声。在这吵杂的声中，谁讲话都会自然而然地提高嗓子。

这大热天里，四五支焊头发发出闪光和热气，大夥都感到疲惫不堪。间中，罗拔王像隻大老鼠地钻来钻去。在往日这样的热天里，罗拔王总是循例地巡察一番，就躲进冷气的「乌必」里；但这次厂里迫着交货，他受到上方的压力，不得不整天在这里受「活罪」。

他戴着宽边的黑眼镜；像害了伤风似地用一块手巾掩着鼻子，怕嗅到空气中燃焊和油漆的气味；另一隻手则拿一块手巾不停地抹着颈项间的汗水。

「高贵的绅士们呀，你们像在派对舞场上握着小姐的玉手那样地握着你们的工具。天呀，你们究竟要到几时才把工作做完？」罗拔王随时随地都要向人显示他那具有高度幽默

性的天才；他摇着头，像对一群无可开导的低能儿；显出不耐烦的样子：「你们知道：英国由第一流强国沦落为第三流国家，原因就是他们的工人把应作的工作留下来，等作超时工作。」

「罗拔王，我们并不是十分愿意作超时工作的。」长贵放下手中的打磨机，挺直腰板，晶亮的眼睛瞪着罗拔王：「其实，厂方对厂中的生产力应有准确的了解；而我们并非机械，我们不想日以继夜地卖命，更不会企图以超时工作增加我们的收入，我们要争求的是更合理的待遇。」

「好好，去争取你们合理的待遇。」那管工狞笑地回答着。

有这么一种人，对于他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人们面前炫示自己的重要性，或去损害比他们弱小的人的自尊心，来弥补自己空虚的心灵，及满足自己的优越感。但他们在心智健全的人们面前永远不得要领的，於是他们痛苦、怨恨着……

罗拔王烦闷地踱着方步子。这儿的空气好像更闷热更污臭了。他有着满腔的乌气无处去发泄，而他的理智又告诉他：像长贵、亚刚他们那样的人是绝对不行的，而比较和驯像……

那边，小张刚好打个呵欠，罗拔王像嗅到血腥的苍蝇似的趋上去。

「喂，小张，昨夜收工后，再去打通宵麻将，还是溜到逍遥寨去？」

小张涨红着脸，他不懂得回答罗拔王那种挑逗性的问话；而罗拔王更感到兴奋了，他以过来人的口腔说：

「看，你还害羞呢。老实说，那些地方我也常去的，可

是在这时候可就不行；厂里的忙季就是我们的禁欲日，是我们最圣洁的日子。」

「那地方我是不……」

「哈，不去？那青年人的冲劲你到那儿去发泄？找个少女吊膀子？你又没那本事，不会搭讪，不会打扮，也没有银弹……」

「罗拔王，你不能欺负我们工人。」长贵抗议着。

「小张，软弱的人是最容易受人欺负的。」大张也警策他的弟弟。

小张亲情地望着哥哥那挚恳的眼光，同时也以感激的眼光回答大夥们的关照，但落到罗拔王身上的是坚决的眼色：

「对不起，王管工，你的任务是指导我们生产，并不是要你来传授你的追求术，请弄明白你的责任！」

罗拔王碰了一鼻子灰，讨个没趣；他听到背后发出「哈哈」的笑声，於是像泄了风的气球似的走开，但马上又听到亚刚的歌声：

「大家瞧、大家看，
有人背上贴乌龟……」

罗拔王本能地往背上一抹；而亚刚又唱：

「不用摸、不用望，
龟壳生就龟身上……」

当罗拔王瞪着眼望过来时，亚刚却滑头地问：

「王管工，你觉得我是说你吗？」

罗拔王气得吼出声来：

「工作，不准说话！」

「可是首先说话的是你自己呀。」

罗拔王哼了几声，生气地把脚下的一枝钳子踢得老远的，苦恼地抹了抹鼻子，觉得这班人像根又结实又有弹性的绳子把自己绑得动弹不得，他摆脱什么似的往厕所走去，可是——

「哎哟。」

他踢到一个沉重的包裹，痛得弯下腰去。

同时，那包裹也翻倒了，由里面掉出两块金属来，「叮当」的落在地上。

老枪赶忙去拣，但手被罗拔王捉住了。

「原来是内贼！哼，捉你上警察所，立个案底，再无条件地开除你！」

罗拔王狰狞地笑着，胜利的眼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得意使他笑得更狂。

谁都没预料到有这样的事故发生，大夥都愣住了，工场一下子变成死寂的，静得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大夥的焦点是那个可怜人——老枪像魂出了窍似的，失神的眼巴巴地望着那隻被扣住的手，蜡色的脸上淌着冷汗。那种失措的姿态僵止了一分钟。

「先生，请你饶我一次吧，我再也不敢了……我身上有病，是不容易再找到工作的。先生，我失业就有五六个孩子挨饿的……先生，求求你，好心……」

他的声音像从老远的另一个世界传来的，沙哑而无力，像受酷虐将死的动物发出像不像声音的声音。

「你怎能抬出你的儿女来胡说乱道？他们跟我有什相干呢？在他们还没出生以前，你就应当想好日后怎样养活他们！甚么？你拉着我的手做什么，难道你倒怪起我来？告诉

你：这是法律！新加坡是讲法治的地方。」

罗拔王骄恣地摆开那颤抖着的双手；那低声下气的恳求使他的私心感到痛快，他贪婪地欣赏着老枪的可怜相。这样，凄凉的央求声又讲了几遍，但一点也不能使管工的心变软，却引起工友们的公愤。

「罗拔王，老枪也有他不得已的原因，他那点薪水实在难维持一家的开销。」

「对一个每天工作，而从不花霍一分钱的人，酬劳还不足应付生活费用，公司的薪金率也应该重新检讨了。」

「对，我们请你给以一次例外的同情。」

「同情？法庭上的窃贼常常也有他一套叫人同情的理由；但法律就是法律！」

「我们不同意……」

「你们想怎样？」罗拔王双手叉着腰：「想罢工？厂方不会向你们屈服的，就是闹上仲裁庭也不会有你们好处的」

罗拔王得意地望着大家，那胁迫的眼光申明着他占尽上风。可是，一直沉默不出声的亚刚却开口：

「对的，我赞同你呈报上去。」

「你……」对这截然不同的口气，罗拔王感到很惊奇。

「对，呈报上去，老枪会被开除的，而你也会受到上级的称赞。可是……」亚刚伸出个捏紧的拳头：「我们工友是讲感情的，五个手指就捏成一个拳头；你明白，人总是免不了有错误的，而你也不会例外；到时我们捉住你的错误，把箭头针对你，相信厂方也不会维护你一个人的利益而危害到厂里的生产。」

那些话，像子弹似的扫到罗拔王的心上，他的脸苍白

了，自身的安危使他把事情重新考虑，而办公室中的复杂的利害关系及矛盾又叫他心寒，於是他妥协了。但不是甘愿的，当他看到站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的小龙，就迁怒骂着：

「你这小跛子，×你妈的！友调先生叫的咖啡，你还不快送去。」

七

当小龙送咖啡到「乌必」去，他又经过那个花架。那些胡姬展着美丽的花瓣，他不禁衷心的赞一句：「这些花多美呀。」

他把左手承着咖啡的铁盘移到右手去，又继续连想着：

「刚才那萝卜王一定气死了，老张说得对：『软弱的人最容易受人欺负的。』」

当他用手去推开「乌必」那扇门时，又兴奋地想：「看来，小张以后也不会再任人欺负了。」

乌必里分成前后两部，前部排列着多张桌子，桌上置着打字机、计算机、文件等；这是职员的办公室。几个职员聚在一起，板着脸细声地不知讨论着什么。再往前走便是经理室。

当小龙推开经理室的门，就听到滔滔不绝的斥责声：

「……如果我不好好地指责你，那就是我没尽到我作为上司的责任。告诉你，如果这种情形不加以改善，那你的前途是完了。身为管工的就像羊群中的牧狗，责任就是要管束工人像牧狗管束羊群一样；可是照目前的情形……你可想到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你是第一个遭殃，接着就是我、老板……所以，你必须想出一切办法去控制他们；分离他们。用利

诱，还是用威迫……」

坐在经理座上的王友调生气地说：阴沉沉的腔调配合他那双咄咄逼人的眼睛，每说到「你」这个字时，总有意无意地拉长字音。别看他是那么乾瘪的瘦个子，肥得像猪的罗拔王站在办公桌前还颤抖着的。

「可是他们……他们像……」罗拔王撮着指头，找不到适当表达的词句，忽然若有所思地接下去说：「他们就像手掌和指头，分也分不开。」

站在罗拔王背后的小龙有趣地看着他那狼狈的样子：两条肥胖的大腿不断地轻轻交碰着。小龙那丰富的想象马上连想起从前厂里养的那隻最喜欢吠人的守夜狗。有一回，它被一隻更凶更大的狗迫在墙的一角，它两条后腿就是这样地摆动着。

对这常欺负人的罗拔王的可怜相，小龙觉得又好笑又快，甚至忘了递上手里的咖啡。

「要隔离他们，就莫管他们是手掌还是指头，就是身上的皮也要设法给剥下来。像你这个样子，教我怎敢向王大先生说这个部门再继续由你管？」

「可是实在扎手呀，经理先生，您得给我想想法子。」

「什么？你以为我吃饱闲着的？这么多的事要我处理，而你是管什么的？饭桶！」

「碰」的一声，王友调的拳头重重地在桌上捶了一下。

像在面前打个响雷，罗拔王吃惊地倒退了几步。恰巧撞翻小龙手中的咖啡盘，杯子摔了下去，杯中的咖啡汁淋了罗拔王满身。

小龙失措地蹲下去拾那杯子的碎片，但被罗拔王抓住胸

襟提了起来。

「你这小子。」罗拔王挥着拳头，眼中露出吃人的神色，像要发泄满胸的怒火。

小龙起初被吓得要哭出来；后来却镇定了，他记得刚才那一课，想起老张的话：「软弱的人最容易受人欺负。」这句话鼓起他的勇气，於是他也瞪着罗拔王说：

「是你倒退撞着我的。」

「什么?!」罗拔王大声地吼着，口水溅到小龙的脸上。

「你要讲道理的，别以为我是小孩子好欺负！」小龙倔强地抗议着。

「看，看，你的威望落到什么地步，连小孩子都不怕你了。」王友调有意无意的讥嘲着。

於是罗拔王更发火了，「叭」的一声，小龙的脸颊出现个鲜红的掌痕，屁股上又挨了一脚，整个人趴倒在地上。他撑起身来，跌跌撞撞地跑出经理室，又跑出「乌必」的大门，在花架下站定了脚，摸着疼痛的脸颊，但他决不哭了，只是愤恨地望着那「乌必」的大门。

他恨那罗拔王，也更恨那奸猾阴险的王友调。当他的眼光再移到那些吊着的胡姬，花儿依然美得像含笑的红靛，但在小龙的心中再也找不到一丝爱慕的感觉！在他眼中，这些像展示王友调那班人的狞笑……是不？一切骑在人们头上的人，他们一切豪华的装饰只是间接显示他们的骑踪；一切闲逸的嗜好，只是说明他们的得意！

他想着，忽然跨上那矮墙，伸手去扯那花盆；可是太高了，他猛力一挺，右手刚碰到那盆子，那隻跛的脚却忽然一软，身子失去重心，「嘣」一声的摔倒在篱笆上。头顶上，

那花盆只是幌一幌的……

「他妈的，罗拔王，替我把这小鬼撕碎！」

「好大胆的家伙，告诉你老子去。」

窗扇打开了，他看到王友调和罗拔王探出头来，接着又听到脚步声，小龙连忙一股溜地跑了。

他怕极了，躲在两个大油桶后面呆了老半天。他极力地安慰自己：这是不要紧的。但父亲那严厉的面容总在他脑海中浮现着。最后他肯定的告诉自己：「我要告诉爸爸，这班人是如何欺负我！」这样他才觉得稍微心安一点。

八

最后小龙还是挨了一场重打。

父亲拿着木枝像雨点地打到小龙身上，母亲看得忍不住了，埋怨地说：

「你想把儿子打死？」

「这样打才叫他们看了心平，你想想，如果他们以这当藉口，会有怎样的后果。」

可是，当一隻狼要把小羊吃掉时，藉口是算不完的；当一个老奸巨猾的人想掠夺更多的财富时，他会忘掉别人向来所表现的忠耿。

一天，王友调走进这咖啡档。当时，老王正在洗杯，看到这不能不尊敬的人物来到，连忙迎上去：

「哈，今天您老怎么有空来这？」

「老王，有点事不得不告诉你；这是王大先生的意思……」他在柜前站定，也许是背光的缘故，王友调脸上是阴沉沉的。

「王大先生如果有什么地方要我效劳，尽管吩咐好了。」

「王大先生要你搬走。」

「搬?!」老王那隻湿漉漉的手掌拍在头额上，水珠随着脸颊流下来，像是眼泪。

对这事，王友调可不像老王那样震憾，他轻描淡写地说：

「上些日子王大先生来巡厂。他向我们指出你的档子太不雅观，有碍来宾对本厂的印象。」

「您友调先生好歹也给我说说情呀，我们到底还是同宗，年轻时又为厂卖过力，而这些日子来我们又相处得不错。」

老王感到厄运就像洪水那样的涌过来，他最后期望的是多年来在王友调那儿筑起的那道「人情水霸」。

「你以为像王大先生那样身份的人物所说的话就轻易可以改掉？」王友调慢拖拖地说。不过他歇一歇，眼珠转一转的，忽然以另一种略为温和的、但听起来不十分自然的声音说：「也许你说得对：我们究竟是同宗呀。就这样吧，你给王大先生送点礼，我给你说情。以我的意思就这样……」说着，他伸出一指。

「一？多少？」

「一千。」

「这么多，我那能交出呀？」

「说多也不多，在他们富人眼中，这数目算得什么。而这些年来，你难道捞不到一把？真是岂有此理，送礼也有讲价的。」

一千？那样大的数字。老王的心冷了一截；他一下子看

透那几十年来未能看透的真面目。那班贪婪的家伙好像恨不得世上所有的人都给他当一辈子的奴隶似的。他不答应，也不能答应这个把人榨乾的要求。最后，王友调悻悻地走了。

过后，老王曾经到「乌必」那儿交涉了两回，但都不得要领，而王友调也限定了日期。

在忧虑中，日子是一天天的过去，那限期也近了。而没有了主意的老王也像麻木了；有时，在劈柴时，忽然撑着斧头，发楞了大半晌；泡咖啡时，也时不时忘记了放糖……

好消息是没有，坏消息却像噩梦般缠扰着他：

「已经有人来交接了。」

「五百块钱悄悄地溜进王友调的袋里去。」

「那人答应拨利润的若干巴仙作为公司的租金。」

「……………」

老王更是缄默了，他用听天由命的态度应付这生活的考验和灾难；像个对生存失去期望的死囚等待着行刑。虽然厂里年青的工友频频地问：

「老王，你拿定了主意没有？」

「不怕，大家帮你交涉。」

对这些工友热心的建议老王不敢承领，只是增加他内心的惭愧，他常内疚地想：「我向来可没关心他们的呀。」於是他的咀闭得更紧。

对小龙，他也不像从前那样严肃，任由儿子常常和一大群工友吱吱喳喳地讨论这件事。

而妻子也好像变了，不像从前那样地整天噜苏着；有时，当老王一声不响地发傻时，她就用一种担忧的眼色瞄着他，这种眼色使他很难受；当然，他明白这种眼色中包含着同

情、忧虑、怜悯。但他内心却不停地恳求着：「骂呀！为什么不像往日那样地指出我的错误。这样，也许我会感到好受点。」

树上成熟的果子总是会坠下来的。很快的这就是限定日期的前一天傍晚。

夕阳在西方还留着一丝边缘，大片彤云如一张弧形彩幕横挂在天际。这时，暮色未浓，但夜风已吼着，间中飘零着丝丝的雨点……

老王又一回端起盛饭的碗，碰碰嘴唇，叹一口气，又放下，整个人像尊石像地呆坐着。

「当家的，明日我们怎办了？」

王嫂终于开口了。她怕说这句有刺激性的话，但又不能不问。

老王嘴唇动了动，又没说出什么来。他怕看到妻子那等待回答的眼色，连儿子畏怯怯偷射过来的一瞬也使他感到难堪。他推开椅子站起来，躲避似地走向外面。

一个失去主意的人，他的情绪确实紊乱得很。

他摸摸摆在柜橱旁的那张修改过的沙发椅；敲敲用箱头板钉成的那两列长凳；又在那细竹编成的小栏杆旁站了好一会……这一切，他用劳力和脑力布置的一切；这叫他满意称心是家又是活计的乐园，而明天却要被摧毁，怎不叫他心痛如绞！

他的头脑是空荡荡的，仿佛听到外面的风在呼唤，于是他茫茫然的走出去。走向那片荒芜的沼泽。

一会儿，他觉得自己的脚踩在泥沼上，脚下是踏到烂泥的「吱吱」声，眼前的草梗飞舞着，倒下去、倒下去……他

耳旁仿佛有谁在惊叫着，但是遥远的，像来自另一个世界。幻觉中，年轻时的艰难生活的影子一幅幅又再重映着，他感到生活一向来就像个卸不下的重担；从前、现在以及将来，他都要辛苦地挨着；可是成果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掠夺。空！空！一切都是空……突然间他觉得疲惫厌倦了，他好像一下子变得苍老；他的脚轻踏下去是松弛弛的……「有些人为什么生来就要受苦？有些人又老是爱欺负人？」忽然，他恨恨地想着；而跨向前的脚步变得有劲了，简直像在踩踏一件他憎恨的东西。于是他就这样想着、走着……一直到他觉得自己一隻脚踏入冷冰冰的水中。

他像刚刚梦醒似的转动他的眼睛。天还是晦灰灰的；风也在吹；雨也在下，但他已经走过那茅草丛生的沼泽地带，站在小河的边沿！

他转过头去，那绿油油的一片间中有列脚痕循自工厂那边，被践踏而折倒的茅草浸在泥浆中，而那些没被踩折的茅草中，另一个黑影正在蹒跚地走着，那正是他的儿子——小龙。

小龙正吃力地急走着，削瘦的脸上满是汗珠，双手尽力地拨开扫到脸上的茅草；但路实在不好走，使他比平时跛得更厉害。也许是跌交了，满身尽是齷齪的泥浆；他沙声地唤着：

「爸爸！你快回来。爸爸……」

老王像有条电线触着他的心，他全身颤动着。等儿子走近身旁时，一把把儿子揽进怀中，尽情地让泪水滴到儿子那惊愕的脸上。

九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对老王一家人来说，这天是一场考验。

当太阳从小河对岸那一系列屋宇后升上来时，老王一家人都忙碌起来：老王展开那幅遮住阳光的帆布，小龙则抹洗桌面和板凳，王嫂正在升火炉里的火……这是他们每天的工作呀，而今天大家肃然的脸色上都流露着一丝坚决的神情，这无非宣布他们的立场：老王咖啡档将继续营业。

上工的工友都陆续来到了，大家对老王一家人都注以关心的眼光。

「对，老王你今天一定要振作点，工友们都支持你！」

对大家这些异口同声的话，老王感激得不知如何表示，只是吃力地搔着头。

一会儿，厂里的汽笛声响了，大家都上工去。而厂里的职员也零零星星地来了。小龙偷偷地往乌必那儿望去，只见王友调和罗拔王站在乌必旁边指手划脚地不知说些什么。

大约是九点多钟的时候，一辆载着七八名手拿锯子、斧头的大汉的罗厘驶进厂里来。罗拔王就指挥那一群人向老王的档头走来。

「拆、拆，都给拉平它。」

罗拔王神气十足地指挥着那几个张牙舞爪的家伙，他得意地向老王狞笑。

「你们这些不讲理的家伙，要拉屋得先把人给砍了！」

眼看将被摧毁的家园，老王心里就像燃起一把火，他把一个挥着斧头的大汉拦腰抱紧。

「你想怎样？」罗拔王用力推着老王的肩膀：「街旁都不准许贩卖，况且这是私人的地方，你是凭什么……」

就当这紧张的一刻，肩负着货物的搬运工人——大隻强刚好经过，他放下肩上的箱件，也加入这场争执。

「公司要拆除老王的档子，我们工友不同意！」

「警告你！这事没有你的关系；不准擅自离开你的工作岗位！」罗拔王威胁着。

「对你当然是没关系，你们高级职员有自己的汽车，可以到外面吃午餐。」大隻强毫不示弱地反驳着。

「这是公司的决定。」

「这也是我们工友们的决定：老王的咖啡档对工友们是种需要，我们决不同意公司拆除。」

「……………」

这场争执引起工友们的注意，大家从厂里各个棚场里涌出来；有的手中还套着工作时的手套，有的甚至连手中的工具也忘记放下。人声渐渐嘈杂起来，但人们口中的意思却是一样的：

「我们不同意公司这项措施！」

「厂方不应该忽视工友们的福利！」

「萝卜王，如果你作不了主，把王友调叫出来。」

「……………」

完全没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一向作威作恶的罗拔王一下子被吓得惶惶无主；完全显露出昏愚的本质，他三步当作两步走地连忙躲进乌必里去。

但工友们一点也不放松，大家像浪潮似的涌向前，乌必的门口筑起一层层的人墙。

「我们要王友调回答我们的意见。」

「对，王友调快出来！」

乌必里的职员不再有往日的那种闲逸心情；像笼里的老鼠地哄乱起来。一会儿，王友调终于出现了，他不停地用手巾抹着脸上的汗珠，也努力使出他那熟练的外交手腕，但不成功；一个微笑中就杂着无数苦涩的表情。他那乾瘪的身形和劳动人民强壮的体魄成个强烈的对比。众人炯炯的眼光中，他像个又旧又破的、经不起一戳的纸灯笼。

「诸位，诸位；这是个大误会，大大的误会……我要代表本厂向工友们解释，这项措施是完全为了……为了工友们的福利。我们知道：老王的设备简陋，贩卖的食物不够水准，卫生又欠佳。所以厂方为了大家的健康起见，特地为你们建一个食堂，再请有经验的人仕来经营，你们说这可不是为了大家的好处？」

王友调量力解释着。就是用词中的「你们」，也不再是平日那带着轻蔑口气的「你——们」；而是「您们」了。

「为什么不让老王自我改善，而要另请别人？」

「在这一拆一建中，你得到多少肥水？」

「能不能保证换了新人后，又在你们收租的情况下，每牛奶罐的咖啡还是卖一毛钱？」

「诸位，诸位……」王友调努力地分辩，但他的声音被工友们响雷似的呼声淹没了。

「维护我们贫苦弟兄的利益就是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

「我们要老王继续贩卖下去！」

「我们要厂方给以肯定的答覆！」

所有的声音这时忽然全部戛止，所有的眼睛都瞪定王友

调一个人。在这么多人的注视下，王友调再奸猾也要不出花样来，他狼狈地直转着圈子，最后不得不说：

「为了大家融洽的相处，我不想让这点小事爪破脸皮。好吧，我答应……」

「呜……嘿！」工友们胜利地欢呼起来。

在欢呼声中，小龙愉快地摇着父亲的手臂：

「爸爸！我们胜利了！爸爸……」

而老王正緬於沉思中，他觉得自己正在上有生以来最具有教育性的一课。这叫他感激，又叫他羞愧万分。这种来自同个阶层的友爱，像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解除了他多日来的忧伤，同时也改变了他大半生以来的那种狭窄的人生观。他低吟回味着刚才工友那句话：

「维护我们贫苦弟兄的利益就是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

伏 法

张亚伍

我不喜欢这个世界，
但是我不愿死去；
所以每次当我醒来，
我总感到无限忧伤。

.....

此时此刻，我怎么还会想起这些悲观的句子？

我，一个新马警方追捕多年的大盗，横行多年，从不曾出过岔子。而此刻，正躺在冰冷的地上，鲜血从我身体上蜂窝似的弹孔里泊泊地流出来，我的生命，正随着那一大滩血泊逐渐消失。

警方的消息怎么那么灵通呢？我躲在这山上的木寮里已经好多天了，警方人员为什么还会找上门来？

刚才我睡得正酣，梦中被几声狼犬的吠声惊醒，本能，经验和一种不祥的预感使我从床上一跃而起，睡眼惺忪中，只见木寮之外人影憧憧，紧密的犬吠声已近，我的心蓦然剧烈地猛跳起来，睡意全消，一个箭步冲回床头摸出一管点三八口径的左轮，下意识地伏在地上。

木寮外月光淡淡，虫声唧唧；我的视线向四周迅速地探

索一回，只感到到处仿佛都有恍动的人影。天呵，我已经被包围了，许多年来所担心的一刻终于到来了。

沉甸甸的左轮在我颤抖的手中越发沉重起来；多年来，我虽然身经百战，但我已意识到这是我生命中最后一次的机会。

我开始看到黑压压的一群人影逐渐从远处围过来，一股空前未有的恐惧使我感到窒息。

我缓缓抬起头来，清楚地看到几位荷枪实弹的警员，枪尖准确地对准门口；冷汗开始从我额上流下。

忽然，一阵「沙沙」的声音，从我身后响起，我不假思索，一转身就扳动枪掣，轰然巨响之后，一件物体的仆倒声使一切重归宁静。

播音机的声浪接着划破周遭的寂静，他在说些什么呢？我已无暇去听，我又杀了人，还有什么可听的？我肯定只要我一现身，他们就会把我当枪靶射击。

我紧握手枪站起来，那个傢伙还在远处唠叨着，我竟毫不犹豫地瞄准他就是一枪，这一枪使四周响起猛烈的枪声，黑影急速地移动起来，警犬那凶恶的吠声此起彼落；有一枪恰好射翻几上的杯子，我滚到另一边，胡乱地开了几枪，密集的枪声里，一颗倒霉的子弹射入了我的肚子里，就像给汽车撞了一下，我退了几步，又摔了一个跟斗，一阵极度的炽热和痛楚使我呻吟了一声，我挣扎着爬起来，轻浮浮的感觉使我脚步踉跄，我努力想站稳些，冷不防一隻警犬从窗外窜进寮里，扑了过来，使我重重地摔了一下，我朝它开了一枪，拼命支持着站起来，门外突然响起一阵枪声，几颗子弹朝我身上乱七八糟地钻进去，一切都开始摆动起来，像是一

脚踩进云堆里似的，我轻飘飘地倒下，又爬起，再倒下，背脊接触到的，是冰冷的一片，左轮依然紧握在我的手中，一股鲜血从我口中涌出，我咬牙切齿地举起重担似的手，脑海里空洞得只有一个念头：射死他们！射死他们！

木门被暴力轰开，两条黑影扑了进来，我手一扬射翻了一个，另一个迅速地滚了出去，我握枪的手已无力再举起……

外边播音机的声浪又再响起，枪声骤然停止，我想抖擞精神翻过身子，无奈全身已不再听我的指挥，鲜血一股一股地从我口中喷出，我绝望地闭上眼。我输了，所以今晚我没有机会再活着，再过一会儿人们就会冲进来，那时他们会看到我的尸体，他们会大大地舒一口气了。

想到这里，我反而安安静静地躺着了。我警告自己，这是最后的一刻了，逃亡了这么久，从今天开始，可以永息了，所以，好好地想一想过去吧，然后微笑着离开这里，明天报章上刊出的照片才不会太难看。

记者们会怎样报导呢？那群他妈的傢伙，一定会把我形容成一隻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我要怎么说呢？或许我早已经是魔鬼，只是我不自觉而已。

只是，谁愿意在梦中被警方人员乱枪射死在这山上呢？谁愿意让子弹把自己的身体射成一个蜂窝？我是罪有应得吧？几年来我突围多次，每次都把那些警探射死或打伤，我早知道他们不会放过我。

门外有人走进的声音，我真想再放几枪吓吓他们，他们以为我中枪死去了吧？

唉，想一想吧，我怎么会躲到这儿来的？哦，那是好久

好久以前的事了，我独自离乡背井到首都来，失业了一段时期，穷得差点连裤子也当掉。后来，噢，后来是遇到那个「甲巴拉」阿肥，他请我去他的建筑工场工作，我正饿得两眼发黑，当然感激得想拥抱他。

我就在建筑工场工作，几天后，我发觉阿肥并不是我想像中的好人，他势利，又残暴，动不动就对工友们破口大骂。

我虽然不满他的行为，但是我这份工作是他帮了我天大的忙才找到的，我可不能对恩人有什么抱怨呵！

直到有一天，我站在未建竣的四楼鹰架上搬砖头，一时失手将两块红砖从鹰架上掉下来，差点把地上的甲巴拉砸个正着。我心知不妙，果然，一会儿，他气冲冲地爬到四楼，又爬下鹰架，一句话也没说就朝我脸上一巴掌挥过来，我本能地用手一格，不知是摇摇欲坠的鹰架使他站立不稳还是他用力过猛，只听他长长地尖叫了一声，就从四楼高的架上头下脚上直摔下去。我只感到眼前一黑，脑子里嗡的一声响，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待我稍为清醒，地上已挤满了人群，几位工友指着高高在上的我，大呼大嚷：

「新来的工人杀了人啦！新来的工人杀了人啦！」

杀了人？杀了人？我竟杀了人？慌乱的我几乎被这叫声逼疯了。混乱中，我惊惶地从架上爬下，急不择路地拼命飞逃。逃呀逃呀，不知逃了多久，脚下被一块石头绊着，跌了一跤，然后一切都静止了。

当我从冷冰冰的草地上爬起来，黑黝黝的四周已使我分辨不出这是什么地方。夜风冷冷地刮着，我又冷又饥，想起

白天发生的事，我的心跳遽然加速起来，我朝四野望望，寂静得连什么也没有。

我忍着满身的酸痛，一步一步地朝前走，到什么地方去呢？我不知道，总之，我不能留在这里，不然明天他们会派人来把我抓去，我必须赶快走，赶快走！我是杀人犯！杀人犯！

我误打误闯地跑到一个偏僻的乡间，人们都睡觉去了，只有一两家的窗口仍然亮着灯光。我正忐忑不安，冷不防背后「呵哈」一声，吓得我跳起来，转过头来，原来是个喝得醉醺醺的汉子，一摇三摆地走过来，涎着脸喃喃地说：

「来，乾一杯，哈哈，乾一杯……」

我定了定神，真他妈的醉猫，差点没把我吓死。他手上握着一个酒瓶，不由分说就向我靠过来，嘴里还不停地自语：

「来，你醉了……我陪你回去……哈哈……回家去…………」

我厌恶地推了他一把，他蹬蹬地连退了几步，居然没有仰面跌个四脚朝天，却又嘟着嘴说：

「不要我送，我就不送……不送，何必那么凶？」

他伸手抹了抹裤子，裤袋里响起一阵轻微的镍币互击的声音，我心一亮，我正缺钱用，想想今后逃亡，不知要逃到何时何处，而我连一分钱也没有呢！现在万籁无声，四周人踪绝迹，他又醉得一塌糊涂，我何妨向他借来用用？

噢，不不！我怎能做这种事呢？我的良知告诉我，这不是我应有的行为！只是呵，我已是一个万恶的杀人犯，又何妨做一次小小的剪径贼呢？

打定主意，我缓缓走近他，伸手扶着他的膀子，另一隻伸入他的裤袋，摸出一叠厚厚的东西，他忽然瞪了我一眼，狠狠地推开我，口中念念有词：

「钱，钱，钱！你们就只知道要钱！」

我照他脸上就是一拳，然后拔腿飞逃，只听他在背后叫嚷嚷：

「有贼呀，有贼呀，救命啦……」

就这样，我注定了要走黑道，注定了要跟这批现在包围我的警方精英作对。

现在是什么时候啦？我身上的血都快流乾了，他们怎么还不冲进来？

哦，这几年来我枪下死了不少人，他们总不能不对我有所顾忌吧？也好，让我有多些时间来想想。

那夜做了贼后，第二天我就赶到另一个小市镇里匿居起来。此后生活更加困难，我又不肯明目张胆地公开出现，所以，好几次，为了生活，我埋伏在小巷里，伺机击倒那些单独夜归人，然后刮尽他们的钱财。

就这样，一次又一次，所做的买卖越来越大，认识了不少黑社会人物。警方的布告栏里，提出了巨额奖金以捕我归案。我已经没有法子再回头了。谁还会要我呢？这个社会也不会容许我这种人生存着。

此后，我还从一朋友处购得一管左轮，就是现在握在我手中的这管。

有一次，警方得了情报到我的住所来逮捕我，我在极度恐慌中胡乱开枪，然后跃窗而逃。第二天报章上报导有三名警探因而英勇地殉职。

生存的机会越来越少，警探们马不停蹄地追踪我，我逃了又逃，心力交瘁，疲乏得几次使我想自杀。报章天天有我的新闻，警方一再劝我自首，我真想毅然走向警察局。只是，我杀了那么多人，他们还会放过我吗？

我不怕坐牢，但杀人要偿命，他们会把我判死刑，把我问吊。噢，噢，天呵，救救我，死亡的阴影使我心理越来越变态。

我要杀人！我要杀人！我要看他们一个个在我枪下死去！

前几天的一个黑夜，我独自到公园去，因为我穷得发慌了，我虽然是个强盗，但总不能连个面包也要用武力来掠夺吧？

我知道情侣们喜欢在黑夜里到公园来，他们喜欢最黑暗最偏僻的角落，这正方便了我。

我摸索地走着，走着，终于发现了一对，坐卧在一堆丛草边的大石旁，相依相偎，亲昵得使我停了一停。他们正在忘我的境界，女的坐在男的腿上，那男的向她不规矩地毛手毛脚。我走向前去，拔出手枪，低喝了一声，昏暗中看不清楚他们的脸色，但从他们木然的表情看来，可知他们因这突来的举动而吃惊不小。

「我只要借你袋里的钱一用，乖乖交出来，留你们两条命！」

那男的似乎想说什么，我手枪一扬，他马上伸手入袋子里，把一叠花花绿绿的钞票掏出来。我满意地点点头，无意中又看到那女人手上戴着个标致的手表。

「手表我也要。」

「你，你狗强盗！」她竟破口大骂。

我闻言大怒，一挥手劈了她一巴掌，她竟尖声大叫起来，我正慌了手脚，那男的乘机一跃而起，我不经思索就是一枪射出。

枪声引起四周人群的注意，汽车的喇叭声在夜空里响起，我心慌意乱，握着枪朝黑暗中逃走。

风声的紧急和手头上有些现款，使我有意到山上住一些日子，避避风头。

我连夜赶到另一个市镇去，第二天，买了一些乾粮，独自向山中走去，寻得一个适当的地点，搭起一座木寮子，就这样住了下来。真想不到才过了这几天，警方人员就在今夜摸黑而来了。

不知今夜我又射死他们多少个，看来是没法子知道了，我也得走了。

才二十多岁呢，人生的黄金时代，我却得满身浴血地离去。

这一刻的情景，我早已想像过，我早知道迟早有这么一天。

真想不到呵！少年时代我何尝没有过幻想？几时不曾有过满怀壮志？而我，现在是一名伏法的杀人越货的通缉犯！

有人开始蹑手蹑脚地挨进来了。真想大声告诉他们：何必呢？我现在连看你们一眼的力气也没有了！

脑子里思索的东西越来越不能连系在一起了，怎么啦？真的要这样告别人间了？我还不知道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告诉我，人活着是为什么？谁要告诉我？

我躲躲藏藏惯了，今夜将全身暴露在你们面前，明天大

医生还要把我的身体剖开来欣赏欣赏。你们应该告诉我，我的罪状是否应该判死刑？

多奇怪，你们可以因为我想杀你们而合法把我射杀。而我为了自卫而开枪却被视为非法，我真不懂。

噢，有人说话了，勇敢的傢伙。他说什么？说我死了吗？哈，去他妈的。我想努力装个笑脸给他看，我还没死呢！我只是喝醉了，明天我又会醒来了，我要看看明天的太阳有多亮！

有人拉动我的身体了，喂，别开玩笑，那会痛死我的，忘了我身上的弹孔吗？都是你们这些鸟傢伙的杰作，以后别这样啦，知道吗？

告诉你，人类要相亲相爱，要……………

没有读过那首诗吗？——

人类呵，相爱吧！

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

步向同一的归宿。

噢，我忽然什么也不知道了……………

歸 來

燕 端

火车轰隆轰隆地响，经过高山，走过平野，穿过树林，
越过小溪，渐渐向家园逼近。

我的心随着车轮的转动，越跳得厉害。唉，四年了，四年，我仰首蓝天，长叹。

家乡的一切仿佛很遥远，又仿佛那么接近，就像在昨天，有点迷惘。

然而，我永远不能忘怀那风烛残年的父亲，佝偻着背，挑着生活的担子，蹒跚在生活线上。我更不能忘记那狼心狗肺的大哥，如何抢夺父亲的财产，如何毁掉我的前途。

四年了，我与家乡音讯全无，要不是那天遇到莫老伯，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坐在这南下的火车上。

离家那夜我曾发誓，若不做出一番大事决不回家，回家就要扬眉吐气。四年后的今天，我做了些什么？除了辛苦的生活使皮肤变得更黝黑，更粗糙，除了风风雨雨把我变得更沉静，更坚强，除了辛勤工作换取一天三餐延续生命至今，再也一无所有。

千佛寺里默听和尚念经，游客中，无意看到你——莫老伯，你风采依旧，音容无改，倘非我先跟你打招呼，你几乎

不认得我了。从你口中，我得到了一点家乡的讯息，大哥在我离家后不到一年，把父亲辛苦经营的产业花掉了，还负了满身债，一天傍晚，无故揍了大姐一顿，离家出走，一去不回。大姐含悲忍痛，胼手胝足，扶育三个弟妹……。

你脱下金边眼镜，掏出手帕擦了擦，鼻梁上一个深深的印痕，使我又忆起灵堂前那一幕，大哥那一拳，打掉你的眼镜，差点也打断你的鼻梁骨。

「唉！阿端，你一走就是四年多，连信儿也不写一个，你知道你的大姐、弟弟妹妹多挂念你吗？」

我默默的听着，鼻子一酸，哽咽着说不出话来，我又何尝不想念他们？大姐的音颜容貌无时无刻不浮现在眼前，离别那一夜，大姐抱着我痛哭，弟妹早已进入梦乡，大哥在隔壁叱力波拉着通宵麻将……只是我不愿一事无成，空手回去，给人笑话。於是我到处流浪，奔波……。

现在大哥走了，再也没有什么顾虑，思乡之情日夜啃啮着心灵，终于，我抛掉那些誓言，收拾了包袱，踏上归途。

窗外是一片辽阔的天地，稻浪翻风，垂柳摇曳，景物迅速由眼底掠过，向后，越来越快，渐渐的幻化成一个个个人形，父亲，大姐，三轮车……在时间的河流里，我努力逆游着，恍惚间，又回到了孩提时代。

童年时代。

放风筝的季节，纸鸢满天飞的小山岗上，欢乐的气氛中没有我的笑脸；捉「豹虎」的时候，邻居的孩童一个个往丛林中钻，搜索在叶与叶之间。而我蹲在店里检着黑炭，一块块分门别类，父亲就在我对面，赤裸着上身，长期在阳光底下使他的皮肤变得乌黑油亮。店里堆了许多包炭，检完一

包，又有另一包。倒出来的时候，灰黑的炭屑满天飞，粘在身上，吸入鼻孔里。洗手抹脸时，把鼻涕「哼」出来，一团黑黑色的，好吓人。

我帮助父亲把最上面的一包炭放下来，父亲的气力已大不如前，他确实是老了。望着父亲头上苍苍白发，我禁不住又感喟起来。

「端，你以后长大了会不会像你大哥一样？」

休息的时候，父亲坐在长凳上，捲着红烟，总喜欢这样问我。

大哥的心肠不知是什么做的，父亲骤然间失去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心灵与体力上所受的打击实非笔墨所能形容。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他苍老了许多。

我从小就对大哥没有好感，虽然他帮了父亲不少忙，空闲时候他与流氓阿非为伍，赌博、酗酒、抽烟，嫖女人。他从来就没有爱护过弟妹，稍不如意就叱喝责打，父亲也不能管他。

也不知道事情的发生是如何开始，一天中午，放学回家，大哥与父亲在门口争执得厉害，大哥似乎要求什么，父亲坚持不肯答应，大哥的脸色变得很难看，恶狠狠掷掉了嘴角咬着的半截香烟，「那些钱不是你一个人赚来的，我也出过不少力，你是想留着带进棺材吗？」

父亲气得嘴巴直打着哆嗦，挥拳就打，大哥赶紧骑上脚车，一溜烟走了。

二天后，父亲经过多年辛苦储蓄的二千多块钱被大哥拿走了，一去无踪影，也不知跑到那儿。父亲暴跳如雷，老泪纵横，不单是因为那笔钱是多年血汗的累积，更因为失去了

一个儿子，多年抚育的亲儿子。

后来我才从大姐口中知道真相，大哥赌博欠了一笔钱，要求父亲替他还债，倔强的父亲当然不肯，於是大哥一声不响，拿了钱远走高飞，不理这个家，不理老迈的父亲。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夕阳西坠，彩霞满天。大家正在用饭，二个凶神恶煞般的大汉突然造访，向父亲讨债，借据上有大哥的签名，欠款二千元整。

父亲大怒：「他欠钱你们找他好了，关我什么事？」

「嘿嘿嘿！他是你儿子呀，怎么不关你事？」左边一个脸上有道疤痕，笑起来阴恻恻，我一阵毛骨悚然，紧紧抓着大姐的手。

「走，我没钱。」父亲因大哥的事又被勾起怒火，大声叱喝。

「要走容易，钱还了马上走。」

父亲勃然，伸手抓了搁在墙角的扁担：「你们走是不走？」

二个大汉打了一个眼色，迅速一蹲，各自抄了一条木柴在手，其中一个脸上有疤痕的冷笑着说：「老头子真凶呀！木柴无眼，动起手来只怕是你吃亏呢！」

我被眼前的景况吓得呆了，心跳个不停，眼泪直流，我实在替父亲担心，万一打不过他们……大姐忽然挣脱我的手，从后门奔出去，我想叫，情势已经起了变化。

门前的空地上，二个人一步步向前逼近，父亲双手紧握着扁担，斜放在胸前，冷静的看着对方，父亲虽然老了，由於长年劳作，体格仍然健壮，他双脚跨着马步，神色凛然，看过去就像一个身经百战的黑将军，不容轻侮。

大战一触即发，我紧张得心就要跳出来，不住地为父亲祈祷。就在这时，莫老伯从横里冲出来，挥着一把短柄斧头，挺胸站在父亲身侧：「好呀！欺人欺到这里来了，老哥不要怕，一对一，不教训他们，他们就以为这里的人好欺侮。」

邻居一些青年闻声而来，一个个磨拳擦掌，有的手抓长棍，有的高举椅子，叱喝着向前靠拢。

脸上有疤痕的大汉见不对势，用手肘碰了碰同伴，丢了木柴，拔腿而逃。

「哼！便宜了你们。」莫老伯将短斧架在肩上，指着他们大骂。

这件事以后，父亲在我眼里更建立了崇高的形象，平素沉默寡言，临危而不乱，不向强暴低头。对于大姐，我也更加敬爱，要不是她机智，跑去向莫老伯求援，后果还真难以预料呢！

邻居们义薄云天，互相扶助，患难见真情，使我感动不已，也明瞭了睦邻的重要，多人团结起来，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父亲从此更加沉默了，大哥走后，全家的生活重担压在他肩上。每天，烈日底下，推着残旧的三轮车，背着百斤重的火炭，挑着木柴，在炙热的柏油路上奔波，在崎岖的山路行走。六十岁了，本该安享天年，可是他不能，因为孩子尚小，为了要吃饭，为了要穿衣，为了要活下去。

我们兄弟姐妹惟有尽力帮助他，大姐最可怜，由于母亲早逝，她要买菜，要洗衣，要煮饭，要打理一切。二个妹妹在读一、二年级，最小的弟弟还未满五岁。

「爸，您放心，我决不会和大哥一样，长大了我要赚钱养您，让您过舒适的生活。」

父亲苦笑，笑容里不知含了多少凄悲，凝望着喷出的烟圈，似乎在思考我的话的真实性，又似乎在想：「那日子太遥远了，等不到那天，我已进了棺材。」

兄弟姐妹中，父亲最疼我，夜晚，我们同睡在一张布椅，有时他伸出手臂给我当枕头，有时我静静的沉迷於他的故事中。

除了烟和酒，父亲没有别的嗜好，为了没有钱，他吸的是红烟，酒装在玻璃缸里，浸了药材。他不能一日无酒，酒是他的生命，日间所消耗的能量，都要从这儿获得补充。

挨了几年，父亲终于去世了。对于他，这或许是个解脱，最低限度不必为几个孩子而辛劳终日，不必为衣食而疲于奔命。

临死前，父亲交代他的莫逆之交——莫老伯，请他代为管理业务几年，俟我们长大后才交回给我们，最后，他断断续续的说：「不……要让……那畜生踏……踏入我的……家门……也不……要他戴……孝……我……已没有……这……个……儿……子……。」

父亲对大哥的恨是如此之深，以致他临死前也忘不了大哥的所作所为。莫老伯对这些遗嘱感到为难，沉吟了半晌，终于，紧抓父亲的手，毅然答允。

父亲死并不瞑目，眼睛努力睁着，不让它瞌下来。大姐，莫老伯都说父亲是放心不下我，怕我以后生活不知怎样过。我听了更是悲动得厉害。

灵堂前，香火袅绕，烛影摇曳，可怜大姐是个女流之

辈，我年龄尚小，幸好莫老伯挺身而出，由他主理一切。

大哥不知如何知道消息，也不知从那儿赶来，他以长子的身份，披麻戴孝，跪守堂前，可是我就不曾见他流下一滴眼泪。他招呼客人，送往迎来，完全是一派主子的样子。

莫老伯十分为难，父亲的遗嘱他听得明明白白，可是大哥是长子，父亲死后，可以说是这里的主人，总不能不让他尽尽孝子之道。看样子大哥是要继承父亲的产业，但是大哥的德性每个人知道得很清楚，产业恐怕过不了多久就要花光。而莫老伯不过是一个朋友身份，他要遵从父亲的嘱托只怕不是件容易的事。

父亲留下的钱虽然不多，但是店里的货物少说也有好几千元。屋子是自己的，加上他信誉良好，做买卖诚实不欺，顾客很多，若能妥善经营，不愁会饿死。

莫老伯脸上阴云密布，他在苦苦思索解决之道。

出殓的前一晚，客人特别多，莫老伯在几位父亲生前好友的陪同下，和大哥开门见山的谈判。

「阿林，你有什么打算吗？」

「爸死了，这里当然由我负责。」大哥显然没有把莫老伯看在眼里，左手插腰，神气的说。

「你爸死前交代说，要我帮他管理这间店，直到几个孩子长大成人。」

「那是因为我不在的缘故。」

「不，你爸说他已没有你这个儿子，他死了不需要你戴孝，也不要你走进家门一步。」

「你胡说！」大哥脸孔涨红，目露凶光，「我是长子，爸死了这里所有一切都归我，哦，莫非你觊觎我家的财产？」

「笑话，笑话，你家这点东西还不放在我老莫眼里，到底是谁觊觎，自己心里有数，你偷了你爸二千多块，一去不回，害他一个人辛辛苦苦，拼死拼活，他死了你才回来，哈哈，究竟是谁贪这几分钱？」

大哥怒到极点，狂吼一声，右拳猛击出去，莫老伯年老力迈，冷不防被打了一拳，老花眼镜掉在地上，碎了，鲜血从鼻梁直流下来。大哥一脚踢去，眼镜框飞到桌下，吓跑了一隻打盹的小猫。

「我……我跟你拼了。」莫老伯活了几十年，几曾被人打过，受这等羞辱，大叫一声，冲上前，大家七手八脚说好说歹把他拉住。大姐慌忙拿了药油，替他止血。

大哥叉手嘿嘿冷笑，我打从心底泛起一股寒意。

「好，好，我记得你，等着瞧，看你父亲的钱怎样被你耗掉，看你怎样受到报应。」

莫老伯指着大哥骂，由二人搀着退出去。下葬那天，他没有来，不久，搬出去了，也不知搬到那里。

做了家里的主人后，大哥更加没有顾忌，更加变本加厉了。家里设了麻将枱，从此没有一日安宁。弟妹们在读书，那边吡力波拉，怪笑声，怒骂声，粗话连篇；香烟，酒味，猛然的「碰！」一声，使到读书的兴趣完全低落下来。有时温习功课到一半，要替他们冲咖啡，买香烟，虽然心里千万个不愿意，也只好忍受。以前为了给父亲一点安慰，我努力上进，不敢稍懈，现在我的学业一落千丈。我恨这些赌鬼，然而我没有办法，大哥好比家里的皇帝，他的话就是命令，没有人敢违拗他。

由於晚上迟睡，白天就没有精神，工作效率不免要差，

许多顾客大表不满，有的已经付钱买炭，要等好几天才送到，家里没得烧了，迫得亲自来拿。后来，他们干脆到别处去买，生意越来越差了。

每次大姐忠言相劝，都招来一顿痛骂，唯有背地里哭泣流泪。

隔年我读中三，正埋头苦拼准备考试，大哥忽然要我辍学，理由是人手不够，要我帮忙。我怒火中烧，不肯答应，人手不够是假，如他晚上不打牌，不上酒吧，加上弟妹们有空时帮头帮尾，足够应付有馀。我悲愤得紧捏着拳头，他难道连半点手足之情都没有吗？

大姐替我求情，谁知他的手指点到我的鼻尖：「呸！读书做什么？有本事不要吃我的饭，去读好了。」

我默默的藏起书包，撕了校服，多说是没有用的。眼看这间店再也支持不了多久，与其寄人篱下，仰人鼻息，不如自食其力更好。於是我决定离家，到外面闯荡，靠自己的劳力生活。

忘不了那夜，细雨霏霏。弟妹们已睡熟了，隔壁传来一阵浓烈的酒味，雀战方酣，粗鲁的谈话声，令人听而生厌。孤灯下，大姐紧握我的手，千言万语，不知要说什么才好，恨极了隔房的语声，我飞也似的冲出来，飞，我要飞，飞得高高，飞上青天，远离那些丑恶的脸孔。

我私底下对着苍天发誓，端啊，振作起来，一定要做出一番事业，不要空手而归，不要令大姐失望。然而，可笑得很，一个初中未毕业，身无一技之长的人，维持三餐温饱已是不易，还谈到什么做出一番事业？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走了不少地方，干了不少行业，

这里不如意，则拂袖而走，另谋高就。几年来就像泛梗飘萍，很少在一个地方长期的居住下来。波涛汹涌的南中国海，曾是我寻求三餐的地方，怒浪滔天，狂风咆哮，茫茫大海，险些成为我葬身之地。

胶林里，虎狼出没，蚊虫肆虐，晨星尚在，寒风料峭，就得开始一天的生涯，虎啸狼嚎，听得人心惊胆战。

建筑工地上，攀登百丈高楼，挑泥，担砖，砌墙，行走於藤架上，生命在虚空中摇曳。

.....

每个人都有一个家，放了工都欢欢乐乐的回家团聚，仿佛只有我是那么孤单。午夜梦回，想起大姐，想起弟妹，还有已逝的父亲，不觉唏嘘，惆怅万分。

也曾多次想到回家，然而，一想起大哥那副嘴脸，而自己仍是两袖清风，一事无成，只得长叹，强抑下思乡之情。

火车仍是轰隆轰隆响着单调的声音，景物越来越熟悉，啊！久违的家乡，别来无恙？

下了火车，提着简单的行李，整颗心忽然怦怦直跳。大姐、弟妹还好吧？邻居们见了面不晓得认不认识呢？

狭窄的柏油马路还是老样子，大伯公庙前的老榕树屹立如故。街灯不知什么时候亮了，家家也已开了电灯，我才想起现在已黄昏了。

街上行人稀少，我低头疾走，帽簷拉得低低，不想给人认出来。一步步向家门接近，反而兴奋得有点不知所措。

家门前空地的木柴早已荡然无存，店里面空空如也，父亲辛苦经营的炭店就这样给大哥弄垮了。

跨脚进去，大厅内一盏长灯照得明亮，二个长辫子埋首

作功课的不是二妹晓凤，三妹兰兰吗？最小的弟弟强儿比从前壮多了，拿着课本，书声朗朗，好不悦耳。一个女子坐在缝衣车旁，聚精会神地裁着衣服，我激动的冲上前。

「大姐！」

她蓦地抬起头来，吃惊，迷惘，兴奋，良久才迸出一句话：「你……你是阿端。」

弟妹们都围拢过来，问长问短，洋溢在脸上的的是无比的兴奋。

大姐埋怨的说：「端，你怎么一去这么多年，不回来，信也不写一封，我以为……以为你在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愧怍得不知说什么才好，抬头打量大姐，她苍老了许多，憔悴了许多，算算年纪，她有廿七、八了吧，怎不结婚呢？

可是我又想到另一个问题，大姐如果结婚，这个家谁来负担？

「大姐，你们生活过得好吧？」

「三餐吃得饱就是了，拜一到拜六，朝八晚五，都在洗衣厂度过，有空就拿些衣服来缝，你呢？」

我苦笑，把经历的生活简单的说出来，最后我说：「要不是遇到莫老伯，知道大哥走了，外面生活再苦我也不会回来。」

「四年了，你的恨意还没有消，其实我又何尝不是和你一样？不过他已尝到恶果，半年前被捕，原因是抢劫，持刀伤了一人，除了坐监外，还鞭笞一下。不管他了，我看你就找份工作，在这里住下来吧！」

「这个，我还没有决定呢。」

大姐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双眼蕴藏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忧鬱，望着她粗糙的双手，心里一酸，我太自私了，家不是大姐一个人的，我也应该负起养育弟妹的责任。大姐已过了该嫁之期，她是因为弟妹而耽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正想说些什么，大姐已拉着我的手走入屋里，放下布椅，微笑着说：「你走了许多路，该早点休息，这间房你不陌生吧？」

我摇摇头，岂止不陌生，太熟悉了，以前是赌鬼雀战的地方，烟屎满地，臭味可闻。如今收拾得乾乾淨净，一张书橱放了不少书。

感激得目送着大姐的身影消失在门口，推开窗门，凉风习习，有点寒意。

橱里的书都很陈旧，大都是些文学作品，这几年大姐看了不少书吧，相比起来我惭愧无己，在外流荡，一本书也没有看过，徒让韶华空流。

一本蓝色的日记放在角落里，随手一翻，里面有大姐的署名，第一页写着一首诗：

忆昔西池会，鸂鶒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
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我惊异於大姐为何录下这首幽怨凄悲的词，她受了什么重大的打击？父亲之死？大哥的打击？家庭的负担？恋爱失败？

这几年大姐确实受了不少打击，她现在年纪也大了，是她不想结婚？找不到适合的人？还是失败了？或者另有其他

原因？

回家以来，大姐的目光一直是那么忧鬱，与多年前那开朗的神色迥异，其中一定有什么原因。我拿着日记的手在颤抖，偷看别人秘密是非常可恶的行为，但是我太想知道大姐的一切，想知道我离家后发生了什么事，或许我可以帮助她也说不定。我缓缓闭上双目，大姐，原谅我，我一定要为你解决困难，替你分忧。

翻开第一页，底下的日期是那么熟悉，那是我离家的夜晚：

×月×日

夜深了，那几个可恶的赌鬼还不肯休息，大哥在笑，得意的笑，听在我耳里却是那样可恨，丑恶得像鬼的狞笑。

二弟终于走了，带着满腔的悲愤走了，他说要到遥远的地方去，要努力，要做出一些事情。唉！他孤身一人闯天涯，愿爸在天之灵佑他平安。

我恨大哥，他害了爸还不够，又毁了二弟的前途，日夜吃喝嫖赌，我看这间店要怎样毁在他手里。

二弟是应该走的，男子汉志在四方，不能在大哥羽下软弱求存，我呢？若果能够我也想飞，但是一个女子能够飞到那儿？我要照顾家，要照顾几个可怜的弟妹。

窗外细雨，今宵二弟宿在那儿？

×月×日

生意越来越惨淡，店里存货渐少，时常有人上门讨债，遇到大哥不在家，令到我好难堪。

这间店是摇摇欲坠了。

×月×日

我很不愿意跟大哥讲话，不过我又忍不住要劝他。

「哥，生意越来越坏，你也该检点检点了，再这样下去，恐怕……。」

「恐怕恐怕，你们妇道人家懂些什么，我警告你不要再啰嗦。」

「不是我要啰嗦，只是我不想看到父亲辛苦经营的火炭店被弄到关门。」

「你，你敢教训我?!」

大哥已到丧心病狂的地步，大力掴了我两巴掌，猛扯我的头发，把我推倒在地上。然后，横着脸上的筋肉，驾着摩多西卡走了。

弟妹们惊怕得哭叫起来，我咬紧牙根忍着痛，照照镜子，头发散乱，两颊红肿，脸颊因撞到桌脚，有血流出来。

我更进一步认识了大哥的面目。

×月×日

店里的存货卖完后，大哥捲起行李，一声不响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家里粮尽柴绝，好心的邻居介绍我进工厂，朝八晚五，生活从此公式化。

工厂里，一天几块钱实在不足维持家用。晚上，拿些衣服回家缝，碰到假日或礼拜，替人洗衣，多赚些钱。弟妹也真听话，读书用功，有空时也帮帮忙。生活虽苦，却很快乐，比起大哥在家时安宁得多了。

二弟一去年多，音讯全无，唉！真替他担心，不知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月×日

许久不见莫老伯，今日忽从外地归来。下午他来家里坐，见我们境况不大好，硬塞了几十元在我手里，还说：「我和你父亲几十年朋友，再客气就是见外了。」

父亲神位前，他烧了二枝香，拜了拜，口里喃喃自语，不知在说些什么。父亲生前的朋友都不见了，只有他，仍然那么关心我们。

我把几年来的变化告诉莫老伯，他摇摇头，叹了一口气。临走前说：「你放心，我一定把阿端找回来。这是我的地址，有什么困难写信给我。我和你爸称兄道弟几十年，他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

我含泪点头，父亲毕竟有眼，结识了一个患难之交。

×月×日

松又来约我去看电影，心里甜滋滋的，幻想着以后幸福美好的日子。他并不英俊，样貌平凡，在码头上出卖劳力。其实，我不也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么？

×月×日

花前柳下，流水桥边，和松不知度过了多少欢乐时光。今晚，是我最兴奋的一晚，也是我最难受，痛苦，困惑，不知所措的一晚。

松向我求婚。

我多么渴望答应，但是我不能，强儿今年才念小五，三妹中一，二妹中三。我本身小四还没有念完，常常为了自己学识低而痛心疾首，我又怎能让弟妹步我的后尘？

松脸色很难看，苍白，失望，痛苦的说：「那要多少时间呀？多少年？」

他难过的走了，留下一句话：「我很敬佩你，琳，你是个伟大的好姐姐。」

苦笑，望着他高大的背影，我掩面痛哭，心，在淌血……

×月×日

松不再来找我，他别有佳人，我们二年多的感情只换来短短的一封信：

琳：

……我的母亲年事已高，抱孙心切，她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不允许我再等下去。我遗憾我们的情谊到此为止。不过你依然是我心目中敬爱的女性，愿你另择良侣，前途愉快。

松

读完信十分悲伤，不知这些是不是他的真心话，痛心八百多个日子感情的培养结不出果实，就仿佛过眼云烟，不留下半丝痕迹。

×月×日

今天是松大喜之日，我躲在房里，偷偷哭泣。一切都已成过去，忘掉他吧！

×月×日

弟妹们都说我变了，变得忧心鬱鬱，默默寡欢，我也觉得我变了，再也笑不起来。

厂里有几位男同事想接近我，无奈我已心如止水，古井再也掀不起波浪，都给拒绝了。

近来总喜欢看些书，沉醉在书里，心灵反而快乐得多了。

×月×日

又是父亲的忌日，二弟不知有没有记住，不知会不会想念家。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愿他在异乡生活愉快，愿他鹏程万里。

×月×日

近来有点不适，常常咳嗽，左胸有些微发痛，不知是不是病了。下午尤其咳得厉害。忽然发觉手帕有鲜红色的血丝，一惊非同小可，千万不要中了那种病，明天快找个医生看看。

×月×日

从诊疗所出来，心情非常沉重，几乎想哭。医生说我中了肺病，不过不要紧，是初期的，只要入院住几个月就好了。可是我入院了弟妹们怎么办？还是过多一些时日才打算吧！

咳嗽，血丝，肺病，多可怕！

谁叫我们穷？穷人就是这样的了。

不过，无论如何我都要尽力扶育弟妹，只要能力做得到，一个个送入大学，任何代价都是微不足道的了。

看到这里已是最后一页，几年来在外奔走，没有流过一滴眼泪，现在我却热泪盈眶，不断在自责。当初如果我不离家，或者早点归来，大姐何以至此？最低限度我可以助她一臂之力，她也早已婚姻美满，享受幸福的生活了。

最后一页的日期，离现在仅一个多月，我心里稍感宽慰，大姐的病势并没有拖得太久。几年来，大姐独挑大梁，加上爱情失败，终日鬱鬱寡欢，我是男子，这个重担实应由我负起。明天，一定要送她进医院，好好疗养，她付出太多了。

房门被轻轻推开，大姐抱着一条红被进来，看到我手中的日记，吃了一惊，呆了半晌，「你……你都看了？」

我点点头，看着她手中的被子，心里升起一股从来没有过的温暖，哽咽着说：「大姐，我……我对不起你。」

大姐凄然的笑了笑，「没什么，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不，你明天一定要去医院检查一下，接受治疗，现在我回来了，家里的生活有我负责。我们欠你太多了，如果你不去，大家都会寝食难安。」

我祈求的目光哀恳着，大姐终于点了点头，红被滑落地上，眼里泪光隐隐，嘴角一丝悲凉的微笑。灯光下，大姐的身形逐渐变大，升高，无法仰视，而我，是那么渺小。

埋下的種子

柯 林

—

十几分钟后，走过村口一排板屋店面，两旁屋子开始疏落了。脚下的黄泥路，渐渐变得狭窄和崎岖，还好几天来没有下雨，泥土干燥，还容易走。

正午的骄阳，辐散着强烈的威力，一阵热风吹过，捲腾了路面的泥尘。尽管天气酷热，两旁园里的蔬菜，却是绿油油一片，风从菜园吹来，夹带着鱼糠腥味……。

我和小李一边走一边谈着。

自从乡会被封后，好久不曾造访这村子了。村子模样并无多大变迁，只是此刻自己的心情，有一股亲切而又沉郁的感受。那是几天前，碰见小李，聊起近来村里情形，顺便约定今天到村里走走，拜访村中父老和探望学员们。小李，是在外头工作的，然而他却是道道地地村里长大的。记得几年前，村里发生反逼迁斗争，他一家落力最大，忙着四处奔波……。

谈着这些，我们心里鼓荡着「峥嵘岁月稠」的暖流。

二

渐渐地，成伯那块菜园在望了。

好久没来，今天登门拜访，想必教成伯他老人家感到意外吧？！成伯看来六十岁光景，那副粗壮的体魄，却叫人看不出他迈入老年了。在村子里，成伯一家人，已札上好几代；住着那块耕地，还是向地主租来的。成伯几个儿子，也都长大成人，个个出外谋生。成伯本来可以双手不再汗洗了，可是过惯劳动生活的人，却把锄头当作命根子，凝进数十载的心血。在村子里，成伯是挺有威望的人，一向以扶危济困著称。

在菜园前站了片刻，这时成伯已发觉我们了，大笑着从屋里走出来，频频说道：

「哇！什么风吹来？——来，来，屋里坐。」成伯那种好客的作风，还是老样子，任谁在他身旁，都会感到亲切。我和小李，算是他家的熟客了，有个时期，为了村里乡会的需要，还在他家里住过。这时，成姆也从屋里出来，微笑着点头示意。

我们还准备进屋，突然一阵吵杂声传来，一时分辨不出方向，成伯却很快意识到，只见他朝着不远的菜园望去。我顿时记起那是黑婶的家。

黑婶守了三十年寡，常年起早摸黑地劳作，养猪，倒也把一个家撑起来，儿子也先后成家了。她老人家虽说儿孙满堂，却依然勤劳得很。

这时吵杂声越来越大，像在争执什么，不远菜园前，还横着一辆两吨罗厘，成伯注意力被吸引了，心里想着什么似

地说：

「黑婶今晚出猪嘛——为什么吵起来呢？」又转向我和小李，「来，你们先进屋坐坐，我去去就来。」成伯向成姆使个眼色，迳自向黑婶的菜园走去。而成姆却也自言自语地说：「出猪，吵什么呢？——準是烟屎拐又吃秤头！」

我和小李决定过去看看，顺便也问候黑婶一家人。进入黑婶菜园，迎面几个孩子跑出来，其中一个十三、四岁模样的女孩，朝我们高兴地叫嚷：「沈生！小李！好呀好呀！」那是黑婶的最小女儿，以前是乡会识字班的学员。这时，又一阵吵声，而且越来越凶，是从屋后猪寮处传来，只听见：

「真吃人，真吃人——看我们两脚查某好欺负呀！……」确是黑婶的声音。这时我们已走到猪寮边，只见一大堆人挤得密密，原来黑婶全家上阵，包括了媳妇、孙子；还有四条汉子，像是来捉猪的，带头的是收猪中间人，叫「烟屎拐」。这家伙，露出黑黑黄黄的几颗臭牙，叨着香烟，摇着竹竿似的身子，一眼凶一眼冷地乾叫道：

「黑婶，你——免生气，我，实在无法，下午抽不出时间来，所以，嘿嘿，嘿嘿嘿……」

瞧他那副似笑非笑的蛇皮脸，令人不胜憎恨，并联想到他所隶属的那个剥削阶级的罪恶史了。

「你呀！——死人头！」人群中不知谁骂了一声。烟屎拐也听到了，却眯起鬼眼，还作出「大人物」宣布增税时的那种痛苦的表情，摊开两只黑手。这时黑婶走到成伯身旁，说道：

「今早——七早八早，将猪笼统统载来，堆得满地都是，你看，十来只猪对着夭寿猪笼，只只吓得冲来冲去……」

黑婶看到那些猪笼，心中越有气。成伯往猪寮里探了一下头，只见猪只是养在露天散寮里，远远躲在一边，对着猪笼，对着人，不断呼吓呼吓地喘气，而猪饭槽里，满满盛着猪饭，显然，猪只从早上起，即被吓得不敢进食。

烟屎拐心虚，赶忙低声细气地诡辩：

「黑婶你这回真真误会了！我实在无法可想呀！一来无时间，二来缺货。你村民不懂，国家越来越繁荣了，到处要猪……」说后，转向成伯，仿佛争取「选票」似的，向成伯苦笑了一下。

黑婶从人群中发现了我和小李，惊奇了一下；那烟屎拐也机灵得很，忙追向黑婶的视线落处，只见他咬一下牙根，标出一「支」冷笑。我想，烟屎拐也该有所感触了……。

提起这个烟屎拐，村民们都不知道他的真姓名。只听说他在烟馆里混日子，体瘦如竿，走起路一瘸一颠，像撑船似的，因此全村都叫他「烟屎拐」。关于拐脚一事，是因为他曾调戏妇女，给人打成的。烟屎拐不是本村地痞，而是一条过地蛇，几年来，专靠收猪充中间人，对村民的榨取真可说是滴水不漏。别看他排骨烟屎样，却满脑子鬼机关：控制猪价啦、「吃秤头」啦、拖欠款项啦，为地主们出谋献策啦，等等，总之，是一个走一路，臭一方的狗腿子。今天，明显得很，他又在耍其一手遮天的伎俩——眼前骗得过，红红绿绿钞票就落入他烟屎拐的钱袋去了。

但我和小李的突然出现，对他烟屎拐来说，却是旧压力又来了。有一年，烟屎拐藉故拖欠村民卖猪钱，发生了纠葛，乡会要小李代表村民跟他交涉。那时正义力量大，比烟屎拐凶恶百倍的牛鬼蛇神也得装成非洲鸵鸟，变相地老实。

后来几经风雨，乡会也被封了，大小「烟屎拐」又嚣张起来。想到这儿，再冷眼看烟屎拐——他尖声地申辩：

「我做生意，一向公道……」但当他与小李视线交锋时，却像两个阶级的殊死搏斗，空气中仿佛迸射着灼亮的火花。小李怒瞪着顽敌，正待发言，成伯却抢先说了：

「烟屎拐，我问你，公道的猪价是多少？说！」

「八十大元一担——我开价从未低过别人。」烟屎拐急忙答腔，却暗示同来的三个汉子可以动手捉猪了。气氛霎时紧张起来，黑婶家人紧抓住猪笼不放。人群中又杀出一句话：

「看他敢动一下——砸烂他的蛇头！」

此时此景，烟屎拐的三个伙计瞅在眼里，怕在心里、冷在手里。

成伯若有所思，突然喊了烟屎拐一声：

「你来村里收猪赚吃，年月已好久了，你也是知道养猪人性子的——辛辛苦苦养了一栏猪，赚血汗钱，决不会将猪空着肚子卖出，这点，你是清楚不过的。」

成伯的话，是养猪人的心声，语气那么坦率，坚决。成伯又接下去说：

「你，赚吃人嘛，说话也得算数——你不是说定：下午六时捉猪，怎么现在日头对中，就来作乱？」

成伯把「作乱」二字，说得绝响，似炸弹爆了。烟屎拐跳退一步，连声哀叫：

「啊！老成伯，讲来讲去，就因为我无时间，所以提早来——反正定银已付，几时捉猪都一样！」最后一句，显然在耍花样，唱官腔了。

「不卖！拉倒！」

黑婶一家人激愤异常。但烟屎拐这恶徒，却强装镇定，时而奸笑几声，时而摇摇头。

成伯又说话了：

「今天，不能给你收猪。你刚才也说过：『定银已付，几时捉猪都一样！』哈哈！」

一下子「将」死烟屎拐了。只见他的蛇皮脸起皱了，鬼眼中的电闪也灭了。

成伯走上前，一边动手搬移那些乱七八糟的猪笼到屋的一旁去，一边大声对烟屎拐喊道：

「另订时间吧，只要通知一声，什么时候都可以。」

我和小李也上前援助，烟屎拐却楞在一旁，垂头丧气。这时烟屎拐也许正在懊恼他的如意算盘落空——刚才只要一顺利，十来只空着肚的猪，至少轻了百来斤，他烟屎拐就可捞一大把钞票。想到这里，烟屎拐唾一口臭痰在地上，低声骂道：「哼！穷鬼们越来越坏了！」迅即从我们身旁擦过，并略一停步，仇视了一下，胸前的「委员徽」咣一声掉在地面，弹进粪土中去。

怒气冲冲的烟屎拐朝罗厘撑了过去，上车后立刻踏大油，使引擎发出怪叫，烟筒喷出一阵阵黑雾。这家伙去向他的主子告状去了。围观的小孩们急追上去，爆响起「呜呜」的嘲笑声……。

「对这些村童来说，这是一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啊！」我不禁这么想。

三

返回成伯家时，我走在最后，发现黑婶的最小女儿尾随着，仿佛有什么话欲言又止似的。我笑问道：「小妹妹，还有读书吗？」小女孩摇摇头，两条短辫子打旋着。此际，我恍然想起：她并没有进过学校，只是以前上过乡会的识字班，一向勤学。经我一问，小女孩似也壮大了胆子，却泛起隐约可见的红晕，说：「沈生啊！什么时候再开识字班？」

听了这话，我一时找不出话来回答她，内心异常激动……走在前面几步的小李也听见了，含笑地望着这个可爱的小女孩。

傍晚，我告别村子时，不禁紧握住小李的手：

「希望你们多多努力，让埋下的种子开放出火的花来吧！」

小李，这有阶级觉悟的劳动者，也激动地说：

「也希望你常常来呵！像过往的日子……」

在夕照里，他的几丝白发染成红色，眼眶湿了。我蓦然发现：我们已从青年进入中年了！

在归途中，小妹妹天真的微笑，小李的话，在我心间猛烈燃烧着。我极目祖国的明天，而脚下的征途无穷尽……。

考 驗

蓝 领

酷热的阳光，罩着没有树木遮荫的“永利制衣厂”。

闷热的车间，充斥着哒哒哒的摩多声，教人听了更加烦闷，提不起劲来！

骤然间，一阵刺耳的车笛声划破了沉闷的空气，大家都熟悉这车笛声，但是谁也不因此而提起干劲来……

不一会，一个身材矮小瘦削，脸泛红光的中年人“摆”进了车间，伴随着他的是一个器宇轩昂、身材魁梧的青年人。

那矮个子乾咳了几声，像演讲似的两手一平摊、嘶哑着说：

「各位工友，本厂自王大强先生辞去厂长职位后，一直没找到适当人选来代任，因为我心目中的人选是要能和工友们合得来、替工友们解决困难的。」锐利的眼光扫视了大家一遍，又接着说：「现在，我已找到了这个理想的人选。李天先生。」他稍欠身，用手一拉扯，高大个子的就不由自主的被“扯”前了几步；「我知道李先生向来跟你们最和，也很有办事能力！相信今后一定能照顾到工友们的福利……」话未说完，工友们已起了一阵骚动。

李天继任厂长的消息，将悒闷的气氛驱除了。工友们无不欢欣的谈论着。诚然，谁也会轻易忆起这个和蔼可亲、充满着朝气的青年，曾为姐妹们干过一樁顶漂亮的事：

那一回，厂方宣布拉鍊组的工钱由原本的每打五毛二下跌至四毛九，十几位车拉鍊的女工都反对，并向组长、厂长提出抗议。但厂方一意孤行。李天於是鼓励女工们坚持到底，还给她们摆事实，讲道理；绝不能向厂方妥协，否则，以后厂方一高兴就扣减工友们的工价，尽量剥削工友们。終於，工友们坚持要厂方把工钱回升到一打五毛二，老板迫於无奈，只好假意出面调停。老奸巨滑的他威迫利诱：

「闹下去，货交不出，外国买客不信任我们，不再来订单，到时工厂就要关门，这对我可不要紧，我还有其他两间工厂，可是你们没工作做，岂不是要吃自己了！而且，就只为了这区区两三分钱就连累到全厂整百位工友要面临失业，我相信，你们是不忍心这么做罢……」

女工们给他这一番似是而非的话，“轰”得不知从何答起。在一旁早已听得不耐烦的李天耐不住了，愤愤地说：

「林先生，厂方这么削减工价，实在不合理，一件“夹克”长长短短的拉鍊就要车三条，辛辛苦苦车一打才得五角二，现在不但没加，反而要削减；你想想看，眼前一块钱当不了七毛钱用；她们一天拼死命为厂方卖力，休息时间也不愿离开车位，还几乎每天加班！没有她们这么卖命，你的货能如期出吗？虽然我不是车间工友，但我相信，稍有良心的工友都会为他们抱不平的……」

听李天这么说，大家都坚持着：要是再不作决定，他们都和李天一样，明天起再也不干了。

其实，压低价钱是老板林威廉为着剥削工友而伸出的第一个尝试触角；眼前见工友们给李天的话激发了怒焰，若不及时平息下来，事情会更棘手；更何况他“锦囊”中还有不少“妙计”！他瞪着李天，心里咒骂着：你这傢伙，惹是生非……但他又感觉到李天是一个很有作为的青年，他来自“联邦”，学历高又通晓中英巫；尤其他的办事能力更强，自他管理货仓后，三间厂的原料供应，从未出过差子，使得成衣出货每每能如期，自己曾派办事处的会计员突袭点查账目，结果都很满意。显然，他不曾与供应商有着什么暗路，更不会对货仓内的存货打任何主意；这是自己甄选七八个管理员中，最出色的一个。日后要利用他的机会还多。当然，更重要的是，李天的工作准证还未申请到，不致於轻易转厂，而薪水给得很少，他也未尝向厂方提出抗议……於是，他林威廉装出无可奈何的神情，轻搓着手，缓缓地对着情绪高涨着的工友们说：

「李天的话很对，我很高兴他这样深明道理。原本，实在是我们多增添拉练组新工而加重了成本；但既然大家都这么肯替厂方卖力，我也实在不忍心去扣减原本的工价，至於那两个新工的工钱，只好由我额外的付给……」

临走前，他当着工友面前，说了些鼓励李天的话，还拍拍他的肩膀说厂方绝不会埋没人才，希望他努力点。

果然，不到三个星期，总写字楼聘用了一个青年来做货仓助理员，还调李天兼作采购员；就在半年前，把他给调到总写字楼去，当起原料订购主任。

工友们因为新任厂长是大伙心目中的适当人选，也因此

而干得起劲。当他们获悉他的厂长职位只是暂代的，老板是要从他与本厂裁床师傅吴耀德两人中选出一个时，大家心里明白：吴师傅来自国外，在制衣这一行做了十多年，脾气虽然怪僻，在厂里人事关系并不好，但经验丰富，无形中是对李天的一种威胁；当再听说老板是要看在圣诞节前夕的这批“尼龙夹克”能否如期交货来衡量李天的魄力，看看期限不远，却还有整千打的夹克未曾动工，於是大家愿意帮李天尽量去应付这难关。

从第二天起，全厂投入了紧张的生产中，许多人都主动加班了。

整千打的尼龙夹克，要在一个月內出货，真叫李天急得团团转。再加上几天来吴耀德故意放慢拉布、剪裁的速度，两人因此而三番四次的争执着。

从裁床回到厂长室，李天的怒气还未消，一阵电话铃嘈得他更心烦，他索性半躺在旋转椅上，闭目养神；不识趣的电话铃又再响起，他愤怒地抓起听筒：

「喂！是谁……」对方像是驯兽师般，把这头暴跳的猛兽瞬息间制服了……「好的……我试试看……好的，好的……」

第二天一早，在打卡钟旁出现了一张通告，要全体女工由原先的加班到八点延续为加班到十点十分。

「哗！真要命，几天来的加班赶到要命，现在还要做到十点，就是给我多一倍薪水也不干……」

「做到八点还有得商量，到十点我就不干！」

「叫陈指导员去跟李生谈！」

女工们的不满情绪是李天任厂长以来的第一次。

大约半个钟头后，陈指导员、刘指导员从二楼下来，悻悻然的宣布：

「李先生说，这是总写字楼的意思，他说已经跟老板讲了又讲，还是行不通，因此希望我们支持他把这批货及时赶完，以后一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想赖账！先做稳厂长才说？」

「还未正式做厂长就这样，以后还得了……」

「我看李先生不会是这样的人，他以前……」

「……一定是老板逼他这样做……」

喧哗声中，意见莫衷一是。

「李先生说，就决定加班到十点十分，中间休息半个钟头，由五点到五点半，大家意见怎样？」刘指导员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转告李天的话。

「不做！」

「我最多做到八点十分！」

「干脆连加班都不要！」

喧哗声中，有心做的悄悄走开去，但人群依然闹嚷嚷。

喧哗声把李天引下来。他看见坐回车位的女工没几个时，很是气愤；但看到群聚的女工时，他有点着慌，只得强抑着自己装出笑脸。

「各位姐妹，我很抱歉，这几天的连续加班，叫大家感到疲劳。为了这，我和写字楼交涉了好多回，可是写字楼认为外国买客很挑剔，一定要我们在圣诞节前交货，不然整个星期的赶加班就等於浪费了……」

他望到的是对对圆瞪的眼睛，听到的是重而急促的呼吸声时，他不期然的打了个冷颤。

「林老板也很感激各位的努力，他为了这次的事向各位道歉，也向各位保证，这批货以后，绝不会有这类事情发生，希望各位能坚持到这批货赶完为止，加班工钱由五点半做到十点十分的算一天……」

「钱我们不稀罕，这样赶下去，不赶出病来才怪！」
一个女工忿忿地说。

「李先生，工友们认为加到八点已经相当吃力了，总不能要大家一天连续卖命十几个小时，人可不是机器呵。我们希望厂方能照顾到工友们……」陈指导员激动地说出工友们的心声。

工友们的坚决态度，使李天回想起以前拉练组所发生的问题；肯定她们再不满意的结果，是会出现怠工的局面，权宜利害后，李天只好退让半步：

「既然工友们都不能加班到十点，我只好不顾写字楼的意思，不过，我发现到还有一些女工并没有加班，希望这些人都能与厂方合作。在这个星期内，如果产量不能达到预算，那下个星期起，我打算一、三、五得加班到十点，二、四则照常做到八点，这是给大家事前的通知……」他的这些话冷漠到叫工友们反感。

「我们花太多时间来谈这些，以后有事就叫指导员来和我谈好了，大家开工去吧！」

大家并没即刻回到车位，她们谈论着这个星期的预算产量，谈论着下个星期的加夜班，更谈论着李天的转变；大家都觉察出李天不再像以往一样好商议、多照顾到大家的利益

了。

愤怒的情绪，使得车间主任也远远的躲开去了……。

李天带着颓丧的心情，到总写字楼去。

推开林威廉办公室的厚玻璃门，一阵冷气流袭来，他猛地打了一个喷嚏。

「怎么样了？这样快就受不了啦！」林威廉冷冷地问。

「呵！没什么，这里边冷了一点……」李天显得有点尴尬。

「我不谈这个！」林威廉蓦地严肃起来。「我是说你对那些专爱滋事的女工，怎么样了？」

「我！」李天苦笑着，「是棘手一点，事实上她们已经加了一个礼拜的夜班，现在还要加班到十点，她们是有点挨不下去的，所以……」

「所以，你让步了？嗯？！」林威廉似乎猜透了他的心思，紧迫着他。

「她们要是怠工起来，便车不成货呵！」

「这不正是全为着你的厂长职位着想吗？嗯！」林威廉嘴角轻轻往下一拉，一句话刺中了李天的要害，他移开视线，不敢正视那发出炯炯凶光，像审问似的眼神。

「毕竟，你阅历未深，经验不足，才会事事多顾虑！坐下来吧，我是要好好和你谈谈这件事的！」

李天有点受宠若惊，毕恭毕敬的坐了下来，期待着对方的指示。

看着对方完全的受制了，林威廉紧抓着机会，一招招往李天的弱点攻去。

「货能不能如期出那是次要的，那些外国买客都是我的老朋友，没那么难商议的……」

李天听他这么说，这才把那一股憋在心里已久的闷气缓缓的拿了出来。

「可是，那一班刁蛮爱滋事的工人，可没那么容易应付呵！你要是让惯了他们，无异是纵虎为患！你还记得吧！我在拉鍊组滋事的那回，作了让步，就造成了她们今天的重施故技，这真是一个教训呵！」

李天顿觉万分羞愧，老板现在竟然把那回的事一字不提他，也不怪责他，他立刻感到只是表现出万分抱歉，是不足以赎罪的，於是，他赶忙认罪：

「林先生，上回的事，我感到万分疚歉，实在是不应该……」

「不……不……不！你别那么说，问题不在你身上，都是那班傢伙不知足，得寸进尺。我不怪责你，毕竟阅历不深，只能凭一时的冲动去讲去做，完全没考虑到后果！」林威廉点着了雪茄，并把那个精致的雪茄盒掷到李天眼前，见李天双手辞谢，他也老实不客气的盖上拿回，然后，徐徐的喷出一口浓烟。

「你现在身居厂长要职，就不能和以前那样做事不深谋远虑啰！」

「是！是！」

「如果不在初任期间压下她们的气焰，今后还能用到厂长的实权吗？所以，这回的加夜班必须坚持到底……」

「可是，他们的态度也很强硬呵！」李天有些为难。

「当然，他们会以为像上回那样，闹嚷嚷下去，厂方就

让步，这回可不能再让了，一让，难保不会发生第三、第四、甚至十回百回；那时，你这个做厂长的就要整天为这些无聊的事情大伤脑筋；到时，还能谈到出货吗？嗯！」一阵浓烟又喷向李天面前，李天更迷惑了……

「红沙厘和四脚亭那两间分厂的厂长先前还不是事事退让，终于吃尽了大亏，差点连货都出不成；还好及时学乖，把那些工人制得服服贴贴。前些时候，我特地在三个月内加他们两回薪水，现在每个月大约有整千的收入，这还不包括属下附厂的「甘密申」哩！同行有谁不妒忌他们！」

李天听得兴奋极了，手指不停地抚弄着摆在桌上的电子计算机。

「不过，他们都是香港人，而我素来愿意提拔国内人才，所以这回不让吴耀德做正代厂长，而委任你，这真是我的一片苦心呵！」

「谢谢林先生的提拔！」李天激动得站了起来道谢。

「很好，很好，只要你知道我用心良苦，我就满足了，这回，就看你的魄力了！水往低流，人往高攀，李天，你可用点心思呵！哈哈！」林威廉已站起身来，李天也很识趣地起立；临走前，他还热烈地握着林威廉的手摇幌着，激动地说：

「真谢谢林先生的开导，我会好好去处理一切问题！」

望着李天的背影，林威廉斜靠在旋转椅上得意地狞笑……

车间的女工又再次停下工来，围绕着车间入口处的布告版，议论纷纷。

她们的不满，全针对着厂方新颁布的条例，其中有几条，尤叫她们怒火高涨。

「不加夜班次数超过三回者，作自动辞职论。」

「一星期内迟到时数在三十分钟以上者，亦作自动辞职论。」

「为及时付货计，自是日起，中餐一小时改为三十分钟，早午茶点各改为五分钟。辄原本到十点十分的夜班，即可在九点二十分结束。」

而这些条例的签署，正是代厂长李天——一度曾为她们争取过利益的李天！

这时，尽管车间主任呼呼喝喝的，可是谁都不愿坐回车位。

直等到十点，她们才等到李天上班。

李天探头一见车间秩序大乱，便愤愤地大步跨前去。

「怎么都不开工呢？」见大家忿怒的瞅着他，他有些心慌，但想起林威廉的指示，他狠向胆边生，也不理睬工友们的控诉，大声喝着：

「布告出了，相信大家都会看，用不着我解释。这是厂方三番四次让步后所作的决定，要是有人不愿意合作，可另谋高就，决不勉强……」他不再理会大家推选出来的代表陈指导员和刘指导员的提问，快步走向厂长室。

刘、陈两位指导员再三把工友们的意见提出，都遭到李天的驳回，李天的执拗，令工友们激忿！

「既然他不照顾到工友，我们就给他点颜色看，跟他拖到底！」大家都同意陈指导员这一建议。

货仓部的原料配给受到了影响，部份的供应也暂停了；包装部的工作更是全面瘫痪下来。近百个车工，一天竟生产不了十几打的「夹克」！

这时的李天，并不紧张，林威廉的话不时在他耳边响起；「货不能如期出是次要的事，你要是让惯了他们，无异是纵虎为患呵！」

对于那些不守本份的工友，他不但讨厌，而且痛恨起来。

第二天，情形更糟，工友们八点到厂，到九点半才开工，然而，却是慢吞吞的逗弄着手中的布料。

第三天，他们有的索性在车位织毛衣，有的干脆看书报。

李天忍不住了，大声向工友们呵斥，却不料陈指导员在大伙前面，毫不妥协地表明大家的立场：

「废除新条例，否则，我们就只有这样下去！」

「厂规可以随便订出，又随便取消的吗？嗯！」他近乎咬牙切齿的吼着，「你们不老老实实的做下去，就什么也没得谈！」

「没得谈就拉倒！要是一天能车出十打衫，我立刻开工，还加班到晚上十二点，哈哈！」一位年轻女工挑战似的对着李天大声说。

就在这时，楼上的书记下来叫李天上楼听电话。他愤怒地扬手要他走开，但一听那书记低声告诉他说是老板打来的时，他即刻溜出车间，快步跑上二楼。

他唯唯诺诺的回答着电话，但脸色已经苍白得可怕，他跌坐在旋转椅上，听筒也从手中溜跌下去。

好久，好久，他才颤抖着声音叫书记去把陈、刘两位指导员叫来厂长室。

他看着站在面前的两位指导员，脑子里瞬间闪过当时与老板争取拉练组工友的合理薪酬时的那神情，那炯炯的、愤怒的眼神，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陈姑娘，刘姑娘，我希望你们能明白事理。厂方一路走来没有亏待过你们，你们应该为厂方卖力才对，现在居然带动工友们闹事，这无异与厂方为难……」

「不！李先生，你错了，工友们不是小孩子，他们拼命卖力，却得不到应有的薪酬，不需要别人带动，他们都会懂得怎么做……」

「李先生，争取合理的薪酬是每个有良知的工友都会起来支持的，你以前不也这么说过吗？怎么忘得这么快啦！」

不待李天说下去，刘、陈两人都毫不客气的打断了他的话。

「我不想谈别的，只希望你们下去叫大家踏实点做，别再闹了。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商量！」李天有点不耐烦了。

「废除那些不合理的苛例，工友们就愿意再认真做下去的！」

「什么苛例！这些厂规一点也不过份，废除什么？」李天厌恶地说：

「哼！这样闹事是犯法的，你们可别轻举妄动！」

面对威胁，她们两人一点也不畏惧，刘指导员理直气壮的向他指正：

「工友们可没闹事，提出的要求一点也不过份，只要那

些苛例废除掉，没有什么不可以谈的！」

「加班到十点也是不得已的呀！这批货是要赶在圣诞节前夕下船。这批货一完，以后保证没有这样子的加班。」见她们态度强硬，李天只好再放松口气，有点近乎央求了。

「要赶货，也得照顾到工友们的身体，人可不能比机器，赶出病来，薪水不够看医生吃药……工友们的意见，一就是一，希望你慎重考虑！」陈指导员见他并不是真诚的谈问题，於是再次向他强调了大家的态度。

「让步！这是万万使不得的！」李天早就拿定了这主意。刚才林威廉打来的电话，催促他要是圣诞节前夕下不了货，公司的失去信誉，他是负担不起这个责任的。不过，要是工友们能听话，加班赶货，那即使是能交付三份之二的货，也还可以勉强挽回败局的！李天即刻下定决心，货是肯定赶不出了，压下工友的气焰就是当前急务！

「我已讲过，厂规不是随便订下来的，怎么可以轻易更改！现在我愿意把加夜班的薪水调整一下，每天加所得日薪的二巴仙。」

「李先生，工友们早已料到你会出这么一招，她们要我们俩转告你一声，这回事件，不在於钱的问题！你既然没有诚意要谈，我们只好坚持我们的做法好了！」陈指导不愿再逗留了，起身就往门口走去；而早就憋了一肚子气的刘指导员也忍不住了，他激愤地瞪着李天骂：

「哼！工友们总算识穿你！为了想做稳厂长，竟然不顾工友死活，还想用钱来诱惑工友们，好好去想想，你先前的良心那里去了？简直是财迷心窍，哼！要是货出不了，当心被一脚踢开……」

「谈判」破裂，林威廉很快就知道了消息，他气呼呼的打电话给李天，劈头便是责骂：

「做一个厂长，连半点权力都不敢使出来，还像什么话？嗯！管他们愿不愿意加班，大铁门一锁，还怕他们溜得了吗？嗯！」也不待李天回话，他已把电话听筒掷下。

放工时，女工们涌到打卡机前，纸卡格空空的；再看，大铁门也上锁了……。

大家按捺不住怒火，有几个奔上二楼，但厂长室里已见不到李天；而楼下布告版却多贴了一张告示，大意说：

「为在预期内赶完货，在不让工友们吃亏的情况下，愿意加夜班的，每天薪水增加日薪的二巴仙。一星期做足数夜班的，一期粮另加勤工奖四元。」

看着这张新布告，工友们更愤怒，一位工友大步跨向前，撒啦一声，把告示撕成碎片；更有人奔到裁床部，摇电话到总写字楼，要李天和林威廉即刻到工厂来，把问题彻底解决。

可是，她们不得要领！

被困在厂内的愤怒满腔的女工们，直到八点二十分，裁床师傅吴耀德接获李天的电话时，才把铁门开了。

车工们的怠工，不但造成生产率降低，就是打回头「拾鸡」（重修）的数量也特别多。这使林威廉十分困恼；但鉴于工友们的压力，他只得噙下那口闷气。

他侧眼瞥了李天一眼，更使他感到厌恶；眼前的青年，他的魄力、才干，现在在林威廉的眼里，已不存在了……

他再次瞅了瞅座位旁神情茫然的李天，禁不住拳头一抡，捶在大腿上，内心立刻作出了决定……。

当他们俩步入工厂时，工友们都怒视着这对狼狈为奸的家伙，恨不得上前痛快的揍他们一顿。

这时，陈、刘两位指导员代表工友们扼要而坚定地提出了大家的意见。

林威廉听完，看了看李天，然后皱着眉头，像是在苦苦思索似的，好一会，他才面有难色地带着沙哑的声音说：

「原本是新厂长订下的厂规，不能够随意更改的；不过，从副厂长的反映，他也认为其中有几项对大家来说，是有些不适合的，李厂长，我看就把那些不合适的取消掉吧！」他不屑一顾李天那因为听到吴耀德竟然在背后「弹」他而气得咬牙切齿的神情，又继续说：「吴副厂长几天来观察得知大家对新厂规的各方面不满，如今已着手订制新的，更适合的条例来，你们很快就可以享受到的！哪！厂规的问题解决了，大家可以安心工作了吧？嗯？！」

「还是把加班和吃人的厂规写清楚来，不要再婆婆妈妈的！」有人老实不客气的揭穿了他的拖延手段。

「口说无凭，我们才不会上当！」有人接腔。

「还有谁会订出对工人有利的条例来！」陈指导员故意提高嗓子，警惕着工友们。

林威廉虽然感到十分厌恶，但还假装出十分轻松的口气说：「吴副厂长向我报告了厂内的许多事情，又跟我研讨了许多新条例；处处先照顾到你们的体力和工钱；他到底是老行家，经验老到！」说着，眼角瞟了李天一下，「从下个星期起，我要调任他做正厂长，这对大家可说是一个好消息

呵！」

「林老板！你……」听到这边，李天不禁失声叫了出来。

「你先别紧张！」他看到大家还不肯动手，又堆着笑脸像发誓般地说：「我林某说一是一，绝不食言，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开工吧！指导员，现在你们可要好好执行你们的任务啦！」他已不耐烦了，转身往外就走，李天也不由自主的跟随着他走出车间。

「大家可别上当，没有亲眼看到新条例就傻傻地去替他卖命，包管要吃亏的！」一个女工提醒大伙。而刚跨出车间的林威廉和李天听了也不由得放慢了脚步……

「嘿，要当心他耍些什么新花招，派一个初出茅芦的搞不了事情，竟然调动一个「老傢伙」来，哈！这回可不知又有什么好戏看了！」有人讪笑起来！

「哼！管他是什么傢伙，反正都不会是好东西，大家要是不够醒目，不够齐心，以后一定会给他们欺侮的！」

「李天这小子也真可恶，厂长还未做稳就想欺侮我们，被人利用了还要作威作福，这回搞不了，不被踢才怪！」

「我说可恶的是林矮瓜这傢伙，天天向我们施压力，耍手段，那些做厂长的要拿他的薪水，就得听他的使唤，唉！李天真可怜，做了代罪羔羊还懵懵懂懂！」

「哼！老板也好，厂长也好，还不都是专吃人的傢伙，别忘了李天是厂长不是工人，他当然不会为我们着想……」

这些话像针一般地刺着李天的心，他沉默不住了；「林老板，你……」他还未说下去，林威廉已打断了他的话：

「你依旧做回原料订购主任，人事管理方面，老实说，

你还不行！」

「可是，你这样做法，岂不要令我丢脸，以后怎么好意思再和大家相处？」

「我已经拿定了主意！」

「你……你这简直是叫人难做嘛！」

「难做人?! 噢! 你不怕被人讥笑为代罪羔羊，给我利用吗？」林威廉狡黠的嘲讽，「你要是不满意，大可另谋高就呀！」

「另谋高就? 哼! 林老板，加夜班赶货，新厂规，那一椿不是你的主意?! 现在工友不肯听话，你竟然想把我一踢了事，你未免做得太绝了吧！」抑制不住的怒气迸发了出来，不由得林威廉微微一震，他缄默不语，瞪视着李天。

这时已有不少工友跑出车间，看着他们俩。

为了维持老板的所谓威严，林威廉不再作申辩，打开车门就想钻进去，却没料到李天扯着他的衣袖，把他给拉住了。

「当着这许多人面前，我要你把话讲清楚，所有剥削工人的主意都是你出的，我只不过是照着做罢了，现在你竟然想把我踢掉了事，推掉责任！」

「惹兰！」林威廉狠狠一摔，把李天的手抛开，钻进车里；司机很快的把车开动，向厂门外急驰而去……

「妈的！狡滑的傢伙……」李天回转身来，咬牙切齿地向着工友们进出这么一句带着火气的话……

看着李天那股愤激的怒劲，大家心里都有着沉重的感受：「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的时候，老板还会用你么？」

望着停立在阳光下沉思的李天，他们於是都悄悄地回到

车间。

刘指导员望望李天，沉痛深切地说：「唉！这真是一个教训呵！李天是经受不了金钱和物质的诱惑！现在遭到这严重的打击，希望他会经得起这考验！」

陈指导员恳挚的点点头，但却信心十足地对她说：

「会的，他的本质还没彻底变坏，我深信，只要我们大家能及时劝勉他，他的内心一定会像万里晴空一样的开朗」

望着晴空，她们相视发出会心的微笑，一齐向李天那儿走过去……。

天堂的故事

集体创作 南艺执笔

人物：陈月娥（妻）——家庭主妇
高有之（夫）——小职员
林德钦（林）——建筑工友
钱经理（钱）——国际贸易财团属下防盗用品有限公司推销经理
具局长（具）——公共治安局局长
公共治安人员甲、乙
武装人员甲、乙
收账员甲、乙、丙、丁
收音机（机）
广播员（员）

布置：现代的贫民窟，小小的鸽子笼里只有一张破旧的床，一个旧橱，一张破桌子，两三张凳子。

时间：二〇〇〇年四月一日晚上八时三十分廿九秒正。

* * *

（幕开时夫妻俩正留心听着桌上的收音机的广播，而且不时拿笔在记着什么。）

机：呜……………

人声（由机中传来）：救命啊，打抢啊，打抢啊，救命啊……

机：各位听众，你们一定听到了刚才的求救声，这是本地所面对的最严重问题……近年来本地因为工商业发达，经济已经“起飞”所以人民安居乐业，个个追求享受，再加上本地治安良好，所以近来盗贼如毛。

（突然停下）

勿义，勿义，勿义。

员：防盗唛手表标准时间，二〇〇〇年，四月一日，晚上八时卅分卅秒正。防盗唛手表最摩登，最准确，是可以一眼读出准确的年、月、日、时、分、秒的惟一手表，是天才的杰作，请即刻去买一个——防盗唛手表。

机：现在是通告时间。

夫：快，治安局通告，快拿防盗手册来。

妻：知道了，知道了。

（夫妻手拿防盗指南用心的听）

机：遇强盗，请即刻拨电话〇九〇九〇九通知公共治安局，并记录当时准确的年、月、日、时、分、秒以助公安局早日破案，违反者将可能被控不合作的罪名而被罚款不超过\$ 2000或坐监二个月或两者兼施。

员：（紧接）防盗唛手表可以记录下准确的年、月、日、时、分、秒，只需用手轻轻一按，指针立刻停止，准确、迅速、简单，是防盗不可不备的用具，欢迎分期付款购买。

机：各家各户都得加装铁闸门及铁窗花以防强盗破门而入，违者将可能被控以鼓励强盗犯罪的罪名，而被判罚款及

坐牢，或两者兼施。

员：防盗铁厂有限公司专门装置各种铁门、铁窗，收费廉宜，而且提供先装置后收费的特殊服务，欠款可於一年内分期摊还。

机：各家门上必须装置警钟，一遇强盗立刻按钟，违者将被判罚款或坐牢或两者兼施。

员：防盗警钟……

（这时门被敲得厉害，夫妻俩吓了一跳，连忙关上收音机。）

夫：这么迟了，会是谁来呢？

妻：不知道，你去看看。

夫：我去开门？

妻：慢点，先问问是谁，万一是强盗那怎么办？

夫：怕什么？我们家里还有什么可抢的呢？

妻：慢点，慢点！你不要这么粗心，你忘了刚才的通告吗？万一是强盗，你知道准确的时间吗？

夫：不知道。

妻：要罚款 \$ 2000。你有按警钟吗？

夫：你是怎么啦，我们那来的警钟？

妻：这要坐牢，你有装铁闸门吗？

夫：我们连饭都没得吃，还装什么铁闸门？

妻：法律是不管吃饭问题的，你想想这三条罪加起来，你要罚多少钱？

夫：这是什么世界啊？

妻：二〇〇〇年。

夫：我不是说这个，你看该怎么办？

(敲门声继续)

妻：先问问是谁？

夫：(壮了壮胆)是谁？

(门外)

林：是我，老陈，我是你的邻居，林德钦嘛。

夫：(从眼孔中看)林德钦(对妻)是老林，样子也像，声音像不像？

妻：像！为了保险，你问他住什么地方？

夫：对不起，老林，你能告诉我你的地址吗？

林：天堂国，天堂路，天堂园，门牌2号。

夫：果然是老林(开门)。

老林，真对不起，真对不起。

林：小心一点的好。

妻：林先生，你听到刚才的通告吗？万一强盗闯了进来，要罚款，还要坐牢。

林：这是什么年头啊？

夫：不是二〇〇〇年吗？怎么你也忘了。

林：二〇〇〇年就有这种事，这样的法律，那以后还怎么得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夫：不然又怎么样？难道还有什么路可走？

林：有，路是人走出来的，这年头啊，不会太长久了。

妻：但愿是这样。

林：不谈这个，你收到屋主的信没有？

夫：什么信？

林：你还不知道吗？上次屋主不是来信要我们买下现在所住的屋子吗？

夫：是啊，我们不是联名反对了吗？上次还是你劝我们签名的。而且你还是我们的代表，结果不是没事了吗？

妻：我们那有钱买屋子。你知道他每月所赚的连吃饭都怕有问题，你看看这屋子，那一样是像样的东西。这收音机是为了要听通告，才省吃俭用买的。

林：住这种地方，谁不是一样，那有剩钱买屋子。可屋主现在又出坏主意了，如果不要买，他要我们一星期之内搬出，这是他寄来的通知书。

妻：那能这么不讲理，一时那来那么多现款？

林：他提供贷款，利息三十巴仙。

夫：这不是摆明要吃人吗？

林：是要吃人嘛。

妻：这时刻要租个床位都难，这屋主真毒。

夫：那可怎么办？

妻：买吧，还有什么法子。

夫：买？说得倒轻松，拿什么来买？

妻：分期付款。

夫：每个月摊还\$300，这是半个月的薪水啊，还了屋子，还吃不吃饭？

妻：我已经想过了，不吃饭一天还不会饿死，万一没地方住那就惨了。被人打抢，你还要罚款，坐牢，你想想，这生活怎么过？

夫：当然屋子要住，可肚子也要吃啊。老林你怎么打算？

林：不买！坦白说就算分期付款我也没能力买，况且就算我们买了，其他人没能力买又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无论如何得和屋主争到底。我们要团结其他住户，坚决反对迫

害。

夫：这恐怕行不通，我们联名的信人家不是置之不理吗？

林：所以我们更要团结，这不是你我一两家的事，是全体住户的事，就应该全体住户来负责，你支持我们吧。

夫：我当然支持，不过，我怕，万一打起官司来，我们准吃亏。

妻：是啊，我看买下来比较安全。

林：那也不一定，买下来，供不起，照样得给收回去，那时候就更惨了。

妻：这我也想过，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得有个家。

林：老高，你的意见？

夫：买下来的确比较安全，但是这钱，唉！

林：我也不勉强你们，不过我是坚决不买的，我相信很多家也不会买，你们再考虑一下吧。

夫：是，再考虑一下，反正信还没有来……

（门缝中送进一个大信封，和林手中的一样。）

夫：这么快就来了，（拆开看）唉！

哎呀，屋子买下后，一切门窗都要重新装置铁枝，还有警钟，还有，还有……

（要倒下）

妻：（接过一看）还要抽税一百巴仙（坐在椅子上）

林：怎么了？老高，老高！

夫：没什么，没什么，我再想想。

林：那我先走了，希望你们能和大伙在一起。

夫：我再想想。

（林走了）

妻：我们不能没有家啊。

夫：不能没有……………家。

（灯渐暗，幕徐下）

时间：四个月后的一天早上，八月一日的六点钟。

地点：同上。

布置：同上，门边多了一个警钟。

（夫妻俩喝着早茶，谈着家常）

妻：今天已经一号了，你到底发薪了没有？

夫：发了，发了，昨晚有客在，我没拿给你。

妻：你呀，就是这样粗心，要是今天带出去给人抢了，你说可怎么是好？你还以为街上很安全，告诉你，你虽有了防盗衣服，防盗鞋子，防盗手表，但也不一定保险，要是被抢了，要吃官司，还要罚款，你有多少钱还那？

夫：好了，好了，别说了，这是六百块钱，请查收吧。

妻：廿年前你的薪水六百块，廿年后的今天你仍然只拿六百块钱的薪水，你知道，物价涨了多少倍了？

夫：我，我有什么办法，我又不会偷不会抢，打一份死工，就只有六百块钱。

妻：上个月你不是说这个月可能加薪，怎么还只是六百块，到底加了没有？

夫：加薪，别作梦了，最近公司一直在裁人，以前三个人的工作现在要两个人做，辛苦倒是加了不少。

妻：这日子可怎么过，白米昨天才二块钱一斤，今天就卖二块半一斤了，而且说还会再涨。你看这面包，薄薄的两

片也要卖一块钱。

夫：别说了，谁不知道生活难。生活费天天涨，税收日日起，薪水却……唉！（拿表一看）

二〇〇〇年八月一日六时三十五分四十秒，我得走了，别又迟到了。

妻：哪，你的防盗鞋，防盗水枪，小心点。

（夫穿上鞋正想去开门，门的警钟响了）

夫：（吓了一跳）七早八早的，会是谁？

妻：问问看嘛。

夫：谁？谁啊？

收账员甲：我啊，税务局。

妻：税务局，七早八早的有什么事？

甲：对不起，税务局总监一定要我今天找到你们，因为你们的门牌税已经拖欠了三个月，如再不交就要查封屋子了。

夫：已经欠了三个月，这……不会弄错吧？我们的屋子才买了四个月。

（甲翻开账簿）

甲：天堂国，天堂路，天堂园，门牌三号，高有之先生，没错吧？第一次交钱在二〇〇〇年四月四日你买屋子的当天，过后你就一直没还钱，正确吗？

夫：我也不太清楚（问妻）是这样吗？

妻：好像是这样。

夫：你为什么不去还？

妻：我拿什么去还，除非把人卖了，屋子押了，东西当了。

夫：得了，得了，总共多少钱？

甲：三个月，一百五十块。

夫：还他吧。

妻：先交一个月行吗？

甲：这是税收，可不能讨价还价，一百五十块少一分也不收。

夫：还他吧。（给钱）

甲：这是收据，再见。

（妻把门关上，叹了口气）

（还来不及说话，警钟又响了）

妻：怎么又来了，谁啊？

收账员乙：是我，收音机的期限到了。

妻：又是要钱，你们收钱可真准时，东西坏了要修理却是推三推四。

乙：说笑了（见开了门），早收迟收我还不是不一样，老板要我来，有什么办法，对不起，你们已经欠了三期了。

妻：（门外）你先收一期，这次不方便，下次再给。

乙：也好，谢谢了。

妻：（关上了门，看看手中所剩的钱，叹了口气）还要买米，买菜，交通费，水电费，杂货店的账……那里够？

夫：屋子的钱也欠了两个月了，记得去还，不要被封了屋就惨了。还有铁闸门，铁窗花，警钟，一切防盗设备也过期了，统统要还钱。

妻：还钱，还钱，你还剩下多少可以还？都还清了你还吃饭不吃饭？

夫：不要发脾气，气病了吃药看医生又得花钱。生活的确苦多了，可现在除了当大老板做大官的，谁在享福？隔壁

的木匠老王，前屋的老赵，还有二号做建筑的老林，那一个不是和我们一样有一餐没一餐过日子。你守住门，我走了。（刚走到门口）

（急促的警钟声）

（刚要开口，妻连忙掩住他的咀，把他拉回来）

夫：干什么你？

妻：嘘，不能应，一定是催债的，我们假装屋里没人，先避一避。

夫：怎么避得了呢？

妻：不管怎么样，剩下的钱一定要去杂货店给账，杂货店老板说再不清账，以后他再不赊账了。

夫：也不一定是……………

（警钟声）

收账员丙：请问高有之先生在吗？……

我是防盗用品有限公司收账员，请开门。

（警钟声）

妻：是不是，不能开。

（钟声响个不停）

夫：做人做到这样，还有什么意思？

妻：忍着点吧。（钟声继续，夫妻不敢大声）

（从门缝中塞进一大信封，人也走了。）

妻：邦甸大律师馆……律师信。

夫：（连忙拆开来）最后通知，请在二星期之内交清欠款，过期不还本公司将依据阁下和本公司所签合同将物品取回。

妻：要收回东西，这可怎么办？

夫：收回就收回吧，也省得这么提心吊胆的躲债。

妻：你疯了，你不怕犯法，我可不能让你这样，这要被控鼓励犯罪的罪名。

夫：这是什么世界呀？

妻：别埋怨了，又有人来了。

（警钟声，夫妻不敢作声）

收账员丁：我是繁荣住屋发展企业公司的收账员，请开门。

夫：又避吗？

妻：避得一时是一时。

丁：（钟声又响，夹着敲门声）开门哪！

（过了一阵子）又不在。

（门口又塞进了一个大信封）

妻：（拾起来，正要念）

夫：不用看，又准是律师信（接过），厄余律师馆，两星期内封屋。

妻：这可不得了，别的可以避，这屋子……………

唉！

夫：看样子避不过。

妻：再拖一个星期吧。

夫：可要记住，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封了屋，我们就得睡街边了。

妻：真后悔，如果当初像老林他们一样，坚决反对，现在也不用这样苦。

夫：过去的还提来做什么，老林他们人多心齐。

妻：本来我们也可以参加，就怪我们胆子小。

唉！

夫：不要叹气了，看一步走一步吧。

（拿起表来看）

哎呀，该死，我竟迟了半个钟头，这下子可惨了，又得破费坐Taxi了。

妻：迟点有什么关系，还要坐Taxi。

夫：老板整天在找藉口除人，我可不能因此被除了。

妻：那就快走吧。

夫：你小心门户了。（小心的走了出去）

（幕闭）

地点：同上。

时间：第二场的两个星期后，

八月十五日 下午五点三十分。

（幕开时，妻正和钱经理吵架，二个武装人员在搬警钟，铁闸早拆了下来，放在地上）。

妻：放下，放下。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打抢吗？打抢啊！

钱：高太太，这是什么话，我们是合法的，你们欠债不还，我们根据合同收回物品，这完全是合乎本地法律的。

妻：那我们还了的钱呢？你把钱还给我们。

钱：对不起，根据合同，你们无权要求取回已付的款项。

妻：那你们也得等我先生回来才拆门哪，屋主不在你们擅自拆门，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钱：我们是在等高先生哪。

妻：你们这些强盗，门都拆了还等什么，出去，出去！

（钱带了物品要去）

妻：慢着，把东西留下来。

钱：高太太，你可知道你这样做是犯法的？

妻：犯法，你们抢东西就合法。

钱：高太太，请说话尊重点，出口伤人，我可以控告你破坏我们的名誉。

妻：不论如何，东西得留下来。

钱：不行，带走（武装人员要走）。

（妻极力阻挡，正闹得不可开交时，夫匆匆归来）

夫：为什么把门给拆了？

妻：你问问他们吧。

夫：你们是谁？为什么擅自拆了我家铁闸门。

钱：对不起，高先生，这是我的名片。

夫：（接过，念）国际贸易财团属下防盗用品有限公司推销经理。

钱：不错，高先生，你明白了吗？你们欠敝公司的债已超过了三个月，我们是根据合同取回一切物件的，律师信想必你已经收到了？

夫：你们不等我回来，没得我同意，擅自拆门，你们还讲不讲理？

钱：高先生，根据合同，我们是物品的所有人，我们什么时候取回物品，我们完全有权决定，你是无权干涉的，请你立刻让路，不然我们可以控告你强占私人物品。

夫：我们强占？

钱：是的，根据法律，我们国际贸易财团属下防盗用品有限公司是只讲法律，不讲人情的，你没钱还债，物品归我们所有，你再阻碍我们合法取回物品，就是强占，我们

可以控告你。走！

夫：你们……打抢啊，打抢啊。

（钱等正要溜走，刚好林德钦气喘喘的跑了上来）

夫：老林，帮帮我，拦住他们。

林：你们干什么？

夫：他们抢我家的铁闸门。

钱：劝你不要多管闲事，站远一点。

林：什么？你们抢了人家的东西还说我管闲事，这是什么世道。

妻：林先生，你家也被抢了？

林：不是我家，是五号老王家。这批傢伙趁老王不在家，就骗他妻子开了门，也不等老王回来，就把铁门，铁窗，一切防盗设备都搬个乾净。我刚和老王从工地回来，听他妻子一说我们分头追来，幸亏在这里被截住，快把东西留下来。

钱：你是那一位，住那儿啊？

林：叫什么，住什么地方关你什么事？

钱：不关我什么事，不过相信你是懂得法律的，也必然知道你这样做的后果，我们可以控你半路拦劫。

林：我拦劫，你们抢了我们的东西，反而是我们有罪，你这是什么道理？

钱：你可以到法庭去告我。我再警告你，如果你们再阻碍我们合法执行任务，你们要面对一切法律后果，这是最后的警告，走！

林：不准走，你们这些强盗。

夫、妻：打抢啊！打抢啊！……………

（刚好跑来了一位局长和二个公共治安人员）

具：不许动，举起手来，谁？谁打抢？

妻：是他们，他们没得到我们的同意，擅自拆了我们的铁门，请你主持公道。

具：岂有此理，你们是吃了老虎心，豹子胆了，敢在我堂堂具局长面前打抢，给我捉起来。

（二治安人员趋向前）

钱：（转过身子）具局长，你好啊！发达了？

具：啊，钱经理，你好，你怎么啦？

钱：具局长，我怎么啦？我们合作了那么多次，你难道还不明白？

具：明白、明白，这……二一添作五怎么样？

钱：好，一言为定。

具：谁打抢？

夫、妻：是他们。

具：胡说，他是堂堂的国际贸易财团属下防盗用品公司的推销经理怎么会打抢，一定是你们，快！从实招来。

妻：是他拆我们的铁门的。

具：铁门呢？

夫：那不是。

具：谁是物主？

钱：我。 同时（互相瞪眼）

夫：我是。

具：怎么会两人都是物主，我再问一遍。

林：不用再问了，事情不是很清楚吗？

具：没你的事，你最好站在一边。（对夫）你说你是物主，

你有什么证据？

夫：东西在我家，还要什么证据？

具：东西在你家，不一定就是你的，像现在我在你家，我身上的东西还是我的，这是一个主权谁属的问题，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妻、夫：……………。

具：没有好！钱经理，你呢？

钱：具局长，这是他签的合同，上面说得清清楚楚，如不按期交还款项，本公司有权随时取回全部物品。这是他的欠单，请你看看。

具：嗯，哼，果然是这样，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快让路吧。
(不让)

钱：具局长，他们阻碍我合法执行任务，这得由你作主，还有，他身上的防盗衣服，脚上的防盗鞋子，还有手上的防盗手表，也是我们公司的，请具局长执行公务，维持法律的尊严。

具：请吧，为了不违反法律，请自己动手。

夫：你们真是欺人太甚了，我和你们拼了。

林：(林拉住夫)具局长，你这叫什么公道，这不是摆明在吃人吗？

具：你是什么东西，竟敢说堂堂局长大人，(想了一下)大人不计小人过，你不要多管闲事了，走开，走开。

林：什么多管闲事？你要主持公道，就得叫他们放下东西，像你们这样白日打抢，还有天理吗？

具：哈，好心劝你你不听，你的电脑号码？

林：忘了。

具：忘了，真该死，你连电脑号码也忘了，你不怕罚款？你叫什么名字，住什么地方？

林：林德钦，住天堂国，天堂路，天堂园二号。

具：二号，你住二号，哈哈，快别管闲事了，回家去吧，你家被查封了。

林：什么？我屋子被查封了，谁干的？你怎么知道？

具：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了。

林：想支开我，你们好溜走，告诉你们，梦想！

具：那你就静静给我站在一旁，这里没你的事。

林：怎么没我的事，他们抢东西，你做局长的不管，我们就要管，怎么说没我的事。

（这时屋外有了一些吵声，而且越来越近）（林突然离开）

钱：具局长，我不能再拖延时间了，请你执行你庄严的责任吧。

具：你叫什么名字。

夫：高有之。

具：高有之？这里是三号。

夫：是的。

具：你的电脑号码？

夫：干什么？

具：证明你是高有之。

夫：难道还骗你，号码是：3999999 / Z。

具：嗯，果然是高有之。你听着，繁荣住屋发展企业有限公司经在法庭控告你违约，而且申请了庭令来查封你的屋子，请你在廿四小时之内搬出。

妻：什么？要我们搬家？

具：这是庭令，请准备吧。

夫：你没有去交屋子的期款吗？

妻：没有，交了期款这个月吃什么？我以为可以拖过这个月的，那知……

夫：具局长，请你宽容一下。

具：不行，法律是公正不阿的，为了法律的神圣，请你在廿四小时之内离开，没有第二种选择。

妻：那我们交了的那些款子。

具：根据合同，那是无法取回的。

夫：我再想想办法，无论如何请你帮帮忙。

（脱衣，脱鞋，脱表）我去当了这些。

钱：不行，这些东西是属于我们的。

具：高先生，请保持冷静，这是法治之邦，请不要做出犯法的事。

钱：把东西留下来。

具：立刻离开这里。

夫：离开这里？你们这些强盗，我为什么要离开这里，这是我的屋子，我的东西，为什么我要离开？（向前）为什么我要离开？

钱：这人疯了。

夫：你们才疯了，是你，（指具）是你叫我们防盗，是你迫我们装铁闸门、铁窗花 是你迫我们买屋子，现在你又串通了你（指钱），你们想来谋害我，抢我的屋子，抢我的东西，原来你们就是强盗，你们才是强盗！

妻：是啊，你们天天叫防盗，天天骗我们拿血汗钱去买什么

防盗用具。其实，最大的强盗就是你们，你们给我滚。

（夫妻扑向前，但为武装人员挡住）

（这时门外传来了人声，嘈杂声）

林：（幕后）老刘，快点，大伙快点，别让他们跑了。

钱：快走。（众急走，丢下东西）

（夫妻站了起来）

夫、妻：强盗！（要追）

（林冲了进来）

林：强盗呢？（后面人声更近）

夫：跑了！

林：跑了，快追！

（幕后）大家快追，强盗跑了。

林：一齐去吧！老高。

夫：好，（搀着妻）我们也去追。

（三人齐出，幕急下）

組屋風波

崇 汉

人物：陈建仁——四十五岁，失业汉
杜秋花——其妻，年约三十五岁
陈清源——其子，十四岁
陈小芳——其女，十三岁
邻居数位
便衣与制服人员数位

时间：某日午后。

地点：陈建仁家的客厅。

布景：某住宅区G座组屋七楼，一房一厅。厅内有木桌及木椅等。斜侧，有一扇窗，窗门半开着。窗外，是一排排耸立云霄的政府组屋。

* * *

（幕启，厅内静寂片刻。小芳的敲门声，秋花从房内步出。）

秋花：（开门）小芳，叫你买十斤米，怎么买到现在才回来？

小芳：（恼恨的样子）杂货店的老板说，我们欠的钱太多了，所以，他迟迟不肯称给我，只称给我五斤。

秋花：（接过包裹，叹了口气）唉，我们每天省吃省用，那还有钱来还债？

小芳：那老板说，他们做小生意的，店租贵，各种开销又增加，如果给顾客欠太多的钱，他们也将会支持不住。他还说，有多少钱，就还多少呀。

秋花：辛苦储蓄来的一点钱，都用完了，妳爸又没工做，那里去找钱？

（敲门声，小芳去开门，清源上。）

清源：（穿着整洁校服，背着书包，闷屈似地）妈，我不想念书了。我要出去找工做。

秋花：多几个月，就要考试了，你专心读书吧。

清源：不，家里负担太重。学费、车费、杂费，多几天，学校举办义卖会，又要出钱，我们穷，爸爸又没有固定的工作。

秋花：只剩下几个月，无论怎样困难，读完今年，才另外打算。

清源：（不满意）现在连三餐都吃不饱，还叫我读书。

秋花：你读下去，读下去，妈会慢慢想办法。

小芳：（突然想起了什么，天真地）妈妈，明天是礼拜六，赛马呀，我要跟哥哥去卖「马票报」，挣几个钱来补贴车费、书费，可以吗？

秋花：（慈爱地）小芳，妳是个女孩子，年纪小，马路上车多，妈不放心。

小芳：妈，您放心啦。

清源：小芳，妳敢吗？敢和汽车赛跑吗？

小芳：（充满信心）我也有气力，会跑得像你一样快。在马

路上，我会比你更小心的。

清源：好！妈，让小芳跟我去卖「马票报」。明天，我去吩咐李大伯，要他多拿几十份。

秋花：千万要记住，小心车辆，知道吗？

小芳：（点首）您放心。马票报！马票报！（跳跃着下。）

清源：别的小孩都不怕，为了挣点钱，补贴家用，我更不怕。

秋花：（深沉地）住在这种屋子，生活也是一样，没什么入息。

清源：（回忆地）以前，住在郊外，生活虽然困苦，但自己拥有一间屋子。

秋花：现在，不能饲养鸡、鸭，每个月还要付房租钱，一出门，样样都要用到钱。

（说着，建仁开门上，清源下。）

建仁：（没好气）起价，起价，什么东西都起价，赚吃真不容易呀。

秋花：（关怀、担心地）那家日资工厂，你去问过了没有？申请到工作了没有？

建仁：（咬着嘴唇，好一会儿才愤慨地说）那个经理说，我老了，四十五岁的人，没有气力工作，手脚慢，他们就赚少钱。

秋花：（忧心忡忡）难道四、五十岁的人，就不用吃饭啦。（焦虑地）工作找不到，房租钱凑不够，等下他们又要来了，怎么办呢？

建仁：（狠狠地以拳击掌心）人家猪油粥都没得吃了，那些人，不知人家死活。哼，我老头子（其实未老）偏偏不搬。

秋花：硬不过他们呀。

建仁：一张通知书，就可以吃掉我们，让外来资本家压榨我们的血汗。

秋花：你讲话，小声点，要惹祸呀！

（一阵撞门声，夹杂着粗鲁的吆喝声。建仁把门打开，数位穿便装人员与穿制服人员迎面冲进来。）

便装甲：（态度傲慢地伸出左手）老叔，我们奉上峰的命令，这是最后的机会，快把三个月的房租钱交出来。

建仁：（镇定地）房租钱没有，要我去吃黑豆饭，我可以去。

便装乙：（粗声粗气）为什么不搬出去？住鸡寮总是可以的。不允许你们厚着脸皮，赖着住「霸王屋」。

秋花：（急辩解）呵，呵，我们并没有这个意思。我男人一天工作，三天吃自己，没有半分入息，平时辛苦储蓄的一点钱，都用完了。一日三餐已经有问题，那里有馀钱来还房租呀？

便装甲：（态度凶恶）去借呀！婆婆妈妈，真讨厌！谁叫你们不本领一点，有双手双脚不去做工……。

建仁：（毫不示弱地瞪视着）你们只有这样对付我们的本领。

便装甲：哎呀呀，你大小声做么？老叔，你总是推三推四，哼！（他一挥手，命令手下的穿制服人员动手搬傢俬。）

秋花：（急得嗓子发抖）啊，慢点，慢点，我们实在没法子呀，请先生回去，代我宽容宽容几天吧，就宽容几天吧……。

建仁：（坚决地）羊毛长在羊身上，不需要他们同情。

便装乙：A，A，你放小声点，这是有条约的哟。

建仁：什么条约，都是为了你们的利益。

秋花：叫我们怎么办呀？搬来搬去，弄到今天这个样子。

便装甲：（很得意地）现在，到处都有工厂，你们懒惰，有工不去做。

秋花：太粗重的工作，他（手指建仁）做不来，工厂又不愿请上了年纪的人。

便装甲：因为你们没有本领。

便装乙：别人一天三几块钱的工作，照样过日子。

秋花：四十多岁的人了，一天三几块钱怎能养家？

便装甲：别噜嗦！（命令部下）准备……

便装乙：扫到光！

建仁：（暴怒）别动！别动！别动！……（大喊）强盗，强盗呀！

（建仁强烈的斥骂声，把他们吓呆了，并引来许多邻人在门口围观。）

便装乙：（暗暗吃了一惊，傲慢地晃着木棍）哈哈，老的，你喊什么？我们是有身份的。

建仁：（警告地）把手上的东西收回去，听见吗？（见对方毫无反应，便急忙奔进房去。）

（两位穿制服人员企图搬运一张木桌，却被清源上前拖住。）

清源：（理直气壮地）我们的桌子，你们别动呀！

制服甲：（一拳把清源击倒在地上）去你的，小鬼。

（小芳见这情景，从房门口奔出，向前拖住那张木

桌。)

清源：(从地上爬起来，拖着他们的手)怎么不讲道理？我们家里的东西，别动！别动！

(两位制服人员猛力把木桌向前一推，并骂了声「不带眼识人」，结果清源和小芳双双跌倒在地上。)

秋花：(护卫着儿女)呵，你们打人，欺负小孩子。

(建仁手持四呎长的尖端木棍上。)

清源：(奔向父亲)爸爸，他们打我，抢我们的桌子。

(秋花拖着清源和小芳进房去，要他们别出来。)

建仁：(大声地)你们打人，不能再容忍了，看我的……(举起木棍。)

(他们吓得楞了楞，相继拔出随身物。门外，人群中走进一位邻居。)

邻居甲：(主持正义)喂，不允许欺负弱小。

便装甲：(凶恶地)陈老叔，把手上的木棍放下！快放下！知道吗？快点！

建仁：(针锋相对)你们手上的又是什么？

便装乙：(偏促不安)我们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安全用的。

建仁：(摆个决斗的姿势)来吧，受够了，快来吧！

秋花：(惊慌地)建仁，你要冷静点，冷静点，多想想我们的孩子呀！

建仁：忍到什么时候？忍到什么时候？……

邻居甲：(郑重地)建仁叔，想开点，这不是办法呀！（和事老地）大家把手上的东西收回去，收回去！

(突然，便装人员甲迅速向前跨进一步，把建仁手上的木棍夺走，并把他推倒在地上。)

秋花：（慌张地）建仁，怎么了？怎么了？……（赶忙蹲下扶着建仁）。

建仁：（忍痛瞑目）我们不是好欺负的，你们等着吧，等着吧！

（这时，人群中冲进一位热血沸腾的青年。）

邻居乙：（指着他们，气壮地）你们逞凶，我们也不是好欺负。要屋租钱，我们可以凑足给你。（从衣袋取出十张一元钞票，回头一望）建仁叔，我乐捐十块钱。

（这时，门外人群的议论声不绝于耳。秋花与邻居甲扶起建仁。）

邻居甲：（从裤袋取出一张五元钞票）我也乐捐五块钱。

建仁：（怒目指着他们，要冲上前去，却被秋花拦住）来吧，再来吧！再来吧！……

（这时，邻居们都纷纷解囊，有的说乐捐三元，有的说乐捐一元或五角，邻居乙则用一隻盘子去盛捐款。）

（他们见势不妙，终于踉踉跄跄的退出，人群为之发出呜呜之声。）

邻居丙：建仁叔，跌伤了没有？

建仁：（感激地）不要紧，不要紧。

秋花：（激动地）阿叔，阿嫂，阿伯，你们也是穷苦人家，叫我们怎么好意思收下？

邻居丙：只有穷苦人家，才能了解生活的痛苦，只要大家齐心了，什么事情都好办。俗语说，人多好办事，团结就是力量！

众邻居：是呀，团结就是力量！

秋花：谢谢大家的关心，真感谢大家的帮助呀！

建仁：（接过邻居乙端来的一盘捐款）叫我怎么好意思收下？

邻居丙：（亲情地）正当面临饥寒、绝境的时候，这是我们在金钱上的一点帮助，您拿去交房租吧！

邻居甲：建仁叔，您放心，我们会设法帮您找工作。

邻居乙：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告诉大家，大家可以商量，互相帮助。

建仁：（激动地）大家都这么热心，我心里有好多话，十天八天说不完……。

——锣声·幕下——

後 記

这回文艺创作比赛的优胜及入选作品共三十八篇，我们本来打算全部收在这本集子里，然而，由于经济条件及其他因素，我们只选了其中的二十一篇。部份作品在编选过程中也作了删改。

附加的书名《成长》，是为了方便记忆及提起。虽然这个名字是取自小说组一篇优胜作品的题目，但不意味这篇作品最具代表性。青年文艺工作者的成长，正派事业的成长，才是这个命名的意义。

对于在编选及出版过程中，评判先生及同学的热心协助，我们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存在着的一些缺点及错误，希望广大的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鳴謝

「一九七三年度文艺创作比赛」工作委员会谨此向下列各方致谢忱：

文创工委顾问

各位评判先生

所有来稿的文艺爱好者

各位热心赞助者及各界商翁惠登广告

新闻界人士协助宣传

其他为此次比赛献出心力的人士及同学

※

※

※

文艺创作比赛赞助者芳名及机构如下：

李氏基金

炎方私人有限公司

孙炳炎先生

谢镛先生

郭兄弟有限公司

蔡普中先生

百龄麦有限公司

四海通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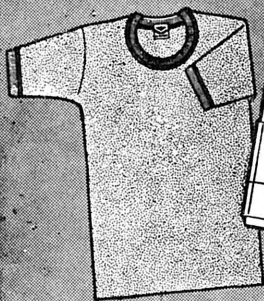
联合米业
黄光明先生
宁远贸易有限公司
四海栈有限公司
仁和公司
陈光别有限公司
一丰有限公司
邵氏基金
大伟有限公司
骏裕
华孚有限公司
吴必昌先生
明发公司

Public Life Insurance

张梦生先生
柳少荣先生
王先德先生
侨兴有限公司
东风百货公司
协茂有限公司
东光公司
乃乃恤衫有限公司
理想纸品印刷公司
上海书局

SINGAPORE QUALITY PRODUCTS

SHIRT,
SPORTS SHIRT &
UNDERWEAR



- Comfortable
- Reasonably Priced
- Modern Cutting
- Long Lasting

AVAILABLE EVERYWHERE

LIM SENG HUAT INDUSTRIES (Pte.) LTD.
488, TANGLIN HALL ROAD, SINGAPORE 3.
Tel: 649558



BUILD FOR TOMORROW WITH LEE WAH BANK

The Second Oldest Bank in S'pore
but one which moves with the times

Head Office: 63 Robinson Rd. S'pore 1
Tel: 95561

Branches & agents throughout S'pore & Malaysia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豐隆金融

HONG LEONG FINANCE LTD.

140-142, Robinson Road,
Singapore, 1.

進展快速的銀行集團 為閣下提供更完善的服務

銀行

大華銀行與崇僑銀行，為本區進展快速的銀行集團，規模宏大，現已有六十間分行遍佈在東南亞及遠東各地。本銀行集團總資產，日益增高，現已超越S\$1,796,000,000

本集團提供多種金融服務，並參加其他國際性聯合機構組織，我們迅速的發展，將與閣下業務的增長，並肩齊驅。

附屬機構：

金融

大華金融有限公司
新加坡第六郵區，諾街58至6 號
崇僑金融有限公司
新加坡第一郵區，羅敏申路59-C號
崇僑金融(馬來西亞)有限公司
馬六甲亞答街，庇能律105-A號

保險

大華保險有限公司
新加坡第六郵區，諾街58至62號

信託

大華銀行信託有限公司
新加坡第一郵區蘇林街175至179號

證券

大華證券有限公司
新加坡第一郵區蘇林街175至179號

商業

崇僑商業有限公司
新加坡第一郵區，羅敏申路59號

託管

大華銀行託管(私人)有限公司
新加坡第一郵區，蘇林街175至179號
崇僑銀行託管(私人)有限公司
新加坡第一郵區，羅敏申路59號
大華銀行託管(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號

聯營機構

為配合業務的發展計劃，本集團已積極的參加證券銀行、貼現公司、租賃借貸公司等國際性聯營機構。本集團也參加酒店、地產及其他商業活動，使本集團業務更多樣化。

我們迅速的擴展 為閣下提供 更現代化的服務



本銀行集團綜合資產總額已超越S\$1,796,000,000

大華銀行 UNITED OVERSEAS BANK

崇僑銀行 CHUNG KHIAW BANK



大華銀行有限公司 在新加坡及檳榔嶼 分行 新加坡 禧街郵政一七五至一七九號 電話 九三三二四四 九二一六一
崇僑銀行有限公司 在新加坡及檳榔嶼 分行 新加坡 羅敏申路 五十九號 電話 七六八六二二
總行 香港 皇后大道中六十號分行 代理處遍及海峽各大城市。

進展快速的銀行集團 為閣下提供更完善的服務

銀行

大華銀行與崇僑銀行，為本區進展快速的銀行集團，規模宏大，現已有六十間分行遍佈在東南亞及遠東各地。本銀行集團總資產，日益增高，現已超越 \$1,796,000,000

本集團提供多種金融服務，並參加其他國際性聯合機構組織，我們迅速的發展，將與閣下業務的增長，並駕齊驅。

附屬機構：

金融

大華金融有限公司
新加坡第六郵區，禧街58至6號
崇僑金融有限公司
新加坡第一郵區，羅敏申路59-C號
崇僑金融（馬來西亞）有限公司
馬來西亞，檳城州，庇能律105-A號

保險

大華保險有限公司
新加坡第六郵區，禧街58至62號

信託

大華銀行信託有限公司
新加坡第一郵區，絲絲街175至179號

證券

大華證券有限公司
新加坡第一郵區，絲絲街175至179號

商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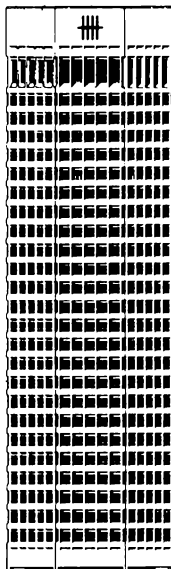
崇僑商業有限公司
新加坡第一郵區，羅敏申路59號

託管

大華銀行託管（私人）有限公司
新加坡第一郵區，絲絲街175至179號
崇僑銀行託管（私人）有限公司
新加坡第一郵區，羅敏申路59號
大華銀行託管（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號

聯營機構

為配合業務的發展，本集團已積極的參加證券銀行，貼現公司，租賃借貸公司等國際性聯營機構。本集團也參加酒店，地產及其他商業活動，使本集團業務更多樣化。



我們迅速的擴展 為閣下提供 更現代化的服務



本銀行集團綜合資產總額已超越 \$1,796,000,000

大華銀行 UNITED OVERSEAS BANK

崇僑銀行 CHUNG KHIAW BANK



大華銀行有限公司 在新加坡共設四區分行 總行 新加坡 禧街街 一七五至一七九號 電話 九三三二四、九二一六一
 大華銀行有限公司 在新加坡共設四區分行 總行 新加坡 羅敏申路 五十九號 電話 七八六二二
 廣、興、隆、東來共設六十間分行，代理匯兌及各種各樣單。



試驗「神插」膠皮作成的「海流」，
目的在於保護海底油管，以免水蝕。

研究

对人类环境作有组织有系统的探索和分析，寻觅新途径
和新方法，以维持和改进人类生活，继往开来，永无止境，这是研究。

研究，也有涉及於各种资源在今日和将来的最有效利用。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世界各地的壳公司，皆倚惠研究所赐，把成果输入
於所服务的社会中，不仅求诸於石油产品的精益求精，各天然资源的
持续寻找和发展，而且贡献於幾乎每一个纪略内的人类努力。

在全世界共有廿七个单位以上的壳研究中心，聘用着七十名以上的来自
各国而足可代表每一宗規的科学家，他们终日不懈地從事有計劃的研究，
不僅涉及於石油业各方面，而且能够惠益人类生活，趋近於更美好境域。

研究工作保持壳公司前進





試驗「神插」塑膠作成的「海藻」，目的在於保護海底油管，以免水洩。

研究

对人类环境作有组织有系统的探索和分析，寻觅新途径和新方法，以维持和改进人类生活，继往开来，永无止境，这是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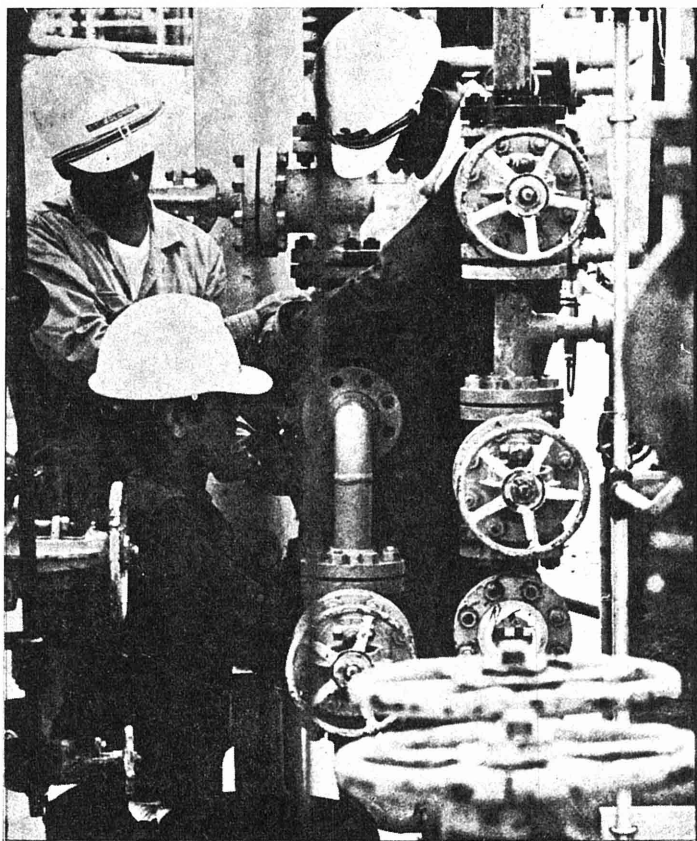
研究，也有涉及於各种资源在今日和将来的最有效利用。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世界各地的壳牌公司，皆倚憑研究所賜把成果输入於所服务的社会中，不僅求諸於石油产品的精益求精，各天然资源的持续探找和发展，而且贡献於幾乎每一个範畴内的人类努力。

全世界共有廿七个单位以上的壳牌研究中心，聘用着七十名以上的来自各国而足可代表每一宗規的科学家，他们終日不懈地從事有計劃的研究，不僅涉及於石油业各方面，而且能够惠益人类生活，趋近於更美好境域。

研究工作保持壳牌公司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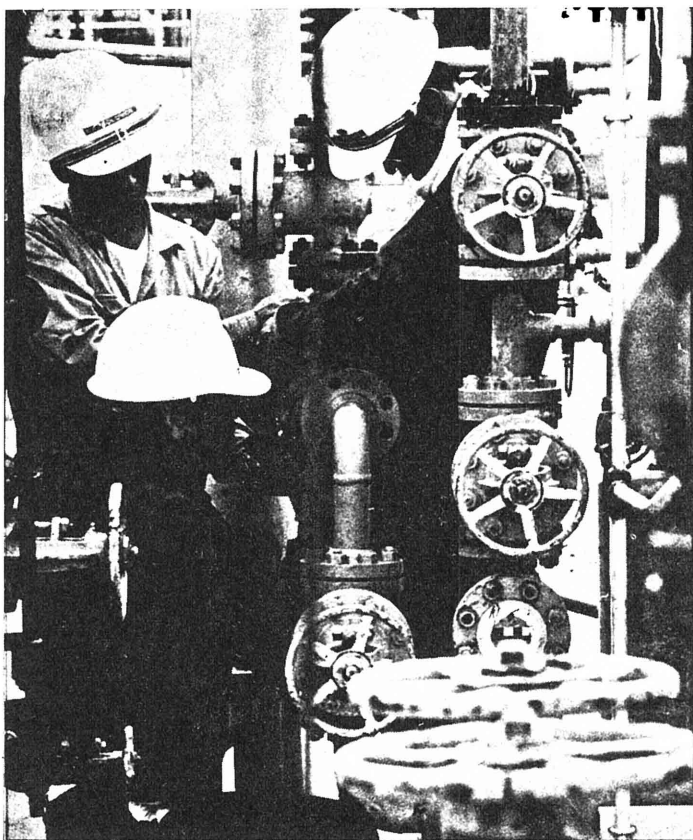


新生的一代...

他們都是新加坡新生一代的熟練工人，都是參加我們在英坭廠煉油廠所設的「老虎工藝學院」"Tiger Tech" 的高度熟練的技師...他們所學的不限一技，而是整個與此行業有關的技術。不論是在課室內或是在煉油廠里，他們的訓練科目包括實驗室技術，機械之保養以及生產工作課程等。這些有熟練技術的人們，對於好像新加坡如此快速發展的國家來說，顯然是一項主要的寶財。



美孚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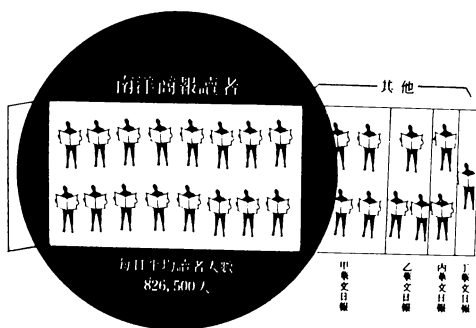
新生的一代...

他們都是新加坡新生一代的熟練工人，都是參加我們在萊佛士煉油廠所設的「老虎工藝學院」(Tiger Tech) 的高度熟練的技師。他們所學的不限一技，而是整個與此行業有關的技術。不論是在課室內或是在煉油廠里，他們的訓練科目包括實驗室技術，機械之保養以及生產工作課程等。這些有熟練技術的人們，對於好像新加坡如此快速發展的國家來說，顯然是一項主要的寶財。



美孚行

星馬所有華文報讀者當中



南洋商報

的讀者佔全數的一半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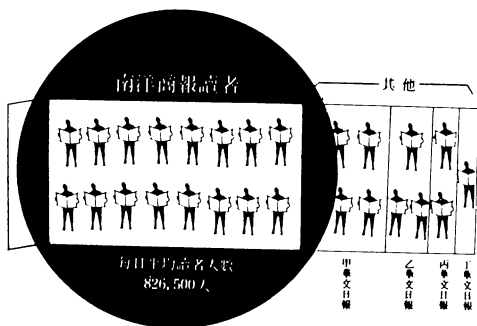


根據馬來西亞市場研究所
Survey Research Malaysia
的調查報告，一半以上的
星馬華文報讀者閱讀南洋商報。

星馬所有華文報讀者當中

南洋商報

的讀者佔全數的一半以上



根據馬來西亞市場研究所
Survey Research Malaysia
的調查報告，一半以上的
星馬華文報讀者閱讀南洋商報。

星洲日報

SIN CHEW JIT POH

— 亞南東

報威權 —

廣告效力最宏

言論公正
報導詳確
電訊迅速
副刊充實

M.C.(P) 1094/73 定价：（精装）M\$ 3.00（平装）M\$ 1.40